原住民自治先覺者

高一生

矢多

哲人

Uyongu Yatauyungana

揭碑追恩音樂會

目次

新聞稿 1

紀念碑文 4

追思會

流程 6

歌詠禮讚 8

家族感言 16

大地相關報導 18

原住民自治先覺者略歷 36

認識我們 131

1. 照片未加註者，來源為大地志工。
2. 去背圖之原圖，皆為高英傑老師提供。
3. 書皮背景圖，為楊緒東醫師所繪之「灶王公 19」。

新聞稿

1954 年 4 月 17 日，距離 228 大屠殺已經 7 年多，邪惡的槍聲，劃破寂靜，數名原住民菁英，慘遭極刑，也開啟受難者家屬往後數十年的折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前吳鳳鄉鄉長，阿里山上的天才，鄒族族人 Uyongu · Yatauyungana（吾雍 · 雅達烏猶卡那，漢文名高一生，日文名矢多一生，通稱高一生，意思為鄒族第一位接受高等學校教育且極優秀的學生，1908-1954）。天資聰穎，在當時國民黨政府眼中，也是一種罪過，必須除之而後快。

高一生 1924 年保送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接受日本政府引進的現代化教育，啟發他的音樂及文學才華，熱愛彈奏鋼琴與譜寫音樂，從日文姓名學到高深的尼采（F. W. Nietzsche）哲學思想他都有研究。1927 年高一生幫助俄國語言學家聶夫斯基（N. A. Nevskij）調查鄒族語言和口傳文學，成果在 1993 年譯成漢文《台灣鄒族語典》出版，他認為鄒族不該被漢化，應該保存特有文化。接觸西方哲學思想，「高山自治」種子萌芽，加上音樂、文學方面優異，後被稱為「阿里山上的尼采」。

1930 年高一生同時擔任達邦蕃童教育所的教員與達邦分駐所巡查，是極為罕見集教育與警務於一身的原住民菁英特例。他提倡以教育來改變族人被壓迫的命運，並主張農村耕地不但是祖先遺留的黃金更是高山自治的基礎，遂於擔任吳鳳鄉長期間，向國民政府爭取新美、茶山等「南方之地」，鼓勵族人移居該地耕種，並向銀行貸款 50 萬建設新美農場。高一生深知唯有透過教育讓族人與現代文明接軌，並養成獨立思考能力，才能鞏固自治的理念，而農耕與經濟則是自治的基本條件，因而殫心竭慮教育族人與提升經濟，無形中也改變鄒族傳統以頭目為領導者的觀念，對族人影響甚大。

228 事件在嘉義發生時，戰況激烈，鄒族部隊分成三隊，一隊留守在觸口，一隊支援水上機場，一隊前往紅毛埤，另外也調度鄒族人保護山上族人和支援維持嘉義市治安。高一生雖未直接參與戰事，但由他指揮族人，展現鄒族與漢人拋棄族群嫌隙的和諧景象。鄒族是 228 事件中（已知）唯一參與戰事抗爭的原住民族，高一生成了領頭的指標性人物、必殺對象之一。

1952 年先被國民黨政府以開會為由誘騙下山逮捕拘禁，當晚嘉義縣長林金生便率員在部落宣布「高君は錢偷竊です（高一生偷用公款）。」並分派發放抹黑傳單的工作，威迫鄒族人聯名聲稱高一生有罪，進行人格抹殺，分化鄉長在族人心中的地位。在高一生被羅織「叛亂貪污」罪名槍決後，家人收到判決書，內容指稱「高一生是共產黨」。從逮捕之前就擬好一套誣衊、分化的計劃、違反司法程序入高一生於罪，整個過程可發現高一生在 228 後遭政府整肅的脈絡。

高一生等人被槍決後，家屬被通知到福馬林池認屍、立即火化，妻子高春芳崩潰到每晚抱著高一生的骨灰哭泣。長女高菊花也因姿色動人，善於歌舞，化名派娜娜，為了遵照高一生死前照顧家人的託付，拼命工作維持家計，卻也被國民黨政府強迫做許多不堪的工作。

高一生家族於 2013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活動時，由家屬代表高英傑將高一生數十封獄中書信，捐贈給國家人權博物館典藏，經歷數年的整理、翻譯與推理，終於在 2020 年 5 月出版《高一生獄中家書》。高一生獄中想念故鄉的「杜鵑山」和思念家人的「春之佐保姬」等，作品至今仍被傳唱。

高一生致力於追尋族人的福祉，以音樂創作激發族人熱愛鄉土的情懷，用盡巧思提昇教育與經濟來建設故鄉，首開「還我土地運動」等方式為族人爭取土地，是原住民自治的先知先覺者。他也是人道主義者，不分族群捍衛正義公理，雖然面臨生命威脅的 228 戰事，也義無反顧。遺書中「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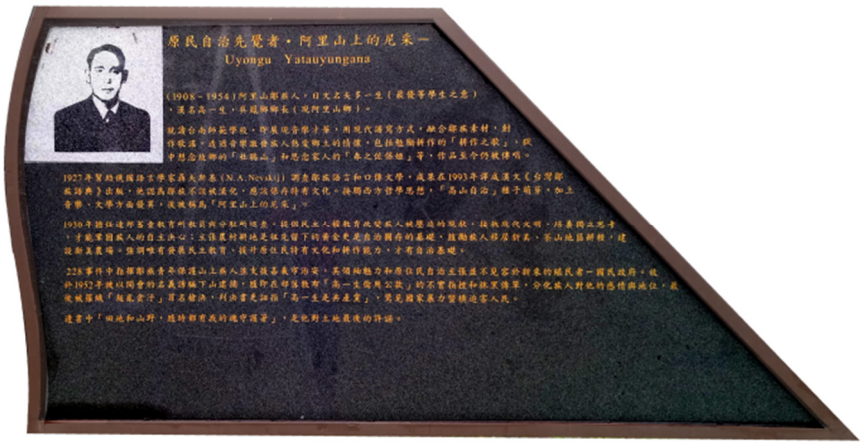
守護著」，是他對土地最後的許諾。

自立自強，用愛守護家園，就是台灣人所要緬懷紀念高一生烈士的哲人精神。學習高一生的文采、對人的關懷、處理事情的細膩，或許能為台灣未來創造出更多精彩的可能性。

（撰於 2021/2/28）

紀念碑文：

原民自治先覺者．阿里山上的尼采－Uyongu Yatauyungana



原民自治先覺者．阿里山上的尼采－Uyongu Yatauyungana
紀念碑

（1908-1954）阿里山鄒族人，日文名矢多一生（最優等學生之意），漢名高一生，吳鳳鄉鄉長（現阿里山鄉）。

就讀台南師範學校，即展現音樂才華，用現代譜寫方式，融合鄒族素材，創作歌謠，透過音樂激發族人熱愛鄉土的情懷，包括勉勵耕作的「耕作之歌」、獄中想念故鄉的「杜鵑山」和思念家人的「春之佐保姬」等，作品至今仍被傳唱。

1927 年幫助俄國語言學家聶夫斯基（N. A. Nevskij）調查鄒族語言和口傳文學，成果在 1993 年譯成漢文《台灣鄒族語典》出版，他認為鄒族不該被漢化，

應該保存特有文化。接觸西方哲學思想，「高山自治」種子萌芽，加上音樂、文學方面優異，後被稱為「阿里山上的尼采」。

1930 年擔任達邦蕃童教育所教員與分駐所巡查，提倡民主人權教育改變族人被壓迫的現狀，接軌現代文明，培養獨立思考，才能鞏固族人的自主決心；主張農村耕地是祖先留下的黃金更是自治圖存的基礎，鼓勵族人移居新美、茶山地區耕種，建設新美農場。強調唯有發展民主教育、提升原住民特有文化和耕作能力，才有自治基礎。

228 事件中指揮鄒族青年保護山上族人並支援嘉義市治安，其領袖魅力和原住民自治主張並不見容於新來的殖民者－國民政府。故於 1952 年被以開會的名義誘騙下山逮捕，隨即在部落散布「高一生偷用公款」的不實指控和抹黑傳單，分化族人對他的感情與地位，最後被羅織「叛亂貪汙」罪名槍決，判決書更誣指「高一生是共產黨」，驚見國家暴力蠻橫迫害人民。

台灣神追思牆上的高一生先生

遺書中「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守護著」，是他對土地最後的許諾。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6 年 12 月 25 日

追思會流程

追思儀式

恭誦心傳雅集　　（第 7 頁）

歌詠禮讚　　（第 8 頁）

紀念碑揭碑、獻花

來賓致詞

歌詠禮讚

合照留影

享用餐點

心傳雅集

感恩、懺悔、慈悲、包容

祈禱、行願、天命、承擔

高英傑老師家族

鋼　琴/高英傑、簡嵐怡、鄭聿真老師
長　號/高健雄、高崇文老師
小提琴/高璽鈞同學

高英傑老師

小學退休老師、鄒族古謠老師、研究者
嘉義師院畢業

高健雄老師

管樂老師
國立中山大學音樂系畢業

鄭聿真老師

鋼琴老師
國立中山大學音樂系畢業

高崇文老師

管樂老師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研究所畢業

簡嵐怡老師

鋼琴老師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音樂系畢業

高璽均同學

台南一中二年級學生

演奏曲目：

高一生：杜鵑山

1952 年，高一生獄中創作歌曲。夢見小時候住在杜鵑山的光景，滿山遍谷綻放的杜鵑花、自由翱翔的小鳥，思念遙遠的故鄉。

安德烈．甘農：生命的曙光（Andre Gagnon: Comme au premier jour）

古典音樂帶有幽靜細膩，彷彿在低聲細語生命的熱愛和感激。（＃）

新井滿：千風之歌

原名為〈千の風になって〉，意境描述逝者並未離去，只是「化成千縷微風遨遊四方」（高英傑老師文）。

（＃整理自網路）

奏唱曲目：

這塊土地阮誠心祈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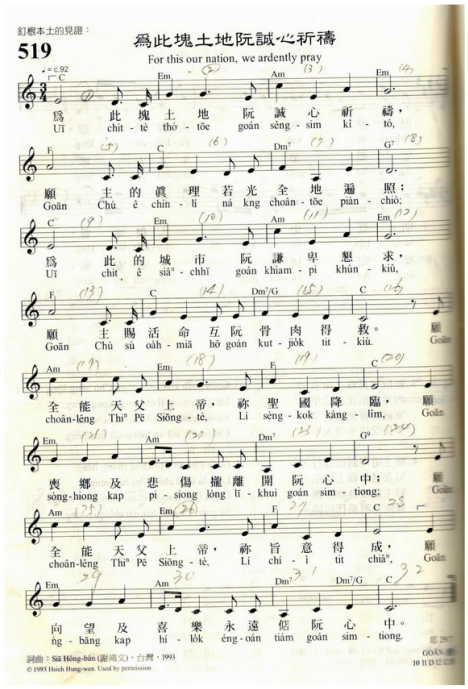
（基督長老教會聖詩 519 首）

詞、曲：謝鴻文

為 此塊土地阮誠心祈禱，
願 主的真理若光全地遍照；
為 此的城市阮謙卑懇求，
願 主賜活命互阮骨肉得救。

願 全能天父上帝，祢聖國降臨，
願 喪鄉及悲傷攏離開阮心中；

願 全能天父上帝，祢旨意得成，
願 向望及喜樂永遠 tiàm 阮心中。



〈這塊土地阮誠心祈禱〉歌譜。
圖片提供：高英傑

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

長　笛/黃善聖老師
小提琴/陳俊璋同學（高二）、陳家祥同學（國二）
中提琴/李杰睿同學（國二）

黃善聖老師

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教師會主席
巴黎師範音樂學院
巴黎天主教大學法國語言暨文化學院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

小故事：

黃善聖老師談起家族與高一生先生正巧有一段淵源。祖父黃合胆(/膽)是嘉義梅山的名望人士，常運用財富行善或義助他人。228 爆發後，家族包括懷孕初期的祖母逃到阿里山避難，受高一生先生的協助，父親後於阿里山上的小工寮出生，才有以後的善聖老師。

高英傑老師得知後（2021 年），道出另一件小故事。在父親高一生辭世後，許多的抹黑，也謠傳父親在 228 安排、幫助多人避難是假的，此事再次印證父親真實的義行。

演奏曲目：

高一生：春之佐保姬

1952 年，高一生獄中創作歌曲，寫給思念的妻子高春芳。「春之佐保姬」在日語是「春神」的意思，藉以比喻妻子春子。隱含思親、思鄉、思土。

張徹：高山青

原為 1947 年電影《阿里山風雲》的主題歌〈阿里山的姑娘〉，後經改編、改名。(＃)

豐田一雄：快樂的出帆

原曲為〈初めての出航〉，曲調輕快、活潑，顯現台灣充滿活力的海洋性格。(＃)

↑↓此 2 曲，一出、一進，一出發、一回鄉，取其起點、終點（安息）之意。

中野忠晴：黃昏的故鄉

原曲為〈赤い夕陽の故郷〉，是遊子思親的代表曲，白色恐怖時期，常傳唱於海外黑名單聚會，被國民黨列為禁歌。(＃)

(＃整理自網路)

〈春之佐保姬〉演奏譜 1-2 頁（部分）。圖片提供：高英傑

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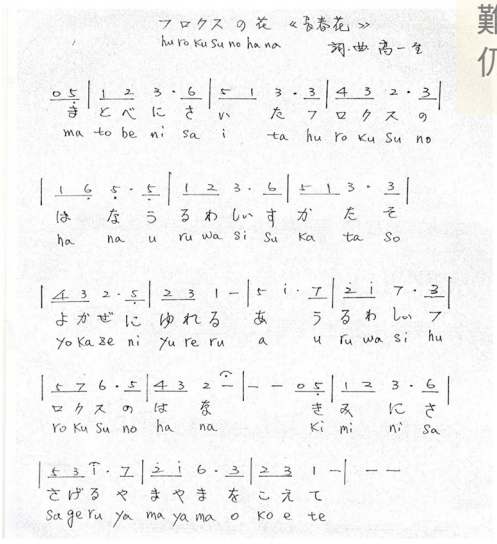
陳靄齡老師

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合唱教師
東華大學音樂系
東海大學音樂系
英國里茲大學應用劇場與介入碩士

小故事：

《高一生獄中家書》書籍的出版，讓人注意到之前較少談及的面向－愛情，高一生與高春芳恩愛夫妻的形象，好像在腦中揮之不去，花樣年華的靄齡老師說:「這麼深情的男人，好像現在還是不常見」。

難以用歌曲描繪這麼深刻的愛情，仍嚐試詮釋，致敬他們。



〈長春花〉簡譜。圖片提供：高英傑

演唱曲目：

フロクスの花

詞、曲：高一生

窗邊に咲いた
フロクスの花よ
麗しい姿　微風に揺れる

ああ　麗しい
フロクスの花よ
君に捧げる　山々を越えて

長春花

高英傑　漢譯

窗外開了
一朵朵的長春花
優美的微風中輕搖

啊　美麗的長春花
讓我把它獻給妳
越過一重又一重的山峰

祝福

詞、曲：黃中原

三月的窗邊 幸福的香味
阮躲置有你的情境
離開已經彼多年 攏無你的消息
你咁有找到你的春天

＊花開已經過時 不通擱再等你
阮親像袂開的花蕊
青春已經褪了色 還沒人來同情
若愛你 哪通怨恨你

＊祝福你 平平安安 事事項項
順著你的心
愛你的人惦身邊 照顧你

祝福我 平平靜靜 一人惦在秋雨的窗邊
若是寂寞的時 會凍不想你

（＊反覆一次）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張嘉麟小姐/贊郎

大地志工 & 生活管理師
前高雄紅木屐合唱團團員

小故事：

她，有點特別，是隱藏版民間高手。她，時有斜槓，拿鍋鏟、披圍裙外，時而執筆抒發，偶爾化身書籍主編、身兼廣播節目主持人。她，讓人驚豔，屬空靈療癒系歌聲，在浴室想像開演唱會。

巧思的結合鄒族民謠、祭典歌曲的〈Miyome〉與〈Amazing Grace〉，呈現不凡的組曲。

演唱曲目：

Miyome

Miyome heyei ya ha a wei
Ho miyome heyei ya ha a wei
Adabeboso nanano ho miyome heyei ya ha a wei
Ho miyome heyei ya ha a wei

演唱曲目：

Amazing Grace（奇異恩典）

詞、曲：John Newton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Through many dangers, toils and snares
We have already come
T'was Grace that brought us safe thus far
And Grace will lead us home
And Grace will lead us home

May It Be（祈願）

詞、曲：Enya Roma Ryan

May it be an evening star
Shines down upon you
May it be when darkness falls
Your heart will be true
You walk a lonely road
Oh, how far you are from home

Mornië utúlië
Believe and you will find your way
Mornië alantië
A promise lives within you now

May it be the shadows call
Will fly away
May it be your journey on
To light the day
When the night is overcome
You may rise to find the sun

Mornië utúlië
Believe and you will find your way
Mornië alantië
A promise lives within you now

A promise lives within you now

緬懷父親的話：

家族感言－安穩的聖所

高英傑

敬愛的父親！

您雖然匆匆離開我們，但您在獄中的書信和信仰激勵著我們，您最擔心而且才過周歲的娃娃已經在東京行醫，您的離去並沒有使我們傷心餒志，您的兒孫們都過得很好。我代表子孫寫了一首詩句緬懷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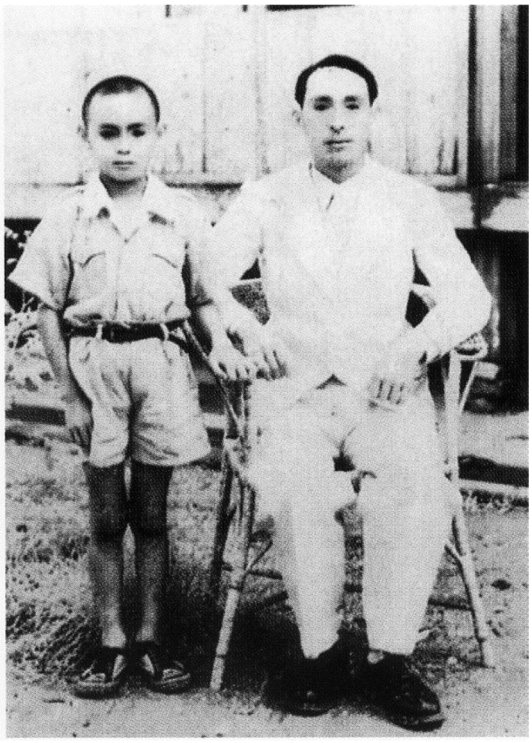
澗水依然流過故鄉美麗的河谷，
群山依然巍峨圍繞在，
杜鵑山的四方，
敬愛的您們已經離別了受難的家鄉。

微風依然吹拂 Kualiana 的茅原，
白雲依然飄過 Kupana 老屋的天際，
訴說您倆甜蜜的老故事，
喔~我們還記得您倆合唱
那首美麗的詩歌~<古道>：

『巍巍山峰潺潺流水和一望無際的草原，
散發著先人留下來的足跡，
年輕人呀！當你攀越山嶺的時候，
不要忘記我們的祖先的艱辛。

楠梓仙溪、濁水溪　還有那無數的山澗，
都發源於雄偉高峻的 Ptunkuonu（玉山），
年輕人呀！當你攀越山嶺的時候，

不要忘記我們的祖先的艱辛。』



高一生（右）和高英傑（左）攝於「營光舍」。這是高一生於戰後爭取的嘉義市日產，做為族人往返市區的中繼休息站，命名「營光舍」。

同時間、場景先後拍了數張照片，先是湯守仁與高一生於此合照（見 83 頁），接著是高英傑與父親合影。

圖片提供：高英傑

親愛的父親，您已經化成千縷微風遨遊四方，縱使大塔山不容您休憩，這裡，台灣聖山是您安穩的聖所，您會喜歡的！

您的次子英傑
2021 年 4 月 17 日

Note:
「大塔山不容您休憩」的意思，請詳見 34 頁「【影片】高英傑老師：台灣神社祈禱」文章。

大地相關報導 1：

蘇志宗導演參訪聖山

Joyce | 贊應
2020-11-29

2020 年 11 月 27 日上午，紀錄片導演蘇志宗先生到聖山參觀，他參與的作品很多：

2016 年第 51 屆電視金鐘獎「非戲劇類節目導演獎」《紀錄觀點【海】》
2020 年第 55 屆電視金鐘獎「非戲劇類節目導演獎」《紀錄觀點【神殿】》

金鐘獎得獎作品《紀錄觀點【神殿】》，影片將守護環境生態，保持水土安定的神木譬喻為「巨靈」，將森林譬喻為「神殿」。神木千年來牢牢抓住大地的水土，是生態穩定的關鍵指標，而森林是最真實的「神殿」。

2020年第55屆電視金鐘獎《紀錄觀點 神殿》蘇志宗導演到聖山參觀

2020年第55屆電視金鐘獎《紀錄觀點 神殿》蘇志宗導演到聖山參觀

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乃是追思眾多台灣英靈的場域，最初也是來自「台灣神殿」的概念，為守護台灣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建國犧牲奉獻生命的烈士，將他們的生平事蹟刻於紀念碑並上網；照片貼在「台灣英雄殿」讓人緬懷；「台灣神社」安置「天命榜

卡」供後人追思祈禱。數百年來台灣神們守護台灣，台灣神精神信仰別具力量地凝聚在聖山這座真實的「神殿」。

因緣巧合，好似上天的安排，蘇導上網搜尋 228 之後遭國民黨殺害的鄒族知識菁英「高一生」（Uyongu Yatauyungana）的事蹟，發現大地網站的台灣神代表裡有原住民吳鳳鄉鄉長高一生，他因護土護民，卻被國民黨獨裁當局構陷貪汙、匪諜的罪名槍斃，壯烈犧牲，讓高一生後代子孫無窮無盡地被霸凌與排擠，近年才獲政府平反，公告撤銷有罪判決，還原歷史真相，恢復清白。

蘇導因《紀錄觀點【神殿】》入圍金鐘 55 非戲劇類節目剪輯獎，在初訪聖山探勘的過程，志工特別詢問了蘇導，這樣的巨作總共發費多少時間完成，樸實與親和的蘇導淡淡地說，前後應有十年時間，令人佩服製作團隊的毅力與堅持！志工導覽來到「228 自由鐘」鐘樓，蘇導響鐘祈禱：希望拍攝紀錄順利完成。

這次難得的機遇，期待合作契合圓滿，留下更多台灣記錄觀點，發揚先烈的台灣精神。

大地相關報導 2：

高英傑老師賢伉儷訪聖山，感受高一生哲人精神

台灣大地文教金會
2020-12-8

高英傑老師和大地董事長陳俊峰醫師初次見面打招呼，詢問陳醫師是哪個科別的醫師。
接著說，父親時常自我介紹「我是高一生」，對方會詢問「哪一科的『醫生』？」語畢，大家哈哈大笑~

冬陽灑在大地，原住民鄒族的傳奇人物，高一生台灣神，「原民自治先覺者・阿里山上的尼采－Uyongu Yatauyungana」，他的家屬，高英傑、林娟微老師賢伉儷，以及包子影像蘇志宗導演工作團隊，蒞臨台灣聖山。

高英傑老師，高一生先生的次子，實歲 80 歲，身體勇健，參訪過程與牽手林娟微女士全程步行，不需汽車代步。

自從父親被國民黨政府驅走、囚禁、羅織罪名、槍決，高英傑老師歷時 35 年（1952-1987）的監控黑名單，但高老師言談間展現

親和力、幽默感、包容、正面能量、思緒清晰，沒有政治受難者家屬悲情、自怨自艾的刻板印象。

讓人聯想到張炎憲教授訪問 228 台灣人抗爭的典型王添灯的家屬王政統時，張教授〈後記〉這麼敘述：

> 談吐過程中，他並未激情高昂譴責國民黨，卻也清楚表達不需要別人的同情，不真誠的道歉更是不需要。這種觀點在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中非常奇特。我讚賞他這種抗爭精神，這是台灣人骨氣的具體表現，如果台灣人有此風骨，定能當家作主，不再受人統治。
> （Source: 張炎憲主編，《王添灯紀念輯》，頁 200。）

蒞臨台灣聖山參觀過程，高英傑老師除了感謝為台灣民主犧牲奉獻的先賢先烈，在「原民自治先覺者·阿里山上的尼采－Uyongu Yatauyungana」紀念碑前，他帶領祈禱台灣變成美麗正常的民主國家。台灣主體性，是他關懷的重點。

台灣聖山，自由廣場的「原民自治先覺者·阿里山上的尼采－Uyongu Yatauyungana」紀念碑前，由高英傑老師帶領祈禱。	台灣聖山，台灣神社天命榜卡前，由高英傑老師帶領獻花、祈禱。

他在台灣神社獻花，用著熟悉的日文、華語，神情就像在和爸爸說說話。在聖碑時，他有所感的想用原住民的特色表達－獻唱，禮讚天神。

他敏銳的觀察到聖山生態的豐富性，他看到五色鳥的身影，看到會伏地挺身的斯文豪氏攀蜥（台灣原生種），相較近視族，高老師的眼力真好。他更感受到台灣聖山的祥和之氣。

高師母特別留意「張炎憲教授紀念碑」，在這裡停留許久，憶起他們以前與張教授的互動。即使炎憲老師肉體離去，但他的言行仍像溫水般暖暖留過每個人的心頭，發揮其影響力，在天上眷顧著台灣。

<table>
<tr>
<td>
</td>
<td> </td>
</tr>
<tr>
<td colspan="2">台灣聖山，自由廣場碑林區，對植栽頗有興趣的高英傑老師賢伉儷，好奇的研究盛開的「青葙」種子，鏡頭前方紫色植物。</td>
</tr>
</table>

高英傑老師賢伉儷，對毛小孩互動很自然，守護犬也很自然的湊過去撒嬌。高師母和貓比較疏離，但在英雄殿看到守護貓不怕，而且喜歡。

大家趁此機會，把握時間跟兩位請益關於高一生家族的相關史料，探討知識，解開以往不清楚的地方。

這一趟溫馨的文化之旅，都由包子影像蘇志宗導演的工作團隊紀錄。東北季風吹起後，踏上歸途。

大地相關報導 3：

高英傑老師賢伉儷參訪台灣聖山.讚美神.心靈豐盛

Joyce | 贊應
2020-12-10

高一生在最後一封信遺書中寫道：「在田地、在山中，我的魂魄隨時陪伴，水田不要賣」。預知不能回到杜鵑山的高一生，期待以精神的方式返回故鄉，永遠保護家人和田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高英傑（高一生台灣神的次子）老師帶著師母（林娟微），參訪聖山的這天風和日麗，兩人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聆聽導覽志工一一介紹在民主廣場的紀念碑林，來到同是嘉義人的張炎憲教授紀念碑前，特別駐足良久，致上最深的一鞠躬禮，在高老師心中認為，高一生之開始為世人所認識，是由於張炎憲的口述採訪，以及陳素真撰文介紹（拉拉庫斯回憶一一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中有提到）。

見到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老師很清楚這個碑是來自高雄旗津，對許昭榮烈士為台籍老兵奔波的感人事蹟，相當熟識。

溫厚慈愛健談的老師與師母，對生態園區內的野生青葙子（可清肝明目），特別感興趣，老師的觀察細微，眼力好，很快發現五色鳥的行蹤，師母則欣喜滿園桂花迎風飄來香氣宜人，兩人身體健朗腳步輕盈。

在自由廣場認真聆聽陳智雄（台獨革命先行者）台灣神與女兒陳雅芳（Vonny）遠從印尼來台尋親的揪心又感人故事。

終於走到一生心繫的慈父（高一生）紀念碑前，眼光敏銳的老師如數家珍地識出同是嘉義人的潘木枝醫師、盧鋐欽醫師、陳澄波畫家（三位嘉義市參議員同時在 228 事件中受難身亡）及黃媽典醫師（台南縣參議員）...等台灣神紀念碑，彼此比鄰在父親身旁，致上最敬一鞠躬禮。

導覽志工特別安排全日播放著貝多芬第五交響曲(拉拉庫斯回憶裡提及父親生前最喜歡的作曲家貝多芬，曾交代大姊，在他死後墓園播放貝多芬命運交響曲)、春之佐保姬、長春花、移民之歌（一）到悠伊阿那、移民之歌（二）親愛的族人、登玉山歌、杜鵑山、登山列車….等曲目，老師心領神會，稱許志工用心。

在第一展版區意外發現原住民（鄒族、泰雅族）受難故事「高一生、樂信.瓦旦」的展版，照片史料是老師所提供，師母駐足仔細閱讀，沿路觀看先前介紹的許昭榮、張炎憲、梅心怡、陳智雄、……許多辦過的追思會留念照片，師母輕輕問道，他們的家屬都有來

嗎？仔細看到陳雅芳（陳智雄女兒）及熟識友人在場照片，輕聲嘆息「很揪心ㄟ！」（在白色恐怖年代受難家屬的艱辛，實難以想像！）

老師以鄒族融合基督教的方式，祈禱台灣成為美麗正常國家！讓生者心靈豐盛！用優美歌聲讚美天神！展現包容與正能量，備受感動！

大地相關報導 4：

【影片】高英傑老師：高一生哲人紀念碑祈禱

台灣大地文教金會
2020-12-14

在台灣聖山熱情的蟲鳴、鳥叫、蟬聲下，見證這感動人的一幕。

高英傑老師的祈禱：

……（略，來不及錄影）今天來到這裡，非常的感動。

願上主來幫助我們台灣，能夠早日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這樣的願望，這樣的祈求，願主之名，阿們。

父親的靈上，請您圓滿我們，賜福今天所有在這裡，或者是台灣人，早日實現我們台灣獨立的工作。

我們在這裡做一個最敬禮的表達，鞠躬，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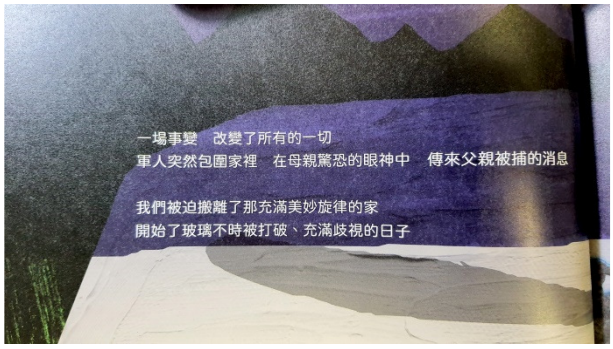
希望他在靈上，能夠幫忙。
（逐字稿由贊儀同修聽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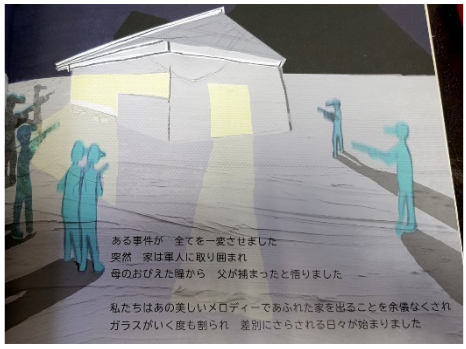
高英傑老師的祈禱，不為自己，為台灣、為台灣人。

這個似曾相識的場景，在 73 年前的 1947 年 228 時期的 3 月大屠殺，一位「實踐上帝之道．赴義犧牲的天使－蕭朝金」牧師，即使他已被關押在警察局，他非但沒有為身陷危機的自己禱告，反而是為台灣、為人民祈禱：

「上帝啊！你要保佑台灣人。現在台灣人正遭逢災難，祈求您讓台灣的明天能更平安、更幸福。」

這是歷經多少苦難、艱辛，種種感受，只有家屬最明瞭。





繪本照片，翻拍自《杜鵑山的迴旋曲》（中日對照），2019。

後代的人，閱讀更多挖掘的史料之後，知道高一生鄉長不平凡之處，日治時期的重要指標人物。

以為鄒族人在高一生鄉長被誘騙捉捕後，奔走營救、以他為傲，然而回溯時空，卻不盡如此。

在國民黨政府有系統、有策略的抹黑之下，高一生家族從原本人人稱獻的美滿家庭、原本族人敬重的老師兼警察的領導地位，這位全方位型的天才（阿里山上的尼采、為族人自治奠基），被人格抹殺、誣衊，分化、恐嚇族親情感。

白色恐怖期間，高一生家族被族人孤立、被教友排斥。過去的種種不堪，不是親身經歷，難以想像。但高英傑老師僅輕輕帶過，《拉拉庫斯回憶》書中以雨果的《孤星淚》「啊！無情！」輕描淡寫昔日種種的無言。

繪本照片，翻拍自《杜鵑山的迴旋曲》（中日對照），2019。

難能可貴的是，風聲鶴唳下，仍有少數人敢伸出援手，例如潘木枝醫師的牽手－許素霞，高英傑老師來訪聖山，觀看「厚德仁慈·大悲無界－潘木枝」紀念碑時，仍銘記在心。面對過往，只談包容與感恩。

再回頭看祈禱影片，高英傑老師在爸爸 Uyongu Yatauyungana 紀念碑前的祈禱，看見磨難中，實踐上帝之道！

大地相關報導 5：

【影片】高英傑老師：謝飯禱告

台灣大地文教金會
2020-12-20

請高英傑老師帶領餐前禱告，此時背景剛好播放著氣勢磅礴的「貝多芬第五號命運交響曲」。

這首曲子有其特殊意義，高一生鄉長在早逝的長子高英生墓旁芒果樹下，指定自己將來的安息地，並告訴長女高菊花：「我死後，只要在墳前播放貝多芬〈命運〉交響曲，與一杯啤酒就可以了！」（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2018，226-227 頁。）

高英傑老師的謝飯禱告：

敬愛的天父：

我們請求您、感謝您，讓我們能夠到聖山來參訪。

非常非常感念為台灣犧牲的、一些比較紀念的，所有的◯◯，還有一些活動在這個山上，懇求您賜福給這邊所有的工作人員，還有煮飯的朋友，一切事情順利。

願上主眷顧我們台灣，讓我們台灣，早日能夠變成獨立自主的國家。

這樣的懇求，在謝飯的時候禱告，奉主之名，阿們。
（逐字稿由贊儀同修聽打）

午餐進行中，高英傑老師提及，戒嚴時期沒想到台灣有這麼一天，解嚴的自由民主時期來臨。

台灣在國民黨高壓統治下，實行了超乎想像的 38 年戒嚴，白色恐怖久到讓人遺忘自由的滋味。

矢多一生（高一生），日治時期栽培的菁英，思思念念謀求鄒族人的公益、福祉。國民黨時期，被羅織為階下囚，貪污、匪諜、叛亂罪名全無故上身。

從脈絡可以推知，對族人有恩的高一生鄉長，掉落國民黨設好的獵陷，宮廷鬥爭劇本上演，引導族人從尊敬到懷疑。在老大哥的監視下，為避免自己變黑名單，一言一行像《楚門的世界》被紀

錄下來，只能選擇從眾，彼此猜忌，打小報告以示忠誠。跟隨者有意無意散布著真假摻半的不實訊息，假話說久了變成似是而非的真話（？），像「高山惡霸高一生」的污衊假消息，變成流言，無孔不入傳播進後代族人耳中。

高一生鄉長的最後一封家書，寫到：

> 在田地 在山中 我的魂魄 隨時陪伴
> 水田不要賣

隨著年歲增長的高英傑老師解讀，應該有更深層的意義：

> 水田中有我的魂魄隨時相伴，水田不要賣，也可以解釋為不要忘了我的魂魄，這段話不只給親愛的家人，也是給鄒族人的一個信息，也許更有不要出賣部落、不要出賣族群的信息。
>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258-259 頁。）

時代奮力前行，不變的是，精心設計的流言蜚語，考驗人們的智慧。

上帝照祂的方式
用祂的智慧
在我們最需要祂的時候發生顯化
這個顯化不一定是我們所求的
我們所求的不一定是上帝的安排
要求顯化最重要的關鍵在於
接受考驗　耐心等待
信心不惑　永遠感恩
不論發生什麼事情　相信上帝與你同在

（荒漠甘泉）

大地相關報導 6：

【影片】高英傑老師：台灣神社祈禱

台灣大地文教金會
2020-12-27

高英傑老師的在台灣神社的祈禱：

> 父親的靈上，
> 求您保守，
> 我們所有為台灣這群努力的人們，
> 還活著的人，更努力，
> 賜福和帶領。
> （逐字稿由贊儀同修聽打）

高英傑老師祈禱時，用「父親靈上」，好奇的詢問，原來是「父親在天上的靈」簡稱。

高一生鄉長的書信，不只一次提到「我的魂魄永遠守護著家園」。

然而在後來與高老師的互動，得知「過去頭目系統的巫師曾說家父的靈無法回歸族群聖山大塔山」（大塔山是鄒族的聖山），這類感傷的事。

但高老師接續寫著正面向上的話，「我們家人不會在意，因為父母親的靈成為千風，自由自在雲遊四方保守台灣！」

當下年輕志工看完，泛著淚光的說「這是什麼話，真傷人○○>_<"」，另一位反向思考「那個巫師知道，高一生的靈在保護台灣」。

創辦人楊緒東醫師在 2004 年推「台灣人拜台灣神」的社會運動，旨在追思、尊敬、懷念為台灣犧牲奉獻的先烈先賢，建立台灣人的自信心與自立的勇氣。

至誠相信：

> ……祂們現在得其道而證位，成為無形中的轉輪力量，護祐台灣的子子孫孫，邁向自由法治的民主大方向……
> （引自《228 台灣神太上真經》/〈源起〉）

大地相關報導 7：

【影片】高英傑老師：聖碑讚美天神

台灣大地文教金會
2021-1-3

高英傑老師獻唱：

> 讚美上主！懇求祢保守，這塊美麗的土地，無受災害，走過黑暗幽谷，讚美上主！
> （由贊應同修聽打）

高英傑老師朝山至山頂聖碑時，有感而發獻唱，禮讚天神，發揮原住民得天獨厚的風格－唱歌，並運用自如的切換三聲道：鄒語、台語、華語。

無需多言，請用心聆聽。

原住民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哲人・略歷

大地志工　Aries l 贊修

*本文承蒙高英傑老師(家屬兼研究者)提供資料與指正，溫馨鼓舞，如沐春風。

大綱：

1・摘要
2・前言－暗黑勢力吞沒菁英
3・原住民鄒族
4・被噤聲的台灣歷史
5・他的名字
6・家庭背景
7・求學經歷
8・家人
9・「橋樑」角色的斡旋
10・教育方式&理念
11・飽學的哲人
12・創作音樂
13・國府時代
14・嘉義 228 歷程
15・鄒族參與 228 戰事
16・自治藍圖
17・建設吳鳳鄉（今阿里山鄉）
18・設局「政治發展」
19・落難的民選鄉長
20・失去高一生的鄒族
21・獄中家書
(1) 關懷他人
(2) 語文問題
(3) 白色謊言
(4) 回家的盼望
(5) 魂魄隨時相伴
22・家屬堅韌挺過磨難
23・後記

1・摘要

暗黑勢力，是這樣吞沒菁英的……

矢多一生（高一生），原住民鄒族的菁英，外形俊秀、飽學的哲人、能文能武，有自治的遠見、擘畫建設鄉土。

這樣全才的他，為何成為被噤聲的台灣歷史？

他的三個名字，見證島嶼政權更替的歷史。他的父親阿巴里，是官民溝通橋樑的指標性人物。他讀書比別人加倍努力，是沙裡淘金的優異原住民。他和妻子高春芳擁有甜蜜的家庭。他扮演「橋樑」的角色，是族人現代化的推手。

他的教育方式從理解人性出發，高 EQ、有智慧、修養並蓄。他是「台灣原住民現代文學」的起點，亦是「阿里山上的尼采」。他的音樂創作，寫土地、寫親情、寫愛情，現代詩包羅歌的韻律。

他成為「鄒族對外的代表與對內的領袖」。他決策鄒族參與 228 戰事，英勇善戰，國民政府有所忌憚。他熟知山地行政業務，說有自治想法，其實是熱愛鄉土、族人。他有建設鄉土的龐大的藍圖，是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的始祖。

他被獨裁統治者視為圖謀反叛，遭設局「政治發展」。他遭誘騙捕捉，國家機器藉安撫之名行抹黑之實，無情的打壓鋪天蓋地席捲而來。失去高一生的鄒族，集體陷入災難，是「鄒族人厄運的開始」。

他的「獄中家書」彷彿是優美的「監獄文學」，支撐兩邊思念的家人，有善意的白色謊言，也關懷他人。他的家人堅韌挺過磨難，保持著山地先覺者家屬的氣概！

見證高一生，對鄉土的遠見，對家人、族人的熱情，用愛守護家園的無悔。

這是現實版《楚門的世界》，卻是驚悚的恐怖片。

2・前言－暗黑勢力吞沒菁英

「……○○○見了什麼人、聽到什麼事情臉上有何表情……」，[1]生動的畫面立即浮現腦中，這麼寫實的描述，宛如精彩的小說內容、電影情節。

然而，這如果發生在真實世界，而你就是場景中的主角，感受必然大不同，會是極為恐怖、驚悚。因為這段文字，其實是：

> ……保安司令部派線民步凱（告密報告有時用「路平」之化名）進入高興行，隨時隨地嚴密監視湯守仁。步凱的報告詳細到幾月幾日幾時湯守仁見了什麼人、聽到什麼事情臉上有何表情等。……[2]

白色恐怖時期，獨裁的外來政權，為了能精確掌控人民，「監視」是常用的手法。

湯守仁（日本名湯川一丸）和高一生有姻親關係，他是高一生的妻子湯春芳（日本名湯川春子）的堂弟。

湯守仁，二戰時期曾任「關東軍」軍官，1946 年回到台灣，他因特殊的軍事歷練，在 1947 年爆發 228 事件時，推測在高一生的授命下，帶領鄒族青年下山協助嘉義市治安。[3]原住民身分，擁有

---

[1]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2020），頁 97。

[2]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97。

[3]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期間，湯守仁率領六十多名鄒族青年下山協助維持嘉義市治安，攻下紅毛埤軍械庫，與嘉義民兵和一部分的二七部隊隊員圍攻嘉義水上機場，後因和民兵方面意見不合，率領鄒族青年返回山區。高一生當時是吳鳳鄉鄉長。一般認為湯守仁是奉高一生之命率族人下山。」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97。

武器、英勇善戰等條件，已被國民黨政府所提防。

在國民黨特意的布線下，湯守仁和高一生兩人，於 1950 年 10 月共同被羅織牽連匪諜案，成為偵防對象。[4]1951 年 12 月保安司令部呈請撤銷高一生、湯守仁自新，1952 年 9 月 10 日以開會為由被騙下山遭逮捕，關押於台北市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歷經 1 年 7 個月後，於 1954 年 4 月 17 日被處極刑。[5]

原住民菁英，魂斷國民黨。

《高山青》歌曲，描述原住民鄒族，
深邃的輪廓、出眾的歌聲，
不少知名藝人是鄒族人。

3．原住民鄒族

歌曲《高山青》歌詞寫著：「高山青，澗水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啊，阿里山的少年壯如山」，形容的正是阿里山原住民鄒族。

鄒族原住民輪廓深邃、挺拔的鼻樑，宛如歐洲人的臉孔。本文主角高一生，被認為貌似當時的知名演員賈利．古柏。[6]

[4]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97。
[5]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304-305。
[6]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4），頁 158。（原著作出版年：1995）

俊秀的高一生，宛如歐洲人深邃的面容。

圖片來源：網路

鄒族知名藝人，如：湯蘭花、[7]高慧君與高蕾雅姊妹、[8]杜銘哲、[9]田麗[10]等。又或學者浦忠成等人。[11]

「鄒(Cou)」，鄒語為「人」的意思。鄒族(Cou)，舊稱曹族(Tsou)，

[7] 湯蘭花的族名 Tanivu Yulunana（丹妮芙・尤露娜娜），她的姑姑湯春芳是高一生的妻子。

[8] 高慧君的族名 Paicu Yatauyungana（白芷·雅達烏尤安娜），高蕾雅的族名 Yinguyu Yatauyungana。兩姊妹是高一生的孫女，她們的父親高英明是高一生的四子（排行第七，1944-2017）。資料來源：高英傑（高一生次子）回覆，2021/2/5。

[9] 杜銘哲的族名 Voyu Tosku，是高一生的外甥，他的父親杜孝生是高一生的弟弟（1922-2001，同母異父），杜孝生是第一位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醫科的台灣原住民。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頁 47。

[10] 田麗的母親為鄒族、父親為山東人，田麗是高慧君的表姊，亦即高一生的遠房親戚。

[11] 族名 Pasuya Poiconu（巴蘇亞・博伊哲努），第一位獲得台灣博士學位的原住民，致力於研究原住民相關領域。現為第 6 屆（2020/8/1-2026/7/31）監察委員。監察院 / 本屆監察委員，https://www.cy.gov.tw/IntraGen_detailS1.aspx?n=493&file_id=328（2021/2/15 點閱）。

而「鄒（Cou）」比較接近鄒族的原發音，行政院於 1997 年正式定名為「鄒族」。族群主要分佈在玉山西南方，阿里山一帶。[12]人口數為倒數第二少的原住民族群（最稀少的是賽夏族）。

祭典儀式之中，最重要的是凱旋祭（戰祭 Mayasvi），祭祀拜天神和戰神等，是延續鄒族精神的祭典。[13]庫巴（kuba），是重大祭典節慶的聚會所，也是社會組織的中心。

傳統以狩獵為生，將捕到的獵物，鞣製成皮革衣飾，精湛的鞣皮術，[14]是鄒族的特色。

庫巴（kuba）集會所，茅草蓋頂干欄式建築。 高英傑老師補充：看背景不是現有的地點，判斷是更早期達邦社集會所（現在達邦國小）。	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於 1900 年（明治 33 年）所攝之台南縣鄒族獵人。

[12] 台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鄒族/族群歷史，http://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12&AC_No=2（2021/2/15 點閱）。
[13] 台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鄒族/祭典儀式，http://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12&AC_No=5（2021/2/15 點閱）。
[14] 台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鄒族/物質文化，http://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12&AC_No=7（2021/2/15 點閱）。

來源：左圖為臺灣國定古蹟編纂研究小組、[15]右圖為維基百科[16]

政治受難者後代不認識先人的事蹟，
挖掘失落的家族史，填補缺角的國史。

4．被噤聲的台灣歷史

歷史學者周婉窈教授多次表示，「高一生全島知名，受到嘉南平原鄉親（包括編者［周婉窈］的家父）敬重」；[17]「當年高一生在南部相當出名、影響力極大，高一生被逮捕 2 年後遭處決，對於嘉南平原一帶年輕知識份子衝擊極大，例如周婉窈的父親，就受到極大衝擊。」[18]

這樣叱吒風雲的人物，後輩卻對那段過往一無所知，不是時代的悲哀嗎？

然而高一生的孫女高慧君，身為政治受難者的後代，不諱言的說：

> 從小對爺爺的印象是一張照片，只知道是一個很帥的鄒族男人，.....高中時有日本人到部落要研究高一生，才知道他是有名的人，.....[19]

她的經歷，其實和多數政治受難者後代相同，家人基於保護的立場，未告知她「政治犯爺爺高一生」的事。

---

[15] 臺灣國定古蹟編纂研究小組（National Historic Monuments of Taiwan），https://www.facebook.com/idocare.taiwan/photos/a.401796364156867 7/4017963348235373/（2021/2/15 點閱）。

[16] 維基百科/鄒族，https://zh.wikipedia.org/wiki/鄒族（2021/2/15 點閱）。

[17]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30。

[18] 風傳媒/日治菁英命喪白色恐怖！台大教授勉莫忘悲劇：我們還要在歷史再殺死他們一次嗎？，https://www.storm.mg/article/478733?page=1（2021/2/15 點閱）。

[19] 苦勞網/譜寫鄒族愛情傳奇 高慧君高一生 超時空交會，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26346（2021/2/15 點閱）。

高一生的第二代，次子高英傑（排行第五）、三子高英輝（排行第六），開始蒐集父親的相關資料，起因於 1983 年，時任石棹國小（今中興國小）教務主任[20]的高英傑，在校慶大會的活動，[21]外校校長公開說「阿里山鄉的落伍是高一生造成的，他沒受什麼教育，政府給他鄉長的職位該滿足了，還要反叛政府」，在場人士大多知道高英傑的父親就是高一生，高英傑告訴外校校長「高一生是日治時代台南師範畢業的」，外校校長不以為然的回答「日治時代的原住民教師，講習幾個月就可以當了。」[22]

其實在高一生被捕捉、處以極刑後，家人就不時遭受各種莫名其妙的羞辱。但高英傑、高英輝把阻力化為助力，積極的尋找父親珍貴的史料，挖掘這段失落的家族史，逐漸填補缺角的國史。

三個名字，
見證島嶼政權更替的歷史。

5・他的名字

他的族名 Uyongu Yatauyungana（吾雍・雅達烏猶卡娜），在他人生的 37 年多歲月，他是「矢多一生」。改漢名「高一生」，是在二戰後，[23]依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1945 年 12 月公佈《臺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24]因此即便到戰後，一般人仍稱呼他

---

[20] 高英傑擔任教導主任的任期，為 1982/9/1-1987/8/1。嘉義縣中興國民小學/歷年教職員，http://www.cses.cyc.edu.tw/modules/tadnews/page.php?ncsn=7&nsn=19（2021/2/15 點閱）。

[21]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台北市：中研院台史所，2015），頁 63。

[22]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台北市：玉山社，2018），頁 131。

[23]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302。

[24]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清除殖民印記－光復初期回復姓名，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13/1588（2021/2/15 點閱）。

「矢多先生（やだ　せんせい，yada sen sei），[25]這是他廣為人知的名字。

三個名字，見證外來政權在島嶼更替的歷史。

父親矢多阿巴里，任巡查補（警察），
是官民溝通橋樑的指標性人物，卻早年意外身亡。

6・家庭背景

1901 年，阿里巴（前排中）帶領日軍前來鄒族聚落。

圖片提供：高英傑

[25] 另有資料寫到「矢多 Yata」是擷取氏族名前二個音，為何與一般人稱呼他的「矢多 Yada」不同？高英傑老師解答：「yada 是日語矢多的讀音，而 yata 是鄒語『曾經在、住過某地』，高家曾經生活在 yaiyungana（放置捕魚竹荃的地方），所以稱高家顧名思義曾住過有魚筌地方的人，yata'uyungana！」（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高英傑（高一生次子）回覆，2021/2/4、2021/2/20。

矢多一生的父親，「矢多阿巴里」（或雅巴力，「跑得很快的人」之意[26]）；母親為「矢多アサ子（Asako）」，住在特富野部落。[27]

矢多阿巴里是「日治初期鄒族的指標性人物」，緣起於阿巴里在21歲（1899年），到嘉義辦務署，主動表達想接受教育的意願。日本人以教育實驗為目的，請老師教授日本尋常小學一年級的課程。一年後辦務署對他的評語為「……學習上比內地尋常小學一年級學生進步神速，在教學方面並沒有遇到某些程度的困難。」經過日本內地、台灣本島的「一世一代修學旅行」，他學成返回部落，擔任日警駐在所巡查補（警察），遂成為日本人和鄒族的溝通橋樑。[28]

（二）蕃人警察的學歷

針對不容易畢業學校的蕃人，如下山一說，當局有沒有建議（勸說）他們當警察[97]，此問題資料上不容易知道答案。先分析受教育的蕃人畢業後的工作，探討當警察者有多少。

受蕃童教育當警察的最早例子是鄒族。1899年1月台南縣嘉義辦務署開始蕃童教育，讓智好勝社（即特富野社）和達邦社三人（推測18~22歲左右）住宿署內教育，上三個月72小時的課，之後他們就讀嘉義公學校。其中アパリ（Apari）讀兩年後在達邦社警察官吏派出所當巡查補。另外ウオン參與警察隊於1902年戰死。

石丸雅邦的研究論文，《台灣日本時代的理蕃警察》，剛好提及「受蕃童教育當警察的最早例子是鄒族」、「其中アパリ（Apari）讀兩年後在達邦社警察官吏派出所當巡查補」，是另一佐證資料。

要留意的是，石丸雅邦先闡明：「本文主要探討台灣的日本時代管制台灣原住民（當時稱為蕃人）的理蕃警察。」他使用「蕃」字，是保留當時的用語，無不敬之意。

[26]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158。
[27]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49。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台北市：文建會，2006），頁18。
[28]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45-46。

圖片來源：引自石丸雅邦《台灣日本時代的理蕃警察》論文[29]

1918 年，在石埔有小社 c'pu'u（今基布烏）一次熱鬧的族群聚會時，眾人到曾文溪炸魚，年輕的阿巴里閃避不及而意外身亡。[30] 阿巴里的妻子 Asako，依當時鄒族習俗改嫁，帶著未成年的一子（即矢多一生）一女嫁到特富野的杜家，另外已成年的兩子太郎、次郎則送到嘉義街的馬場工作。[31]

鄒族是人口數不多的族群，為了持續繁衍下一代，倘若丈夫不幸發生事故，妻子需改嫁；反之亦同。

鄒族第一位醫師杜孝生（1922-2001），就是高一生同母異父的弟弟，由高一生照顧弟弟杜孝生就學等事，杜孝生先後就讀台南第一中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32]

事實上，杜姓繼父管教子女相當嚴格，高一生眉角有疤痕，面對詢問，他總輕輕帶過傷口由來，但部落長者仍是說出高一生兒時被家暴對待的事。[33]由此可發現高一生的人格特質之一，凡事往好處想，不因繼父的施虐而還諸於其子杜孝生身上。

---

[29] 石丸雅邦，《台灣日本時代的理蕃警察》（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頁 2-58。亦可見「第二章 理蕃警察的組織與制度」，https://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7389/7/52506207.pdf（2021/2/16 點閱）。

[30]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98。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47-49。

[31]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49。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台北市：文建會，2006），頁 27。

[32]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61。另，杜孝生，「1951 年當選第一屆嘉義縣議員，後來亦出任吳鳳鄉衛生所主任，為協助鄉長高一生而擔任新美農場場長一職。」兄弟倆同案被捕捉，杜孝生以貪污罪被判刑 17 年，實際被關近 3 年半。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99。

[33]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49。

他比別人加倍努力，是沙裡淘金的優異原住民，
獲新聞報導、協助俄國語言學家做田調。
南師畢業前夕已有自治的構想。

7．求學經歷

矢多一生，出生於 1908 年 7 月 5 日，特富野部落（今阿里山鄉樂野村），族名 Uyongu Yatauyungana（吾雍．雅達烏猶卡娜）。

1924 年，矢多一生（前坐者）於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畢業，與兄長合照，右 1 為堂兄矢多勇一（高榮達）。

圖片來源：台灣音樂羣像[34]

[34] 台灣音樂羣像/音樂家名錄/高一生，

對星座有興趣的人，應該眼尖的發現，他是巨蟹座。完整閱讀他的「獄中家書」，會深刻感受他巨蟹座的特質，溫柔、細心、體貼、包容力強、顧家。

1915 年，改取日本姓名「矢多一生（Yata Kazuo）」，「矢多」取其族名前二個音（類似日本賜姓政策）。[35]事實上，原名為「矢多一夫」，後改「矢多一生」，有「最優等生」的意義。[36]

矢多一生在母親 Asako 依鄒族習俗改嫁，他遂被台南州嘉義郡役所戶籍課的大塚久義警部（警察官）照顧。[37]他的求學經歷與殊榮，整理如下表。

表 1 矢多一生求學經歷與殊榮

年分	年齡（實歲）	求學經歷 & 殊榮
1916 年（大正 5 年）	8 歲	1 月 10 日，進入達邦蕃童教育所就讀
1921 年（大正 10 年）	13 歲	3 月 17 日，自達邦蕃童教育所畢業 5 月 11 日，進入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尋常科四年級就讀 Ps.《台灣日日新報》報導
1924 年（大正 13 年）	16 歲	3 月，自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尋常科畢業 Ps.就讀六年級時成績優異，獲「第

http://musiciantw.ncfta.gov.tw/list.aspx?p=M038&c=&t=4（2021/2/24 點閱）。

[35]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98。

[36]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27。高英傑則回覆，「一夫（kazu o）」是偏名，2021/12/4。

[37]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180。高英傑（高一生次子）補充：矢多一生並非被大塚久義「收養」，根據戶口資料與矢多一生小學的作文，可知他與哥哥住在一起。但矢多一生的戶籍寄在大塚久義家，為戶口居留人，類似現在要就讀某國中、國小，把戶籍遷入該校學區內之意。高英傑（高一生次子）電話口述，2021/3/10。

年分	年齡（實歲）	求學經歷 & 殊榮
		一屆皇太子殿下賞賜金」 4 月 14 日，進入台灣總督府台南師範學校就讀
1927 年 （昭和 2 年）	19 歲	協助俄國語言學家聶甫斯基，蒐集鄒族語彙與口傳故事
1930 年 （昭和 5 年）	22 歲	3 月 17 日，自台灣總督府台南師範學校畢業。 Ps.取得「台灣公學校甲種本科正教員」免許狀（證書），任職達邦蕃童教育所教師 4 月 11 日，台南州發出巡查任命，兼任達邦駐在所巡查（警察）

資料來源：整理自《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高一生獄中家書》、高英傑（高一生次子）回覆 mail，如資料有出入，以家屬判斷為主。

表格中幾點需留意的事。首先，矢多一生就讀的「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38]「小學校」是提供日本兒童就讀的六年制小學校，[39]需通過考試，達到資格才能進入就讀，「左派台獨教父史明」就是一例，他經過層層考試與審查才於 1926 年進入建成小學校就讀。[40]矢多一生進入小學校的 1921 年，這年原住民學生進入小學校的只有 13 人，少於漢民族進入小學校的人數。[41]

[38] 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為「旭小學校」的前身，二戰後廢校，原校址成為嘉義第二公學校校地，今為嘉義市東區民族國小。台灣記憶/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https://tm.ncl.edu.tw/article?u=001_004_0000363936&lang=chn（2021/2/16 點閱）。

[39] 8 歲以上、14 歲以下的日本人兒童就讀六年制的小學校，入學資格必須為日籍學童，或通日語的台籍學童，所學科目與日本內地一般的尋常小學校相同，小學校的資源或升學率都優於台籍學童就讀的公學校。1941 年 3 月，台灣教育令再度修正，將小學校、蕃人公學校與公學校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維基百科／小學校，https://zh.wikipedia.org/wiki/小學校_(台灣)（2021/2/16 點閱）。

[40]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台北市：前衛，2016），頁 140。

[41]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26-27。

也就是說，當時能夠被允許小學校讀書的原住民，是沙裡淘金，若非矢多一生在各方面表現非常優異，是不可能經過考試，而進入日本學童就讀的小學校讀書。優於其他人，這點與他的父親阿里巴，有相似之處。

其次，《台灣日日新報》報導關於矢多一生，從 1921-1922 年有三篇，重點放在讓人意外的傑出「蕃童」，新聞分別如下：

表 2 《台灣日日新報》報導的矢多一生

日期	版次	標題	內容摘要
1921/5/22	4	地方近事/嘉義 蕃童共學許可	阿里山の蕃童矢多一生（一四）は豫ぬて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第四學年へ共學出願中であつ…
1921/7/23	7	內地人を凌く蕃童 矢多一生	今年から蕃人の共學が許可されると共に南部臺灣でイの一番に共學を願出たのが阿里山蕃タツ…
1922/7/10	4	昨日の日曜 尋五男 矢多一生	註：此高一生於小學校五年級所寫作的文章

表格引自：「高一生 生前相關報導」[42]

當中 1921（大正 10）年 7 月 23 日的報導內容：

> 從今年番〔蕃？〕人共學被允許以來，在南台灣意願最高的是阿里山鄒族的矢多一生。他自蕃童公學校畢業，今年 14 歲的少年，外形身材短小看似 11、12 歲的蕃人。他在嘉義小學校和公學校出身的本島兒童一起接受入學考試，父母甚至於他的祖先應該是一輩子以狩獵維生的民族，沒想到他以優異的成績得到入學許可。當時的小野校長說他

[42]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186。

是個驚人的兒童，入學後學了一些在深山都沒聽過的畫圖、唱歌等科目，一學期下來國語、算術是甲，未曾學過的畫圖、唱歌、手工是乙，當然國語、算術方面本島兒童是無法比內地的兒童的成績還要好。[43]

矢多一生在台南師範學校上體育課（左圖坐者右 1）、上音樂課（右圖站者左 2）情形。

圖片提供：高英傑

第三，能夠進入師範學校就讀者，一定是傑出的知識分子，台灣當時有台北、台中、台南三所師範學校，在 1945 年前，進入台南師範學校就讀的原住民學生，只有 19 人，包括矢多一生（1924-1930 年就讀）。[44]他的認真與優秀，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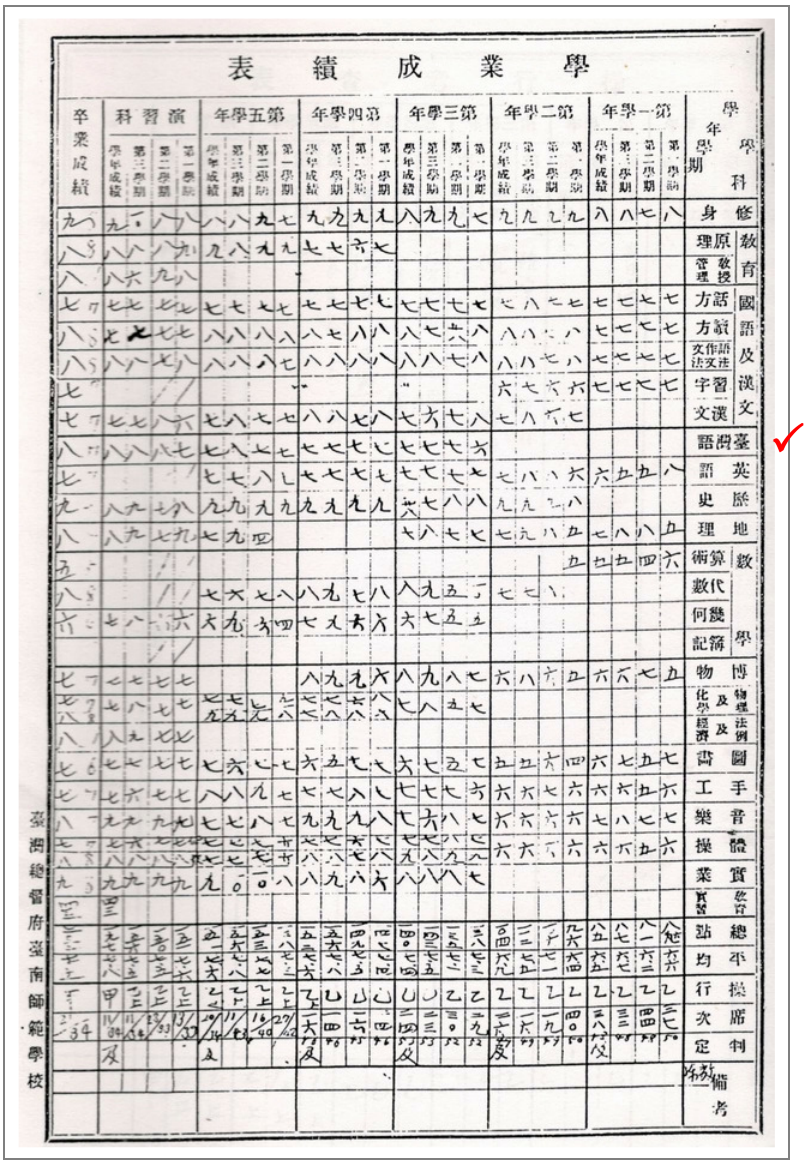
根據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教授對矢多一生的「學業成績表」解讀：

在 10 分滿分的評量標準下，高一生大部份的成績是 8，有幾個 7，也有幾個 9；體格檢查的評語是「體格強健」，修業期間偶有因為感冒和腹痛而請假。操行考查表中留下教師給他的評語包括：確實、努力、順從、寡言、熱心等。

[43] 引自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27。

[44]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28。

日治時期一位教師的養成，要能文能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在台南師範學校的修業共 6 年（含 1 年教學實習），矢多一生廣泛涉獵各方知識。



[45]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29。

矢多一生就讀台南師範學校六年的學業成績表。

圖片提供：高英傑

驚奇的是，其中一個修業科目是「臺灣語」（中上區域，打勾處），甚至與其他主要科目的英語、歷史、地理等並列，可見日本人統治台灣將「認知人民的語言」視為必然，所培養的師資需會一般人常用的「台語」，而非如國民黨唯我獨尊的優越感，並將不會華文、華語者視為文盲。

第四，矢多一生在台南師範學校的學生時期，協助俄國語言學家聶甫斯基（N. A. Nevskij）調查鄒族的語言和口傳文學，之後出版成書。

矢多一生就讀南師期間，每逢假日就會回故鄉，並到母校達邦蕃童教育所幫忙教育工作，也因此，經由警察的連繫，在聶甫斯基到鄒族進行田野調查的一個月雨季中，矢多一生和自己的兄弟協助他的研究。[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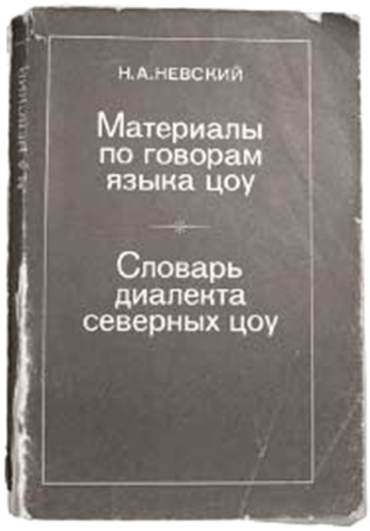
聶甫斯基如此描寫：

> 他〔警察局長〕聽說我想研究鄒語，就向我介紹了一位青年，名叫矢多一生，他來自特富野社。他每天都到達邦教鄒族青年學日語，協助警方推行台灣各原住民族的日本化。從第二天起，矢多一生就成了我的老師，一直教了我近一個月的時間。如今發表的這部著作的一部分，是我對這種十分有趣的語言研究的成果；這些研究主要是根據我的矢多一生老師向我提供的素材。我和他一起在台灣山區雨季嘩嘩不停的滂沱大雨，對這些素材作了初步的研究。[47]

[46]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31-32。

[47]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32-33。

聶甫斯基於 1935 年在俄國出版《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говорам языка цоу》(「цоу」＝「鄒族」) 的俄文專書，以《北方鄒族部落語言》為書名發行 2 萬冊，展現他在台灣鄒族調查的成果，得到學界高度的評價。台灣一直要到 58 年後的 1993 年，才翻譯成《台灣鄒族語典》的華語、俄語對照版的專書。[48]

<table>
<tr>
<td> 
</td>
<td>
</td>
</tr>
<tr>
<td>《北方鄒族部落語言》書籍，俄語版封面。</td>
<td>《台灣鄒族語典》書籍，華語版封面。</td>
</tr>
</table>

圖片來源：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49]

好似某種緣分，華語版的譯者之一浦忠成（巴蘇亞・博伊哲努），正是來自鄒族特富野部落。[50]矢多一生於 1952 年 12 月 14 日寫的獄中家書，寫到的「昭光」，漢名浦利光（あきみつ Akimitsu），

[48]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34。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臺灣鄒族語典，http://210.240.125.35/citing/citing_content.asp?id=1925&keyword=%B9Q%B1%DA（2021/2/17 點閱）。

[49] 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臺灣鄒族語典，http://210.240.125.35/citing/citing_content.asp?id=1925&keyword=%B9Q%B1%DA（2021/2/17 點閱）。

[50]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7。

正是浦忠成的叔叔，浦利光是矢多一生的學生，兩個家族屬同一氏族，浦忠成的成長過程，聽過各方對矢多一生不同的描述。[51]

俄羅斯聖彼得堡民俗博物館得以展出鄒族的服飾和樂器，也是當時所蒐集。這是矢多一生首次接觸到西洋人對族人事物的田野調查，日後他認為鄒族不該被漢化，要保有自己特有文化的想法，可能受此事影響。他告訴過高菊花（矢多一生長女），「他很不喜歡和漢民族同化，很希望族人保有自己的文化。」[52]
（聶甫斯基的老師，民俗學家 Sternberg 的理念，是「人類是一個整體」，全世界各民族是平等的。[53]）

這裡要留意的是，矢多一生在台南師範學校即將畢業的前夕，已有「自治」的想法，之後的人生，也持續朝這個方向努力。他在 1930 年（昭和 5 年）2 月 17 日於《ハーベー先生：小学校を中心とする理想的農村の建設者》書中註記（白色恐怖未被燒毀而倖存書籍）：

> 吾村的地方自治化，並不是掌握在官府手中〔吾ガ村ノ地方治化 吾人ハ何時マデモ官憲ノ手ニノミ主育スベキデナイ[54]〕，我們擁有祖先遺留下的豐富的土地，不斷的耕作，飼養家畜，增加收成，村人生活富足便能達成自治願望。
>
> 購買合作社、利用合作社、販賣合作社、阿里山社團、阿里山圖書館、阿里山兒童文庫、阿里山向上會、音樂會、學藝會、改良栗祭。

---

[51] 高一生寫到昭光的部分：「我打算讓這兩個孩子以及昭光、良吉他們將來能出人頭地（私は此の二人の子供と昭光、良吉他ちを將来立派に出世ちせるつもりです）」。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12-115。
[52]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68。
[53]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35。
[54]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209-210。

> 要達成自治無論如何要讓阿里山成為模範自治農村。
>
> 先祖二千年以來一直沉睡的土地，我們要耕作，要挖出黃金。[55]

22 歲（實歲）的矢多一生，比一般人細微的觀察，加上這一路所吸收的知識，以及他對族群的認識，已看出想要地方自治，要由下而上，不能依賴政府，族人要有經濟當後盾，才有自治的實力。

第五，矢多一生是教員（教師）兼任巡查（警察）的特殊雙重身分。他於 1930 年 3 月自台南師範學校畢業，4 月接到台南州發出的巡查任命，兼任達邦駐在所巡查。

依據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教授的調查，可知：

> 達邦蕃童教育所是在 1904 年設立的，屬於嘉義廳阿里山警察官吏派出所。蕃童教育所的管理機關是警察局，而非文教局。教師通常是當地的警察及警察眷屬，有時也有日本和尚擔任一些課程，一些極少數的原住民也曾兼任警察與教師，如高一生、安井猛.....[56]

這說明，教育是警察局的重要業務，也因此教師身兼警察的身分，就不會奇怪。

然而，許多著作描述矢多一生接受完整的現代師範教育，但他擔任巡查的部分，接受過什麼訓練，閱讀資料的過程卻無提及。因此好奇的詢問高英傑老師，他的回覆讓人更了解當時狀況：

> 巡查就是警員的意思，有甲乙兩種，台灣人甲種巡查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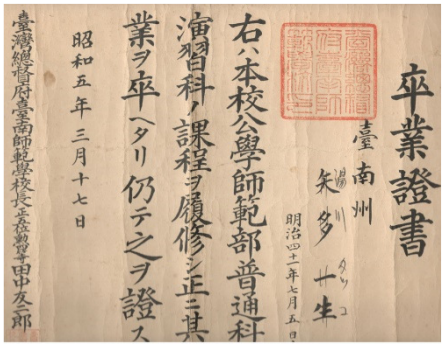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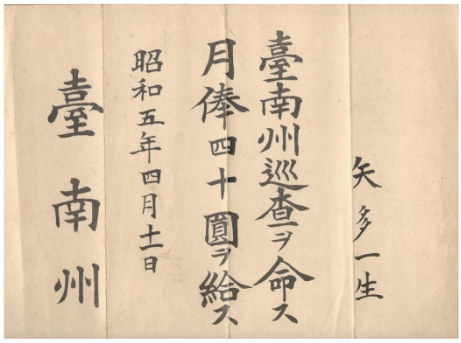
[55]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108。
[56]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24-25。

父親是甲種的。

蕃地駐在所主管是警部下有巡查、警手等，通常要通過柔道、捕繩術〔日本武術的一種，使用繩綁縛犯人[57]〕、劍道等項。

蕃童教育所大部分由巡查兼任，父親是教員兼巡查。[58]

可見當警察，並不是全然不需準備，要經過一定的訓練，才能走馬上任。

	
矢多一生的台南師範學校畢業證書（1930 年），姓名「矢多一生」之上的手寫字，是家族小朋友頑皮的塗鴉。	矢多一生的巡查任命狀，月薪 40 元。當時的薪資狀況，可以參考此例，史明的阿舅施振興於 1924 年畢業於台北師範學校，隨之到公學校工作，薪俸 45 元，當時一般中學畢業生起薪 25 元，月薪算是豐厚。[59]高一生長女高菊花口述：「當時在警察局當工友的一個[60]月五塊錢就能養家了，父親的薪水是五十元，這還只是本薪，還有其他很多的錢。」

[57] 維基百科/捕繩術，https://zh.wikipedia.org/wiki/捕繩術（2021/12/17 點閱）。

[58] 高英傑（高一生次子）回覆 mail，2021/2/4。

[59]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左派台獨教父史明前輩揭碑追思會追思手冊》，2020，頁 80。

[60]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58-159。

圖片提供：高英傑

從學生的角色，轉換到教師、警察的社會人士，內涵豐富、外形俊秀，像戴著隱形皇冠的資歷，在他身上閃閃發亮，他是時代的菁英！

附帶一提，從現有的照片之中，未曾看過矢多一生穿鄒族傳統服飾的照片，亦納悶的詢問高英傑老師，他表示從現存的史料確實沒有這部分的照片。[61]歷史學家許雪姬教授訪問時，高英傑曾口述，父親高一生被國民黨政府捕捉後，常有人到家中隨意拿/借/偷物品，許多物品慢慢的莫名其妙消失無蹤。[62]

恩愛的他們，有 11 個小孩，
生活優沃、舒適、倍受呵護。

8．家人

矢多一生工作後一年，於 1931 年和同為鄒族的湯川春子（1913-1999）結婚。

湯川春子，比矢多一生小 5 歲，她出身特富野社 Yulunana 氏，畢業於蕃童教育所，因優越的日語能力和待人處事，被分派到達邦分駐所工作，婚前被送到台南警務課長土居美水（矢多一生在南師後來的保證人和保護人）家中，學習禮儀作法家政實習。[63]

---

[61] 高英傑（高一生次子）口述，2020/12/7，於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62] 高英傑於 2013 年在舊居受訪時，口述：「本來我們這個老家放了很多父親跟別人合照的照片，有些人來了，看到了自己跟父親的合照，就偷偷地收起來帶走，弄得我們的照片愈來愈少。」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 54。

[63]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43。

矢多一生全家福，攝於 1945 年，高英傑說「人數最多的一張」。這一年，他們已經有 7 個孩子，矢多春子體弱，加上眾多的孩子，家中請了數名幫手/傭人幫忙，矢多一生讓家人過著無憂且舒適的生活。 矢多一生與妻子矢多春子，為中坐大人，小孩右 1 起為高英生、右 2 高菊花（矢多一生後方）、右 3 高貴美（夫妻中間後方）、左 1 高英傑、左 2 高澄美（矢多春子後方），矢多一生抱著高英明（小孩懷中抱著洋娃娃，）、旁邊是高英輝（夫妻中間前方）。	高一生與高春芳夫婦，攝於 1950 年，這年高一生 42 歲，高春芳 37 歲（實歲）。

圖片提供：高英傑

他們在婚後總共生了 11 個小孩，幾乎是每 1-2 年生一個孩子，可見矢多一生在增加族群人口數時，有留意到兩胎間隔 1-3 年時間，家屬資料如下表。

表 3 家屬資料

稱謂	日本姓名	漢名	出生	辭世
妻	湯川春子	高春芳	1913/2/2	1999/9/13
長女	矢多喜久子	高菊花	1932/4/8	2016/2/20
長男	矢多英生	高英生	1934/12/23	1945/2/7 （腎臟病早逝）
次女	矢多喜美子	高貴美 （原高喜美）	1935/11/3	—
三女	矢多須美子	高澄美	1938/4/8	—
次男	矢多二生	高英傑	1940/5/29	—
三男	矢多三生	高英輝	1942/6/10	1994/7/10
四男	矢多七生	高英明	1944/8/8	2017/1/21
四女		高春英	1947/3/7	—
五女		高豐玉	1948/11/18	—
五男		高英洋	1950/6/6	2018/9/19
六女		高美英	1951/12/25	—

資料來源：整理自《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高一生獄中家書》、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64]。

這樣幸福美滿的家庭，優沃、舒適、被呵護，將在 1952 年下旬變調，男主人被誘捕後，全家面臨窘境。

---

[64]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183。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附錄二。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132-133。

他溝通族人與政府之間，帶領破舊慣、推廣作物等。
不捨族人從軍當炮灰，難過的譜寫安魂曲。

9·「橋樑」角色的斡旋

矢多一生自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後，學成回鄉，擔任達邦蕃童教育所教師與達邦駐在所巡查（警察）。二戰後，擔任吳鳳鄉鄉長（今阿里山鄉），從官派（1946，兼達邦駐在所所長[65]），到民選（1951/7/15 選出），[66]公職結束於被誘捕（1952/9/10，另被捕捉後 3 個月不發薪[67]）。

不管在哪個時代，他擔任著「橋樑」的角色，溝通族人與政府之間，像是傳承了父親阿巴里在做的事。他是時代的知識青年，但卻不是傳統的領導頭目家族，[68]兩者之間的衝突，勢必遭遇許多困難。

先理解時代背景：

> 原住民部落的真正領導者必須獲得日本統治者的指派任命，這是一項結構性的衝擊。在前述的各類組織中，最受日警重視且視為改造部落社會與文化的是青年團，透過青年團的運作，挑選親日的青年「先覺者」擔任頭目、社長等，日警技巧的將原存於部落的傳統青年組織，轉化並移接至警務人員或教師所掌握的青年團，給予制服，鼓勵其勤練國語〔日語〕，加強日本精神的鍛鍊；這個時期，原住民族面對的不必然是殘酷的武力鎮壓，但是卻是部落社會結構與原有習俗文化產生空前巨變的階段。[69]

---

[65]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302。
[66]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 44。
[67]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66。
[68]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 38。
[69]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

1932 年，阿里山成立達邦青年團（官方輔助團體），由矢多一生擔任團長，青年團的工作大致有破除迷信、推廣作物、廢除室內埋葬與獸骨堂、神前結婚等。[70]室內葬是南島語系特有的埋葬習俗，將辭世親人的遺體彎曲成 N 字型，以黃藤捆緊、「番布」包裹，埋葬於室內 150 公分深的洞穴，再覆蓋石板，掩土踏實。[71]

受過現代教育的矢多一生，做事秉持科學觀念，[72]要改革室內葬的傳統習俗，想必是站在環境衛生觀點，但是族人的反應如何？

可從矢多一生的長女高菊花的口述得知：

> 我們原來的習俗是，人死後用藤席裹起來，就埋在屋子的地方，放一塊石頭為記號，等屋子都放滿石頭後，再搬到別的地方住。父親想改變習俗，讓死人埋在公墓，但他們都不要，父親就在他們到山上做工時，召集年輕人把屍體挖出來埋到公墓去。一些人因為這樣，像方義仲的伯父，很不滿我父親，好幾次想把父親殺掉。父親 stick（手杖）裏藏著劍，當方義仲的伯父從後面舉起刀時，父親就把劍拔一半再用力闔上，他就不敢了。[73]

如同帥氣的動作片電影場景，讓人聯想到前述，矢多一生被認為貌似知名演員賈利・古柏。高英傑（矢多一生次子）觀看父親僅存的手冊，認為：

> 可見他面對事情常採取周延立場，也就是中庸之道，他在日本人強制實施「廢除舊習慣」的時候，成為日本當局和

傳記》，頁 47。

[70]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59-60。

[71]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58。

[72] 終戰後約 2-3 年，有一小段時間，部落上空出現「不明飛行物體」低空掠過，高一生請達邦國小校長林錫奎透過學校課程，應用科學解釋，把此奇異現象輕輕帶過，之後「不明飛行物體」景象也消失。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198-199。

[73]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59。

部落之間的夾板時，也是秉持這個態度。[74]

矢多一生（坐者右 1）擔任巡查（警察）時，巡訪部落於眠月車站（舊阿里山鐵路支線車站之一）附近。一旁類似石猴造型的大石頭，於 1999 年 921 大地震毀損。
從現存照片，極少看到矢多一生露牙、帶有酒窩開懷大笑的神情，是珍貴的史料之一。

圖片提供：高英傑

矢多一生並不是每件事都「順從」政府，也「確實」考量現況（於南師的評語）。[75]

隨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軍員的緊縮，開始對台灣人徵兵，從志願兵到全面徵兵。最早於 1937 年支那事變（中國稱蘆溝橋事變）後的第二次中日戰爭開始徵兵，所涉及的種族與名義繁多，

[74]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207。
[75] 台南師範學校的「操行考查表中留下教師給他的評語包括：確實、努力、順從、寡言、熱心等。」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29。

泛稱為「台灣人日本兵」。[76]

自 1942 年起，「高砂義勇隊」投入日本的南洋戰場，據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教授的研究，矢多一生「因反對日人鼓勵、徵集鄒族青年赴南洋作戰，阻止族人參與高砂義勇隊，而遭駐在所主管斥責，並處罰於青年道場神壇前面壁思過一夜。」[77]

然而，依據高英傑（矢多一生次子）口述，依據當時的時空環境、矢多一生的職務等因素，矢多一生應是阻止親人莊野秋從軍，他是家族的遠親，因急著報效國家趕赴戰場而謊報年齡獲徵召。以當時矢多一生的職位，教師兼警察，如果他要阻止全體族人從軍，應該會像許多日治時期的台灣英雄般，被關入監獄幾個月。[78]

不管矢多一生反對誰從軍，他對鄒族青年志願從軍，採取保守的態度和立場，不願族人犧牲、當炮灰，但親友之中仍有不少青年從軍去。[79]

矢多一生在神龕前面壁思過一天一夜，是怎樣複雜的心情，鄒族還是台灣原住民之中屬人口數稀少的。[80]難怪他「每次到高雄軍港迎回作戰殉難族人骨灰時，總會忍不住難過的以淚和酒。」[81]1944 年，他領回族人骨灰，當晚醉後高唱悲傷曲，譜寫出安魂曲。[82]

---

[76]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許昭榮與台籍老兵的故事（1），https://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4558&Itemid=57（2021/2/19 點閱）。

[77]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49。

[78] 高英傑與大姊高菊花、森田健嗣教授討論的推斷，甚至前年（2019 年）高英傑和塚本善也教授討論後判斷一致。高英傑（高一生次子）電話口述，2021/2/23。

[79]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91。

[80]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76。

[81]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50。

[82]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302。

從待人處事、教育方式，
可看出他理解人性，高 EQ，有智慧、修養並蓄。

10．教育方式&理念

從接下來綜合整理的資料，可以發現矢多一生因材施教的教育觀、理念、與應對進退的智慧。

1935 年（昭和 10 年）10 月 29 日，在台北市明石町警察會館舉辦的「高砂青年團幹部懇談會」，矢多一生的發言紀錄：

> 我的蕃社中現在栽種麻竹成了重要的問題，剛開始，同族中無論老幼沒有一人要栽種。在這樣的氣氛下，不斷解說栽種的好處，矢多請一位有聲望的青年嘗試在栽種。不到數年竹筍的栽種便興盛起來，甚至做成筍乾，利潤從五百元到八百元左右。如此一來社裏的民眾皆來要求種苗，如今已是全社普及的重要產物。[83]

對陌生事物持觀望態度，乃人之常情，矢多一生讓一人先試種麻竹筍，待成果豐收，其他族人自然會跟風栽種，他理解人性，加以運用導向好的一面，發揮公民教育的一環。

矢多一生的教育，讓高英輝（矢多一生三子）印象最深刻的，是「三支杉木苗」。

一日傍晚，母親矢多春子煮了一盤雞肉，一放上桌，三兄弟搶成一團、打架。矢多春子在一旁不知所措的哭泣，說「兄弟打得像是要自相殘殺起來」，矢多一生笑笑說「小孩子打架，不要管他啦！把雞肉拿起來分了就好了」。當天晚上，矢多一生以看「紙戲」為由，帶打架的小朋友們出門，卻往客家人謝其三家方向走

[83]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110。

去，兄弟暗夜行走已在心中升起害怕。到定點時，矢多一生柔和的問「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什麼？」兄弟分別回答「鬼魂」、「打雷」、「毒蛇」。矢多一生才提高音量說「世上最可怕的是兄弟打架！」並用杉木苗打他們，從小腿一直往上打到脖子，最後指著被打到枯萎的杉木苗說「兄弟打架就像這樣！」兄弟低著頭不講話，也不敢哭。最後矢多一生跟謝其三提了一隻雞，四個人烹飪給矢多春子吃，並跟母親道歉。[84]

高英輝覺得「爸爸的教育就是這樣，他會讓你知道你錯在哪裡，清清楚楚的再打。」[85]看起來像是簡單的小事，但矢多一生沒有在事發現場，孩子打架的混亂、妻子無助的哭泣時立即抓狂發飆，而是事後讓小孩知道錯在哪，就算是換到現代，情緒管控也相當不容易，可見矢多一生的高 EQ，智慧、修養並蓄。

北鄒部落位處河流邊緣，小孩喜歡到河裡嬉戲，雖然大人擔心發生意外而時常警告但效果不佳，從高英傑（矢多一生次子）有趣的描述，可以知道矢多一生掌握人心的教育手法。

> 有一個大晴天下午，大姊菊花帶著部落的一群孩子，依舊沿著達邦鐵線橋旁的小路，鬧哄哄地抵達河邊，驅鬼〔驅水鬼動作等於暖身運動〕後下水游泳。當大家都玩得高興時，河流下方傳出怪異的聲音，起初是低沉而短暫的抖音，有如大喇叭聲，接著出現拉長且類似動物呻吟的怪聲，頑童們趕緊離開河面，但是上方也出現了同樣的怪聲。這一群飽受驚嚇的兒童，開始奔跑，五歲的我和十四歲〔大約是 1945-1946 年〕的大姊菊花，顧不了別人，一路逃離現場，哭聲、叫喊聲充斥在山間小路上。後來有一段日子，河邊都看不到小孩的蹤影。之後得知，這次鬼怪聲的導演兼主角是父親，配角兼聲音效果是湯川三雄（Mitsuo）叔叔。他們對著粗大的麻竹桶吼叫，用變造的人聲來嚇小孩。

[84]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81-182。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241-243。
[85]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82。

> 這種嚇人而達到目的的方式，以現在教育觀點來說，也許不是適當的方法，但以那時的部落時空背景來說，也是一種選項吧。[86]

另外，矢多一生的次子高英傑，也生動的寫下這個場景，在 1945 年終戰後，日本人陸續離開台灣，他的父親：

> 有一天傍晚，父親和日本朋友飲酒道別後，爬到我家老屋前面的樹上，手握樹枝，懸吊在那裡。這事驚動了鄰居，以為有人上吊。家人趕過去一看，原來是父親穿著巡查黑色斗篷，很像蝙蝠掛在洞裡的模樣。看到大家過來，就慢條斯理地說：「台灣人不是很像蝙蝠嗎？荷蘭人來就變成荷蘭人;明鄭來就又變成了明鄭人;清國來就改成清國人;日本人來，不得不做日本人;現在嘛，又要成為支那人了！」（註：使用當時的用語）[87]

心思細膩的矢多一生，已經靈敏的嗅覺到，新時代的來臨，將是個未知數。這也是無國之民的悲哀，就像鄭南榕用《舞女》的歌詞的比喻，總是「陪人客搖來搖去」，[88]何時才能自己當主人、出頭天？

---

[86]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73-75。
[87]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89-90。
[88] 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 FB，https://www.facebook.com/nylon407/photos/a.281733873442.142076.227597833442/10153101556523443/（2021/3/4 點閱。）

1985 年 2 月 4 日《自由時代週刊》第 48 期開始，刊登了「做自己主人」為標題的封面內頁。

〈舞女〉是 Nylon（鄭南榕）最喜歡唱的歌，歌詞「啊～誰人會凍瞭解 做舞女的悲哀 暗暗流著目屎 也是裝得笑咳咳……」。台灣就像歌詞中的「舞女」，隨著政權變動而隨波逐流，總是陪人客搖來搖去，做自己的主人，才能出頭天。

圖片來源：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 FB[89]

1946 年 4 月，鍾逸人（後為二七部隊部隊長）原要到達邦的中心國小（今阿里山國中小）就任校長，當時吳鳳鄉鄉長矢多一生到嘉義接鍾逸人，歷經 7 個小時的火車、步行，先到矢多一生家中休息，鍾逸人觀察到：

矢多家的人，上下老幼都一律說日語，而且都是很標準的

[89] 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 FB，https://www.facebook.com/nylon407/photos/a.281733873442.142076.227597833442/10153101556523443/（2021/3/6 點閱）。

日語,禮數與家裡的裝設,也完全跟日人家庭的沒有兩樣,尤其引我注意的是書架上的書,與掛在壁上的洋畫,儘管餐桌上已排滿了平時在日本中上級家庭才能吃得到的珍饌,……

我甚至故意裝傻,指著放在書桌上那本尼采的「芝阿拉士圖拉如是說」問矢多:「那本是什麼書?尼采,這個名字很熟,卻一時想不起來,到底是誰?」矢多當然不會相信我的裝瘋賣傻,但,他仍很冷靜,很有禮貌地說明那本書的大體內容。……接著矢多反問我說:「先生你太客氣了,你應該比我們懂得更多,尼采在德國跟黑格爾、叔本華同享盛名。自從希特勒掌權後,他的『力的哲學』更加風靡世界。你在東京的時候不是也看過了麼?你太客氣了。」

矢多的一席話,將我入山前,對山地人的不正確觀念完全推翻,也使我對矢多的為人和學養,不得不另眼相待,他幾乎叫我招架不住,差一點兒就讓我窘於應付,這些書,果然是他所珍藏的〔鍾逸人原懷疑書畫是被遣返回國的日本友人暫放〕。而且他幾乎都把它變成自己的血肉。他在哲學方面的學養在我之上。[90]

矢多一生在南師所學習的,加上他自己的喜好,內化成生命的一部分,並且寬廣的吸收各方知識,從他子女記憶所及的小事來更認識他。

爸爸常告訴我很多世界上的事,連達賴喇嘛的事都是他告訴我的,那時我們很小,聽了覺得很稀奇,說五歲的小孩就做了國王之類的,很有趣。[91]

[90]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狂風暴雨一小舟》(台北市:前衛,2009),頁 326-328。

[91]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58。

他稱平地人為漢民族，說我們要和漢民族競爭，一定要讓山上的人有好教育，所以要我去讀台中師範。[92]

他很不喜歡和漢民族同化，很希望族人保有自己的文化。[93]

父親跟我說過他對馬克思思想的看法。他說這只是理想，理論上看來是很好，做起來不一定行得通，他自己比較喜歡希臘斯巴達城邦的政治型態，他覺得那是最好的。[94]

父親日本話講得很好，但並沒有忘掉自己的，他和族人講話都是用山地話。但只要有平地人他就講日本話，因為怕平地人聽不懂。父親很強調要講大家聽懂的共同語言。當時外省人都抱怨說:「為什麼大家都講日語？」我父親就說:「大家聽得懂。」[95]

在當時，他連圖博（Tibet 西藏）的事也關注到，真的很特別，並且也富同理心，留意到「說大家都能聽懂的語言」。

矢多一生是「台灣原住民現代文學」的起點，
他的現代詩包羅歌的韻律。
「阿里山上的尼采」，隱喻他在人文的深刻度。

11・飽學的哲人

文學家吳錦發導讀、分析、評議矢多一生的創作音樂，推崇他：

曾接受西式音樂教育，也學習日本俳句詩歌，影響其後的

[92]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67。
[93]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68。
[94]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68。
[95]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81。

音樂及詩歌創作。其歌曲及詩作流露關懷家鄉與族群之情，以及對族群及個人的崇高理想。[96]

從他的兩首音樂〈春之佐保姬〉及〈杜鵑山〉的歌詞，我們可以十分肯定，以詩的標準，那是兩首無論在節奏、意象、象徵上，都絕對是第一流的「現代詩」，反而是台灣詩人現在寫的詩，很多都失了「歌」的韻律，從此種現實看，將高一生的〈春之佐保姬〉及〈杜鵑山〉的歌詩，放回台灣原住民文學領域看待，更富有深刻的啟發意義。[97]

在台灣，在日本，在書寫「台灣文學中原住民現代文學」時，都幾乎把一九八○年代定為「台灣原住民現代文學」的起點。這是不明白高一生那時代意義的文學觀。//高一生的〈春之佐保姬〉及〈杜鵑山〉是道道地地，動人的描述，近現代台灣原住民處境的一流詩歌，一流文學.....。[98]（//表分段，方式引自周婉窈教授[99]）

擔任過文建會副主委、屏東縣文化處長的吳錦發，他獨特見解，來自於走入民間的田野調查而非象牙塔中做學問。他離開公職後，為了傳播台灣歷史人文的思想與內涵，在快樂聯播網主持「發哥開講」的廣播節目，他節目的片頭曲、片尾曲，就是矢多一生的創作音樂〈春之佐保姬〉及〈長春花〉。

透過文學家吳錦發的視角，矢多一生是音樂家、詩人、哲學家，他是日本人刻意栽培的原住民知識菁英，這點眾所皆知。吳錦發還點出「高一生被日本人譽為『阿里山上的尼采』。這句話隱喻高一生，不但在藝術造詣上天才橫溢，在社會、人文思考上，也

[96] 吳錦發，《在轉角，為愛朗讀》（台北市：玉山社，2020），頁 273。
[97] 吳錦發，《在轉角，為愛朗讀》，頁 277。
[98] 吳錦發，《在轉角，為愛朗讀》，頁 278。
[99] 周婉窈，〈優雅內面的創傷 素描高菊花女士〉，《暴風雨下的中師－臺中師範學校師生政治受難紀實》（台中市：中市文化局，2018），頁 291。

有異於常人的深刻度。」[100]從上述矢多一生運用的教育方式，都可以看到這些痕跡。

吳錦發，客家人；矢多一生，鄒族，在各自的族群，發揮相關的長才，處處可見吳錦發對矢多一生的敬重、惺惺相惜。

自 1930 年開始創作音樂，
以教育為出發點，把教材變成歌曲。
寫土地、寫親情、寫愛情，
發揮長才譜寫成一首首感動人的優美樂章。

12．創作音樂

矢多一生音樂方面的長才，突顯他的與眾不同，他喜愛音樂、賞析音樂、創作歌曲。

在那個年代，要從嘉義把鋼琴送到「深山林內」（台語），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次子高英傑曾回憶：

> ……那部 kawai 二號琴，是從嘉義一家叫「音調社」的樂器行購入，先行拆解、火車運送、人工搬運，再組合調音，應該是鄒族第一部鋼琴吧！[101]

> ……這部琴原來的主人移民美國，父親就把鋼琴買回來彈，這在過去也許是個進步行為。據我聽起來，他彈的大多是多瑙河、標題音樂等這一類比較通俗的歌曲，我們從小薰陶在音樂環境中……[102]

---

[100] 吳錦發，《在轉角，為愛朗讀》，頁 276。
[101]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165。
[102] 張炎憲、王逸石、王昭文、高淑媛採訪紀錄，《嘉義北回二二八》（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1），頁 73。

短短幾句，也許看不出其中翻山越嶺的工程浩大，如果再搭配前述，鍾逸人的經驗「自嘉義北門站上車到十字路大約要坐五個小時的火車，再從十字路步行兩個小時，即到吳鳳鄉公所的中心國小所在地的達邦，……」。[103]如此大費周章購入鋼琴的程序，可見矢多一生的重視與喜愛。

長女高菊花記得「父親鋼琴彈得很好。他做了很多歌，有日語的，有鄒族的話的，……」[104]；「小時候父親教我鋼琴，高英傑很小的時候我還教過他，……」[105]。次子高英傑也記得「他喜歡古典音樂，也擅長向人解說分析。」[106]

矢多一生就讀台南師範學校，接受現代音樂教育，他的音樂成績從第一學年的學年平均成績為「七」分（滿分為十分），到最後一年演習科（教學實習）的學年平均成績為「九」分（當時一個學年有三個學期），他在「音樂」方面，和「修身」、「實業」這三科，同樣有接近滿分的好成績。[107]

從已知的資料，〈長春花〉譜寫於 1949 年春天的下午，獻給深愛的妻子高春芳，[108]創作源起：

> 這首歌據說是高一生剛得到第一架鋼琴時，有一天有感於屋外美麗的福祿考（フロクス）花，在風中搖曳的姿態，隨手彈出的曲子。他平日常與春子一彈一唱是孩子永遠難忘的記憶。[109]

---

103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狂風暴雨一小舟》，頁 326。
104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59。
105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70。
106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 45。
107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29。
108 野火樂集，《鄒之春神高一生》CD 歌本，2006，頁 16。
109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122。

從資料看來，鋼琴是 1949 年購得，但可不要誤會，是此時才開始有歌曲創作，其實他發揮音樂長才已久，總的來說，以教育為出發點，把教材變成歌曲以便教學。高英傑（矢多一生次子）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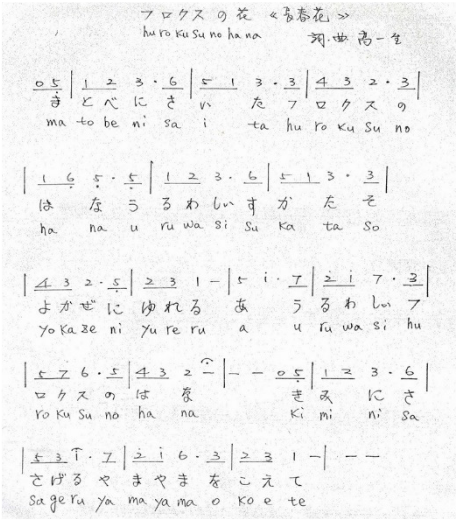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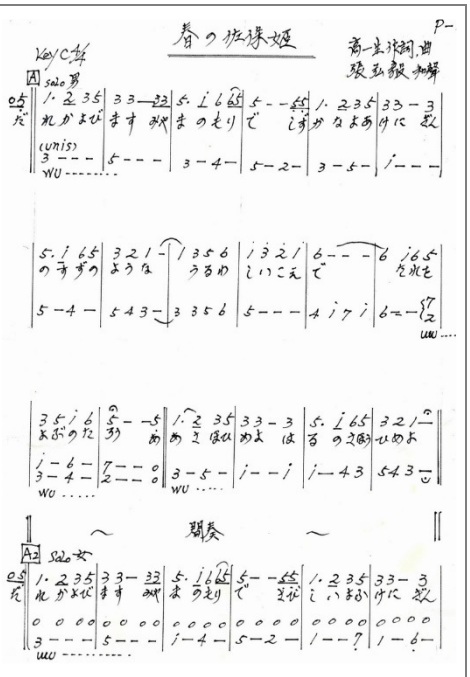
> 父親自一九三○年代於台南州嘉義郡阿里山蕃地達邦駐在所屬達邦蕃童教育所擔任教師起，開始創作歌曲。由於原住民學童喜歡歌唱，因此在各科教學和音樂科做連絡教學活動，如〈打獵歌〉及日本神話故事「Yamata no Orochi」（八岐の大蛇）歌舞劇（已失傳，但筆者還記得部分歌調及劇情）是典型的例子。四○年代更將台灣歌謠及日本流行曲配上鄒語歌詞，教唱部落民眾。父親在太平洋戰爭前後寫了許多歌頌山川、河流、遷徙、勞動、部落、親情的歌曲。[110]

〈登山列歌〉創作於高一生剛接任吳鳳鄉鄉長，對新時代充滿期望，歌詞描述搭阿里山火車從嘉義車站上到東埔，沿途經過的地名、地貌風景，最後看到鄒族靈山大塔山、鄒族聖山八通關（玉山），[111]完全把地理教育放入朗朗上口的歌曲中。

為了鼓勵族人移民到矢多一生爭取的新墾地新美、茶山，他於 1950 年譜寫〈移民之歌〉、〈思念親友〉、〈朋友即將遠離去〉的歌曲。廣為人知的〈杜鵑山〉、〈春之佐保姬〉則是被關在獄中的 1952 年，思鄉、思親的創作。[112]（在此僅列部分歌曲）

---

[110]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23-24。
[111]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235-236。
[112]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304-305。

	
〈長春花〉簡譜版。	〈春之佐保姬〉無伴奏樂譜（第 1 頁）。

圖片提供：高英傑

相較於傳統鄒族歌曲的單調和稀少，[113]高一生帶入現代的譜寫方式，使歌謠更豐富生動、更具內涵，緊扣親人牽絆、族群情誼、土地情感等素材，將他的長才融合轉變成一首首感動人的優美樂章，寫土地、寫親情、寫愛情，傳唱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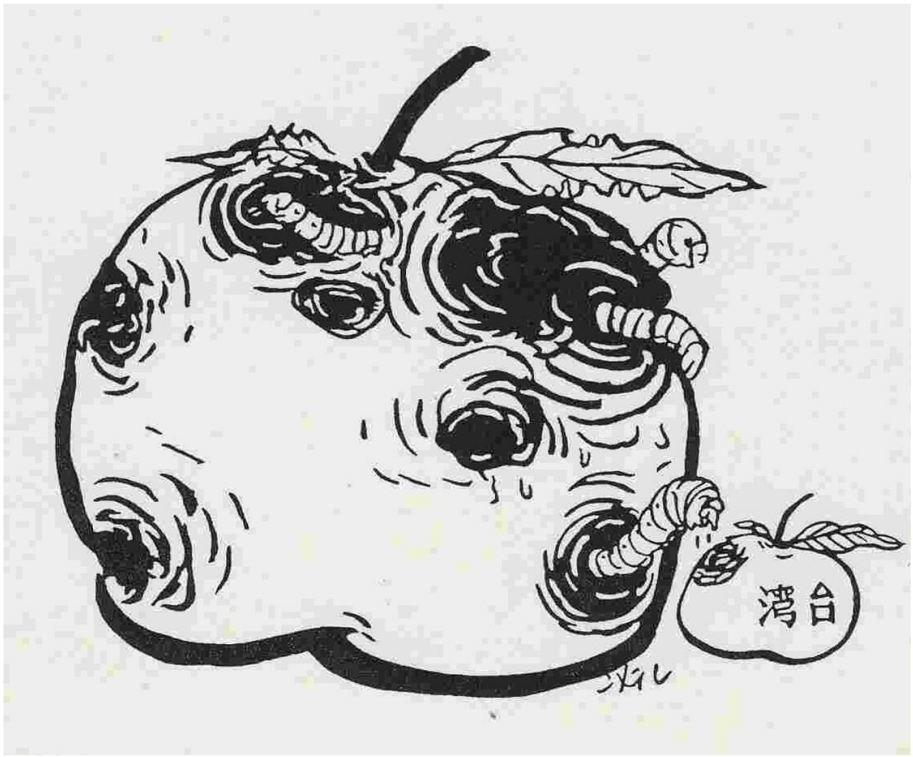
他成為「鄒族對外的代表與對內的領袖」，
隨即擔任吳鳳鄉鄉長兼達邦駐在所所長。

13．國府時代

矢多一生，日治時期刻意栽培的菁英，擔任教師與警察的職務，

113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125。

國民政府時期，他擔任可以發揮更大作用的鄉長兼達邦駐在所所長，他的作為幾是以整個族群盛衰榮辱為已任。
（達邦村是當時的鄉公所，行政、警政中心，鄉公所於 2003 年遷移到樂野村。[114]）



1947 年 3 月，《時與文》週刊的一幅漫畫「勝利之果」，「一筆畫破」戰後台灣的處境，被充滿蛀蟲的中國吞噬。

圖片提供：李筱峰

二戰後，矢多一生在所謂「光復初期」，代表鄒族與新政權幾經接觸，就像是「鄒族對外的代表與對內的領袖」。[115]緊接著，1946 年，已改漢名的高一生，[116]擔任台南縣吳鳳鄉（今嘉義縣阿里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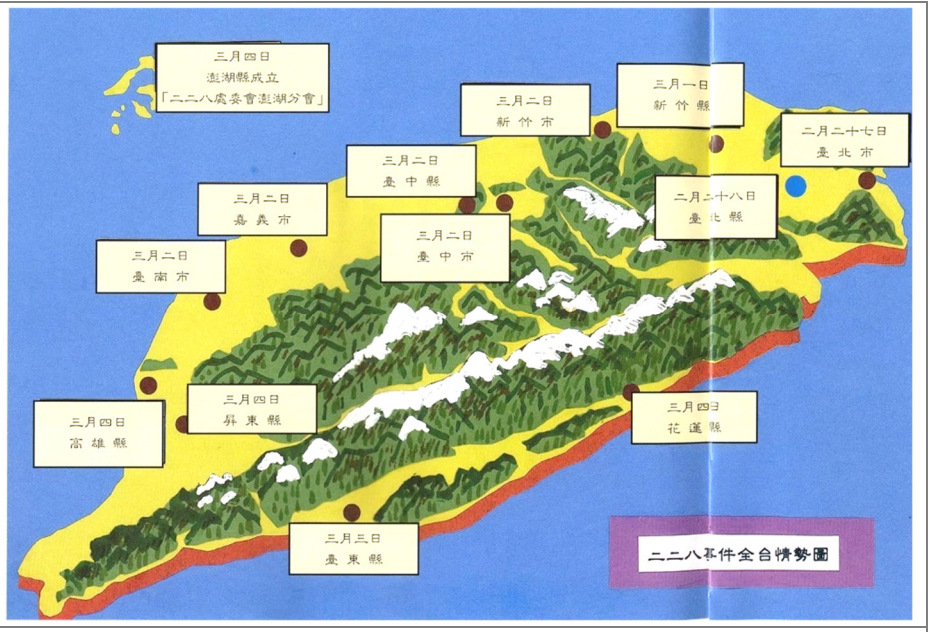
[114] 陳素貞，〈我為什麼要寫高一生〉，《台灣文藝》1 期（1994 年 2 月），頁 76。維基百科/阿里山鄉，https://zh.wikipedia.org/wiki/阿里山鄉（2021/2/28 點閱）。

[115]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51。

[116] 高一生於 1945 年底以後改漢名，但一般人仍稱他為「矢多先生（やだ せんせ

鄉）鄉長，為首任鄉長（官派），兼達邦駐在所所長，[117]成為行政首長與警察的合體。此時基層公務人員，仍是鄒族原住民，與當時都會區的公務人員被外省人壟斷有所不同。[118]

很快的，全體台灣人大開眼界的「體驗」國民政府的「劫收」。台灣島嶼被全面掠奪，政府等於土匪，連傳染病也「光復」台灣，不勝枚舉的違法亂紀社會事件，米糖產地的台灣竟缺糧，民怨如同即將噴發的壓力鍋。[119]



228 事件，全台各地人民，有行動的日期。抗爭分成兩種方式進行，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另一種是武裝抗爭路線。

圖片提供：李筱峰

い，yada sen sei）」。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302。高英傑（高一生次子）回覆 mail，2021/2/5。

[117]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302。

[118]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97。

[119]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3 月做洪水（1）：228 事件的前因，https://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8237&Itemid=191（2021/2/20 點閱）。

終於在 1947 年 2 月 27 日的緝煙血案，再也按捺不住的人民，被徹底激化。隔天 2 月 28 日，民眾到行政長官公署前請願（日治時期抗爭經驗）卻被軍警以機槍掃射，國家暴力不止於此，更到市區無差別開槍掃射民眾，視人民為暴民。事件隨即透過放送局（廣播電台）傳播，全台蜂起。誰也沒料到，在 3 月爆發「洪水」，讓人民遭遇腥風血雨的 3 月大屠殺。

嘉義市區、紅毛埤、水上機場皆有攻防，
劉厝庄遭國府軍血洗。
嘉義火車站前分三批共 16 人遭槍決，駭人聽聞。

14．嘉義 228 歷程[120]

根據資料，1947 年 228 事件爆發後，3 月 2 日下午，數十名年輕人從台中、彰化到嘉義，在火車站和噴水池之間演講，號召民眾加入抗爭行列，市民受影響進而包圍嘉義市長孫志俊官舍和警察局，騷動延燒至嘉義。

3 日，市民召開市民大會，成立「嘉義 3．2 事件處理委員會」，後更名為「嘉義市 228 事件處理委員會」。孫志俊市長要求駐守東門町的士兵進入鎮壓。群眾從廣播得知衝突消息，趕赴嘉義支援市民，反攻成功，接收市政府。

4 日，孫志俊市長和軍隊退到嘉義中學山仔頂營地，羅迪光營長從山仔頂砲轟市區，市民死傷無數。228 事件處理委員與羅迪光營長會商，未果，軍隊和市長退到紅毛埤（今蘭潭）和水上機場（今嘉義機場）。

---

[120] 「嘉義 228 歷程」，此段整理自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記錄，《嘉義驛前二二八》（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6）頁 1-4。（原著作出版年：1995）

5 日，盧鋼欽牙醫師打電話請阿里山鄒族原住民下山維持市區治安（另一說，為林立醫師電請高一生協助）。民眾和嘉義民兵等 3,000 多人向紅毛埤和水上機場攻擊，民軍傷亡 300 多人，並斷絕水上機場水電。

6 日，羅迪光至 228 事件處理委員會和陳復志（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會商。

7 日，鄒族在湯守仁率領下加入戰鬥，羅迪光部隊從紅毛埤退到水上機場，撤退沿途捕殺台灣人。民方依約恢復水上機場自來水。水上機場收到來自台北的空運彈藥。

9 日，水上機場得到第三次彈藥補給，軍隊衝入附近的劉厝庄（今 228 國家紀念公園所在地），血洗。

10 日，228 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和談七條件，孫志俊市長和羅迪光營長已知中國援軍 8 日登陸基隆，不予理會。鄒族部隊知道將以和談解決，撤回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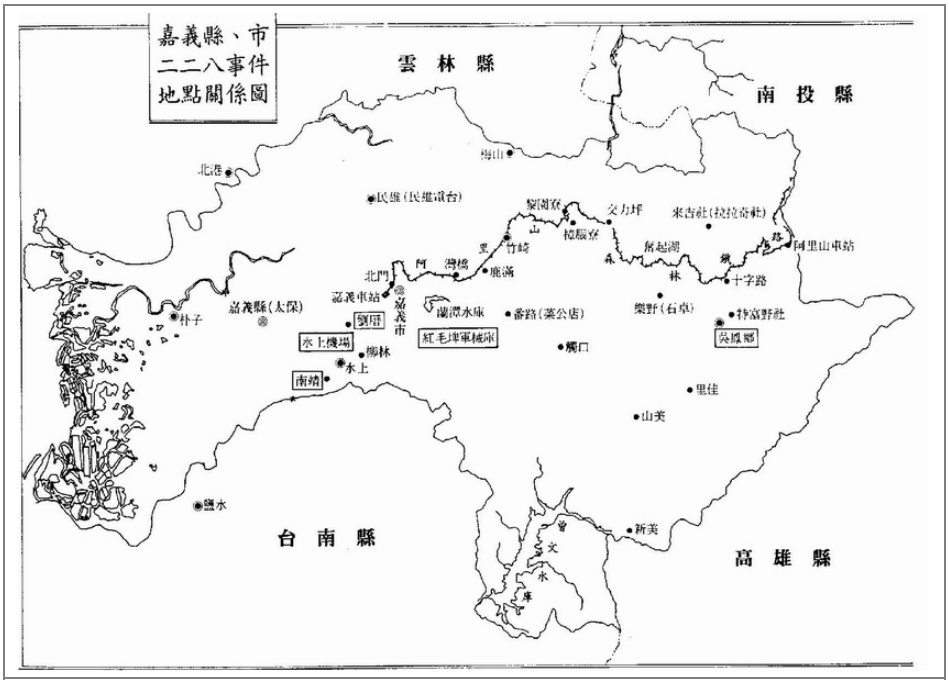
11 日，國府軍援軍已至，228 事件處理委員會為減少傷亡，派出和平使到水上機場談判，被扣留（和平使：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市參議員陳澄波美術家、市參議員潘木枝醫師、市參議員柯麟戲院老闆、市參議員林文樹、市參議員邱鴛鴦、市參議員劉傳來、王鐘麟律師）。

接下來，國民黨展開清鄉、逮捕、整肅、槍殺行動。嘉義火車站前分三批共 16 人，遭遊街、槍決示眾，殺雞儆猴，殘酷手段超過其他縣市。

鄒族英勇善戰，有領導能力、武器自保、反抗能力，
官方不敢輕舉妄動，但點油做記號。

15．鄒族參與 228 戰事

雲嘉的抗爭、反抗之中，與原住民相關的，就屬鄒族青年。被稱為「高山部隊」、「奮起湖部隊」。



關於鄒族參與 228 戰事，搭配「嘉義縣、市二二八事件地點關係圖」將更易明瞭地理位置。

圖片來源：《口述歷史 3》[121]

王逸石先生訪問口述歷史時寫到：「處委會也委託阿里山原住民下山援助，湯守仁帶領下的高山部隊在機場外防禦。」「我們此次採訪到罕為人知的奮起湖部隊，並收錄阿里山鄉長高一生子女

[12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口述歷史 3》（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14。

的訪問記錄。」[122]

國民政府軍隊在嘉義市內開槍掃射，鄒族為何會下山協助？

根據鍾逸人（二七部隊部隊長）的說法，「這時青年團［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的成員，如李曉芳、王甘棠、盧炳［鈳］欽、張振通等人感到事態嚴重，才由青年團嘉義分團盧炳［鈳］欽出面，打電話給吳鳳鄉鄉長高一生，要他快派山地原台籍日本兵，來嘉義幫忙維持治安。」[123]

見證者李曉芳(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幹事[124])類似的說法為：「但是當時警察憲兵都跑了，所以才請阿里山湯守仁他們來。不然嘉義沒有組織，不可能維持治安，青年團裡也沒有這樣的組織。」「盧鈳欽和湯守仁比較熟，是他打電話給湯守仁，請他下山來的。結果我們這個決定竟害湯守仁和高一生後來被政府殺死。」[125]

但是，另外的說法，依據根據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教授的研究：

> 3 月 2 日，戰火已經延燒到嘉義，經常進入山區診病的竹崎道生醫院醫師林立等漢人，請求高一生派人下山支援民眾維持治安。這個時候高一生召集相關幹部討論應變方式，後來形成 2 項主要決定：一是應嘉義士紳的請求，派出隊伍參與地方治安的維護，二是保護新營台南縣政府外省籍主管人員的安全。[126]

---

[122]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3。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6。

[1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口述歷史 3》，頁 37。

[124] 王世慶，〈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與二二八事件（初探）〉，《史聯雜誌》21 期（1993 年 6 月），頁 9。

[125]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234。

[126]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55。

林立醫師，1927 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1934 年於竹崎開設道生醫院，對同庄貧苦病患免費診療，因竹崎位於原住民與漢人交界處（原接觸點為「觸口」，鐵路開通後改為竹崎[127]，觸口變第二選項[128]），也醫療鄒族，和族人關係良好。資料記載「因共同歷經二二八事件，他 [林立] 和鄒族菁英吾雍・雅達烏猶卡娜（Uyongu Yatauyungana，高一生），有著深厚的情誼、具有相同理念、共同行動的立場，甚至透過義診與資助，改善原住民的生活。」[129]

高菊花（高一生長女）記得父親與林立醫師之間的情誼：「還有一個人叫林立，他是父親很好的朋友，但不是同案。他要離開山上的時候，父親很不捨，還哭了，我有看到。他可能是離開阿里山之後才被抓的吧。」[130]

不管哪一種說法，「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盧鋼欽打電話請阿里山鄒族原住民下山」，[131]或是林立醫師等漢人請求高一生派人下山，鄒族下山到嘉義市協助是事實，時為鄉長的高一生雖然沒有親自帶隊，但，勢必是決策的重要因素。

高一生一方面指派部落青年帶領台南縣長袁國欽等人上山（山美村）暫避，並將來者攜帶的武器集中保管，由族人負責其安全。另一方面指示湯守仁徵召有作戰經驗的台籍日本兵（約 60-200 人）到樂野村集合，3 月 3 日出發到奮起湖車站搭火車下山，到達竹崎時再換卡車，行經鹿野、內埔、番路進入市區，進駐「營光舍」。[132]

---

[127] 竹崎舊稱竹崎頭。引用之原文為高英輝（高一生三子）口述：「最早平地人和山地人接觸，是在觸口，但是後來阿里山鐵路開通以後，接觸點便在竹崎。」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75-176。

[128] 高英傑（高一生次子）電話口述，2021/3/10。

[129] 黃龍興、鄭宗德、劉玉燕編輯，《醫人治世：白色恐怖受難醫師群像》（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頁 6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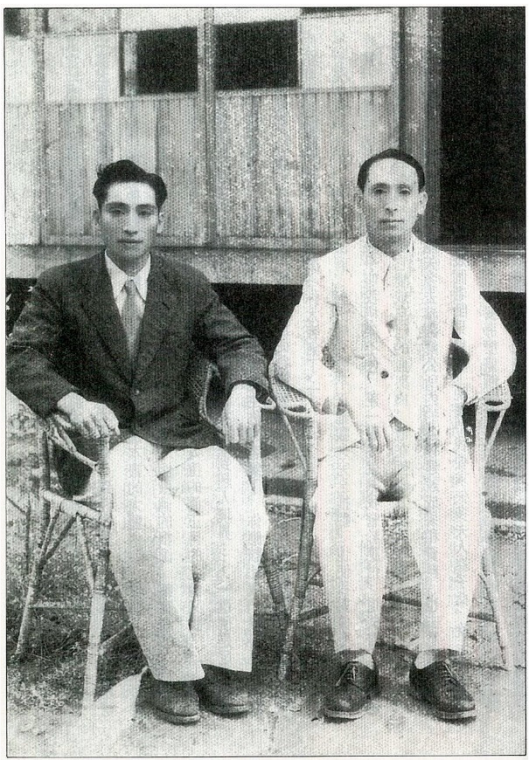
[130]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 49。

[131]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嘉義驛前二二八》，頁 3。

[132]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

（推測被稱為「奮起湖部隊」，是因在此搭火車下山。）

高英傑記得聽說：「當時還有一隊留守觸口，因為我父親──當時的鄉長高一生說，不能讓所有男子都出去，山上還有婦孺要保護，所以父親帶一批人在觸口等消息，沒有出來。又留一些年輕人要保護山上的族人。」[133]



湯守仁（左）為高一生（右）妻子高春芳的堂弟，攝於「營光舍」。嘉義市到達邦，路途遙遠，坐火車加上步行約需 7 小時。因此，戰後高一生向政府爭取位於嘉義市的一棟日產，命名為「營光舍」，做為鄒族學生宿舍和族人住宿會館，228 期間曾是鄒族部隊臨時指揮部。[134]

傳記》，頁 55-56。

[133] 張炎憲等採訪紀錄，《嘉義北回二二八》，頁 53。

[134]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55-56。

圖片來源：翻拍自《辛酸六十年（上）狂風暴雨一小舟》[135]，原圖由高英傑提供

這裡的一段小插曲是，據早期投入 228 與白色恐怖研究的張炎憲教授採訪：「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歷史嫌隙猶在，鄒族仍慨然應允下山協助。高山族部隊一行行至竹崎，部分族人怕被漢人出賣，欲行又止。據吳慶年教授的口述，直到台南工學院學生至竹崎迎接，鄒族人以年輕人熱誠可信，才決心下山支援。」[136]

有過南洋作戰經驗的鄒族青年，由湯守仁帶領，先是包圍紅毛埤第 19 軍械庫，將國府軍打輸逃跑前來不及催毀的武器彈藥帶回營光舍，再分成兩批使用，「一組由方義仲（時為達邦村村長[137]）指揮協助青年學生維持市區治安，一組由湯守仁指揮參與包圍嘉義機場」。[138]

深刻理解人性的張炎憲教授，敘述這段感動人的歷史：「原住民英勇善戰，維持嘉義市內治安，攻打紅毛埤火藥庫，圍堵水上機場，均有卓著表現，逼使官方軍警撤退入機場，軍隊亦不敢輕舉妄動，攻打嘉義市。」[139]

此時期的大家，熱血青年憑著熱情與責任感，為保衛家園挺身而出抗爭，保護族人、保護漢民族，慷慨仗義的他們，沒想到中國人個性陰沉，已被「點名做記號」，從後續的監控、秋後算帳可知。

混亂局勢中，3 月 10 日，228 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和談七條件，不被已知有援軍的官方理會。鄒族部隊知道將以和談解決，連夜撤退，將武器帶回山上。情況急轉直下，3 月 12 日，得到援軍的國

---

[135]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狂風暴雨一小舟》，頁 327。
[136] 張炎憲等採訪紀錄，《嘉義北回二二八》，，頁 13-14。（原著作出版年：1994）
[137] 高英傑（高一生次子）口述，2021/2/23。
[138]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56。
[139] 張炎憲等採訪紀錄，《嘉義北回二二八》，頁 14。

府軍隊進入市區，進行恐怖報復，「肅清叛亂分子」。[140]

3 月中下旬，在雲嘉地區殘忍屠殺的國府軍，進到吳鳳鄉，卻態度 180 度轉變，高英傑（高一生次子）說「這次他們一反在斗六、虎尾、嘉義等地區的惡劣行徑，突然變成有規律的隊伍，沒有挑釁、沒有示威、沒有搜索等行動，就是因為我們有槍械。」[141]有領導能力、有武器自保、有反抗能力，是國民黨所防備的。

4 月中旬的清鄉期間，國民黨調查參與事件的族人，高一生和湯守仁在台南縣長袁國欽接待下，辦理自新，達成繳交武器的協議，國民政府表面上不追究。[142]看似奇怪的作為，觀察人性透徹的張炎憲教授精準形容：「官方在劣勢時，迅速逃難妥協；在強勢時，立即報復屠殺。」[143]後續發展，確實如此。

危難時鄒族下山支援台灣人，張炎憲教授點出難能可貴之處：

> 四十七年前〔撰於 1994 年〕，鄒族人拋棄與漢人之間的嫌隙，義助嘉義市民，鄒族人的英勇表現和領導者容納漢人的心胸，已突破過去原住民和漢人界限。這種開闊的行動，應歸功於高一生的堅持。當初鄒族領袖、阿里山鄉長高一生認為鄒族應該接受現代教育，應與漢人平等競爭，爭取自治的權利，高一生高瞻遠矚的想法四十七年後的今日，仍具新義。漢人應自我反省，莫要忘記四十七年前鄒族人與台灣漢人併肩合作的歷史。[144]

確實，高一生「開闊的行動、高瞻遠矚的想法」，即使到 74 年後

---

[140]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嘉義驛前二二八》，頁 4。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4。

[141]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124。

[142]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57。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302。

[143] 張炎憲等採訪紀錄，《嘉義北回二二八》，頁 12。

[144] 張炎憲等採訪紀錄，《嘉義北回二二八》，頁 14。

的今日，仍望塵莫及。

他熟知山地行政業務，已有建設部落未來遠景的理念，
與其說有自治想法，不如說他最關心鄉土、族人，
卻被獨裁統治者視為圖謀反叛。

16・自治藍圖

時序回到 228 事件發生之初，亂世之中，台灣人提出自治要求，[145]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政治改革，[146]由 228 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王添灯草擬「32 條處理大綱」，第一點即「制定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範」。[147]

無獨有偶，自治亦是高一生在紛亂時局所思索的議題。如同他從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前夕的構想，「吾村的地方自治化，並不是掌握在官府手中」、自治以經濟為基石。

1947 年 3 月 17 日，鄒族部隊撤回部落後，一封以矢多一生（當時一般人對高一生的稱呼）、安井猛（安猛川，時為樂野村派出所所長[148]）為署名的邀請函，以及一張高山自治區組織簡圖的附件，邀請函內容為「邀請山地各鄉派代表至霧社開會，組織高山族政府。」[149]

邀請宗旨為：

混沌タル台湾ノ社會情勢ハ吾等高山地區ニモ影響シ產

---

[145] 李筱峰、陳孟絹，《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1・2015 年增訂版》（台北市：玉山社，2015），頁 69-74。
[146] 〈告全國同胞書〉，《台灣新生報》，1947/3/7。
[147] 〈三十二項要求，處委會已向陳長官提求〉，《人民導報》，1947/3/8，2 版。
[148] 高英傑（高一生次子）電話口述，2021/2/23。
[149]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 號（2014 年 10 月），頁 14-15。

業、教育、衛生等ノ諸建設ニモ支障ヲ來タスコト尠カラズ。依ッテ吾等ハ新タナル構想ノ下ニ高山地區ヲ理想鄉ニ致ス可ク政府ノ指導ヲ仰ギ且ツ平地人特志家ノ支援ニ基キ高山地帶（山岳全部）一帶ヲ主体トスル高山地區自治行政ヲ檢討シ現今ノ社會不安ヲ一掃シ明朗ナル高山地域ヲ建設セントス。

（臺灣的混亂社會情況，也影響吾人高山地區，對於產業、教育、衛生等各種建設，產生不少的阻礙。因此吾人在新構想之下，應可將高山地區化為理想鄉，仰承政府的指導，而且基於平地人有志者的支援，檢討以高山地帶為主的高山地區自治行政，消除目前的社會不安，建設明朗的高山地區。）[150]

自治理想，並非憑空妄想。張炎憲教授剖析，要追溯到 1935 年 10 月 29 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在台北市警察會館召開的「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談會」，主題在討論提升原住民生活，與會者是政府刻意栽培的原住民菁英，這些原住民新生代的中堅分子，被「理蕃」當局視為各族先覺者、未來的領導人，鄒族的代表即為矢多一生、安井猛。[151]

矢多一生發言囊括麻竹栽培、埋葬習俗、水田耕作、獸骨堂等方面，並「述說鄒族行政建設的具體事例，並期望鄒族的生活可以一步一步地逐漸改善，努力將鄒族部落建設為『裕福な村、平和な村、國語な村』」。[152]

張炎憲教授解讀：

由邀請函的敘述語調之中，可以得知原住民對於自治概念並非陌生，否則豈能開會商議？而且在內容中提出產業、教育、衛生等項目，起草者對於山地行政業務，想必具有

[150]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 號，頁 15。
[151]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 號，頁 15-16。
[152]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 號，頁 16。

某種程度的認識。……

……由此可見高一生在此時已有建設部落未來遠景的理念，而且高一生又身兼達邦警察官吏駐在所巡查，乃是山地行政業務的執行者，對於理蕃當局掌管的行政、經濟、教育、產業、衛生、治安等各項業務，應有某種程度的認知。高一生在日治時代對山地行政業務的歷練，適為爾後在國民政府時代出任吳鳳鄉鄉長並執行山地行政業務一事奠定基礎。

原住民自治商議邀請函在 1947 年的出現，無異表示原住民熟知山地行政的業務，而且也表現原住民建設家鄉的冀望。高山自治區之組織規劃，頗有日本時代理蕃警察的行政組織架構，或許由於起草人以理蕃警察的組織及其業務為參考來源。在國民政府時代，高一生以鄉長之位階，銳意進行山地建設，雖然來自日本時代的理念和經驗，但阿里山地區具有地下武裝基地和匪徒逃亡之地等印象的特殊複雜環境，易使國民黨政府聯想自治行政和建設。……[153]

這樣的理想，與矢多一生告訴長女高菊花自己「比較喜歡希臘斯巴達城邦的政治型態」，[154]是一致的。

張炎憲教授將 1947 年自治邀請函，和 1950 年 5 月 22 日《中央日報》陳學明記者的〈山地建設進步中－臺南縣吳鳳鄉山胞訪問記〉專題報導一起分析，報導內容「敘述在吳鳳鄉達邦村的專訪及其印象，並提及吳鳳鄉在行政、經濟、教育、衛生方面等建設」，其中經濟建設分為農業、林業、畜牧、新美農場。[155]

張炎憲教授綜合後讚揚高一生：

[153]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 號，頁 15-16。
[154]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68。
[155]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 號，頁 16-17。

……吳鳳鄉的建設進步，有所成果，自然和鄉長的遠見和擘畫有關，而其時的鄉長正為高一生。

……高一生在日治時代由於職務的關係，對於提昇鄒族人生活水準的問題，諸如增進鄒族子弟的教育程度、推廣農業新知、改善衛生習慣等，經常思考籌畫，希冀鄒族部落的未來得以邁向富庶境地。因此在記者的觀察下，鄒族處於積極建設的狀態，而攸關族人生活水準的經濟建設，更是不遺餘力。

……如此的銳意建設，如非有遠大目標和全盤規劃，不能為之。

……若謂高一生有自治的想法，倒不如說高一生最關心之處為鄒族村落的建設、鄒族人之生活水準，即鄒族人之光明的未來遠景。[156]

張炎憲教授精闢的剖析與感動人的文字，再多的補充，都是多餘的。

對鄒族來說，有一位優秀的領導者時時刻刻為族群設想，以族群的利益為出發點，是美事一樁。然而，站在統治者的角度，事情可就不是這麼一回事，尤其是獨裁統治的國民黨，認為原住民主張自治，就是「意圖顛覆政府」、「叛亂行為」、Trouble Maker。

這份討論高山地區自治的會議，後來雖未如期舉辦，[157]但邀請函已被南部綏靖區司令部視為「匪徒文告」，[158]1947 年 4 月 2 日的台灣南部綏靖區司令代電文稿紀錄：

---

[156]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 號，頁 17-18。

[157]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302。

[158]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 號，頁 14。

……據高雄縣警察局陳局長鈞部派駐高雄情報組蔡組長來部面稱：

（一）台南縣吳鳳鄉自稱代表矢多一生、安井猛 2 名，共同署名發出油印通知鼓動高山族，每鄉派 2 名於 4 月 10 日台中霧社開會，圖謀反叛，……

（二）高雄縣於 4 月 1 日召集高山族代表，即高山族頭目會議時高山代表自動報告說，也接到上項油印通知，誠懇表示決不附逆，絕對服從政府法令，同時他們建議仍拿著是項通知，去霧社開會，藉作如下工作：(1) 勸導其他高山族勿為奸匪利用；(2) 利用高山族力量，將潛匿高山地區奸匪捕獲解辦；(3) 高雄縣屬高山族佔全省高山族總人數三分之一強，高雄縣屬之高山族可以起領導作用，高雄縣府對高雄縣屬之高山族有絕對把握不致參加叛逆行為。……[159]

張炎憲教授看出「整肅異己，秋後算帳是中國傳統政治的手腕。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初嚐到國民黨鎮壓殘殺的滋味。」[160]鄒族因為 228 紛亂下山支援漢民族、追求烏托邦理想的高山自治，已被圈選成摧毀的必要目標，只待時機成熟收網。

他建設鄉土的行政、經濟、教育、衛生，
冀望完成龐大的藍圖。
也是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的始祖。

17・建設吳鳳鄉（今阿里山鄉[161]）

---

159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76。

160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記錄，《嘉雲平野二二八》（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1），頁 7。（原著作出版年：1995）

161 吳鳳鄉為舊稱，1989 年改名阿里山鄉，最大的部落為達邦，是該鄉的行政、警

1947 年，經過 228 腥風血雨、3 月召開高山地區自治會議未果、4 月辦理自新，高一生繼續專注原本的理念，建設鄉土、帶領族人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他為族人爭取新的開墾之地，向台南縣政府申請原日本軍用牧場畫入吳鳳鄉範圍，取名為「新美（原 Takupuyanu 聚落，新而肥沃之地）」和「茶山（原 Cayamavana 社聚落，此地鄒語音近似日語的 chayama，以之取名茶山）」，並鼓勵族人移居，投入農耕。[162]以這兩處新墾地，於 1948 年 11 月向省政府申請設立的「新美集體農場」，任命杜孝生醫師（同母異父之弟）為農場場主。[163]高一生的作為，正是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的始祖。[164]

新墾地地勢低，與鄒族原居地的緯度、海拔、地理、氣候有差異，以致剛開始移居的意願低，高一生持續勉勵族人，並創作努力工作的〈工作歌〉等多首曲目，族人才慢慢的改變想法，至今歌曲仍傳唱於部落。[165]

他可以為了改革農作生產技術，到處尋找適合的新農作物品種，示範作物栽培或定耕；或是為了籌措建設經費向上級報備要砍伐阿里山林木；或是「爭取阿里山閣旅社、成立農特產運銷處、種植杉木作為鄉公所造產」。[166]在他後來寫的「獄中家書」，確實看到他時常叮嚀哪個時節，要注意哪樣要採收、哪樣要開始播種前

政中心，鄉公所於 2003 年遷至樂野。https://zh.wikipedia.org/wiki/阿里山鄉（2021/2/23 點閱）。

[162]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237。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302。高英傑（高一生次子）電話口述，2021/3/10。

[163]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303。

[164]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4。

[165]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59、62。

[166]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58-59。

準備……等農產品知識；或是食物營養、食物製作等教導婦女家事班講習。

他也爭取在嘉義市設立公營的「民生商店」（農會前身），讓族人放心做生意，免除中盤商的層層剝削，[167]商店主任為達邦村村長方義仲。

1949 年 3 月 18 日，他讓達邦和特富野部落，於夜間定時供電，乃運用自「十字路東南方曾文溪支流長谷川溪一帶與阿里山林務局發電所的電力」，照明設備大大改善族人工作和讀書時間。[168]

這項全族福利，在 1952 年 9 月 10 日他被誘騙捕捉後，發電設備無人管理維護，至 1959 年 8 月 7 日的八七水災受損斷電，再次復電，要等到 10 年後的 1969 年了。[169]
（一說為 1951 年草嶺山洪爆發沖毀，經過漫長的 18 年，才於 1969 年復電。[170]）

一位心繫人民福祉的領導頭人，真的很重要。高一生的建設，以族人為出發點，是龐大的藍圖。每件事情的完成，從在腦中想、著手規劃，付諸實行時碰壁、修改、完成，都需克服種種困難，站在第一線的實作者，最能體會過程的磨難。

高一生會的事情很多元，是全方位的天才，為了建設鄉土，再不會的事都去學習，自習後再為族人量身定造，讓族人得以謀生存，給釣竿更強於給魚吃，是「部落生活改善的推動者[171]」。他看出

---

167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 37、47。

168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303。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59。陳素貞，〈杜鵑山變奏曲〉，《台灣文藝》2 期（1994 年 4 月），頁 39。

169 陳素貞，〈杜鵑山變奏曲〉，《台灣文藝》2 期，頁 39。

170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59。

171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23。

教育、農耕與經濟，是自治的基本條件，也朝這些面向努力。

套句現在的用語，高一生在地出身，出身基層，這樣自立自強的高山自治，是最適當不過的行政首長，卻成為獨裁者的心頭大患。1949 年 12 月 7 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敗退來台，[172]也就是 228 大屠殺兩年後，已進入戒嚴時期（1949/5/20-1987/7/15），潰逃來台、處草木皆兵的國民黨有所動作。

> 臺灣的山地管制措施逐漸調整成中央國防力量進駐，封鎖管制山區的出入，即使原先居住在當地的原住民進出，也受到管制必須查驗證件，已然造成原住民進出居住區域時的不滿。[173]

入山要看證件、管制，高英傑（高一生次子）也記得：

> 戰後，奮起湖那邊成立了一個保安司令部阿里山指揮所，要管制人員進出，所以入山的時候，在竹崎，大家都要下車檢查身分證，湯守仁常常不配合檢查，我爸爸倒是會乖乖排隊受檢；到了奮起湖，又要檢查一次，他還是不理睬。下山之時則不用再檢查，……[174]

對一向自由派習慣的原住民，出入山區要被管制查證，不便、擾民，已有不滿。

自從中國武漢肺炎傳染病爆發（2019 年），人們日常生活習慣被迫改變，出入指定的公共場所需要實名制、量體溫、戴口罩，比以往多一道程序，其繁鎖，可以想像原住民出入家門卻要被查驗的困擾與不滿。

---

[172] 李筱峰，《台灣史 101 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 294-295。

[173]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 卷 1 期，（2015 年 3 月），頁 56-57。

[174]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 48。

情治人員捕風捉影，對高一生、湯守仁進行「政治發展」，
臥底、跟監，並部署分化與清鄉工作，
另一方面進行懷柔、攏絡，使其卸心防。

18．遭設局「政治發展」

1950 年 4 月 25 日，保安司令部特務逮捕「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簡吉，接著追捕同夥，後於 10 月 5 日逮捕「匪諜」劉水龍，「牽扯出台南縣吳鳳鄉鄉長高一生等原住民藏有大批武器，準備作為中共犯臺時的接應。」此案定調「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阿里山匪黨武裝組織」，此事開始被情治人員進行「政治發展」。[175]

同案被捕的楊熙文說詞，「阿里山地區原住民年長者多擁戴鄉長高一生，年輕人則擁護湯守仁之外，並未明確證稱高、湯二人加入中共地下黨，將擔任內應的事情。」另一名同案被捕的林立醫師，明確否認高一生、湯守仁兩人具共產黨員身分。[176]

特務在意的，並不是證據，而是「忌憚高一生、湯守仁在山地區域有大量原住民群眾擁戴服從，甚至還具有強大的火力與相當規模的武裝力量」。[177]

10 月 9 日，湯守仁被情治單位偵訊，他說明自己和高一生不是共產黨，而且高一生對中共地下組織有戒心，也因為高一生的反對，共產黨的工作無法在阿里山進行。但湯守仁認識山地工作委

[175]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 卷 1 期，頁 47。
[176]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 卷 1 期，頁 48。
[177]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 卷 1 期，頁 48。

員陳顯富，埋下禍因。[178]

10 月 13 日，高一生被召見到台北，安排與保安司令部保安處處長林秀欒、省主席吳國楨、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面談。[179]

10 月 15 日，湯守仁簽具悔過書，並和高一生共同宣誓「貫徹政府命令，堅決為反共抗俄革命事業努力奮鬥。此次返鄉後誓將潛伏山地內之所有匪諜完全肅清，並策動曾經參加或為匪黨利用之山胞向政府坦誠自首。」二次自新。[180]

高一生、湯守仁於 10 月 21 日繳交一批武器（機關砲彈、七粍機銃彈等），將此視為交換條件，希望政府提供物資給貧乏的山地，但 11 月 10 日湯守仁又再次交出武器彈藥。可以說，從 1950 年 10 月 21 日至 1951 年 5 月間，阿里山地區陸續繳交武器，情治單位始終懷疑武器數量、猜忌是否有武裝基地，且認為顯示 228 後的「自新」（1947/4）不誠。在不確定因素下，政府先採取懷柔手段，調湯守仁為保安司令部少校參謀、高一生鄉長兼警察派出所巡官，以期擴大破獲共匪組織。[181]

高英傑（高一生次子）的回憶與見解：

> 父親把一部分帶回來的武器〔228〕繳出去，但顯然不是全部都繳。因為剛開始把武器運回來的時候，為了安全起見，他主張槍彈分離，有的人家裡放槍枝，Tfuya（特富野部落，今阿里山鄉達邦村境內）的幾戶人家跟我們家保管子彈，這些子彈也不是要拿來做什麼，繳械之後，族人若要打獵，

[178]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 卷 1 期，頁 49-50。
[179]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 卷 1 期，頁 48-49。
[180]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 卷 1 期，頁 50。
[181]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 卷 1 期，頁 51-52。

仍會來找父親要子彈，一次就給一排，一排共 5 顆子彈。

也就是說，如果湯守仁沒有堅持把武器留在山上的話，我看清鄉部隊不會只集中在一個地方，不會有所顧慮，一定會跑到 Tfuya、Tapangu 等部落，大肆屠殺，那鄒族不是只有犧牲我爸爸、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等 4 個人，而是犧牲 40 個人都有可能。[182]

1950 年 10 月後，蔣介石總統要求「加強臺灣省山地區域之警備」，國防部責成保安司令部，於全台各地山區設立「山地治安指揮所」，基於種種現實的困難，預計 1951 年 1 月完成。[183]

在這種背景之下，1950 年 10 月，保安司令部在阿里山奮起湖成立「山地治安指揮所」，[184]指揮官林秀欒、副指揮官陳世昌，開始進行分化與清鄉工作的部署。[185]

國史館采集處科長陳中禹，從檔案局的史料、檔案得出此過程：

於是 1951 年這段期間，山地警備體系在山區不斷地膨脹成長，體系內的情治人員為了「表功」，不斷地強調案件的嚴重性。隨著情治人員對阿里山地區原住民的監控，甚至長期的臥底與跟監，中共地下組織在此地區雖然沒有任何再發展，但是此政治案件則不斷地被情治人員「膨脹」和成長，終於招致案件收網後各個涉案人不可避免的厄運。[186]

---

[182]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 42。

[183]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 卷 1 期，頁 5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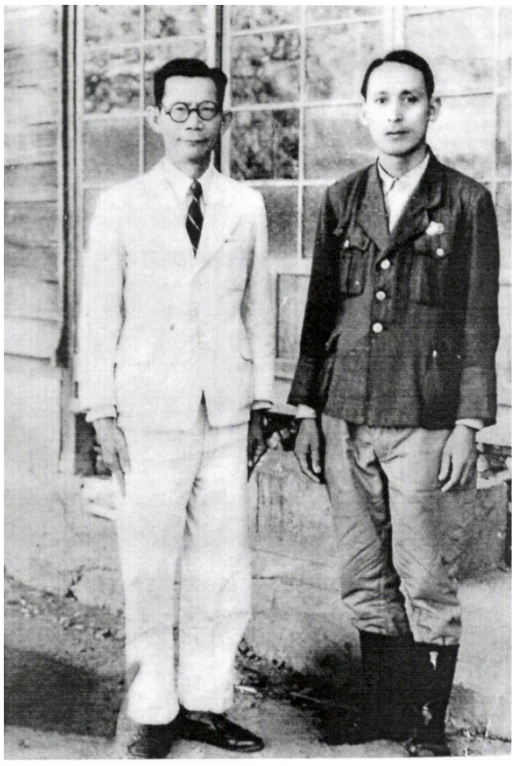
[184]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304。

[185]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66。

[186]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 卷 1 期，頁 53。

就是，先射箭再畫靶。

在懷柔時期，高一生時有高層召見，藉以拉近關係、卸下心防；或有記者來訪，給予正面的報導，這和之後被誘捕的反差極大，不過與 228 紛亂初期陳儀的兩面手法如出一轍，一面讚揚、一面準備設局抓人。



1950 年，高一生（右）穿工作服接見省政府民政廳官員。

圖片提供：高英傑

1950 年，蔣介石總統到阿里山，會見阿里山鄉長高一生，由長女高菊花隨行擔任翻譯。[187]中華民國新政權，帶來陌生的語言與文字，接受日治教育的台灣人還在摸索階段，因此由接受國民教育

[187] 推測時間點為 1950 年年底，因當時高菊花在阿里山香林國小教書。高英傑電話口述，2021/2/24。

的高菊花協助溝通。

因為這件事，在高一生被捕捉後，有「擋火車的高山惡霸高一生」這類抹黑謠言出現。[188]貼近事實的狀況，是吳鳳鄉鄉長高一生接到嘉義警察局通知，要和蔣介石見面，時間緊迫，而十字路車站的火車班次將於一小時後發車，達邦到十字路有 7 公里，至少需要 1.5-2 個小時步行，只好打電話請十字路車站站長邱育熙讓火車等人，而後就被說成鄉長擋火車的惡霸傳言。[189]

高一生與林瑞昌醫師（泰雅族，族名 Losin Watan 樂信・瓦旦，時為台灣省參議員），爭取高山地區建設方案，在林瑞昌的擔保下，新美農場向土地銀行貸款 50 萬元，做為改善農業技術之用。[190]

然而短時間的經營後，初期農產收成不理想，無法償還本息，後被國民黨羅織為貪污罪狀，高一生、農場場長杜孝生、保證人林瑞昌一併遭牽連。[191]

1950 年 5 月 22 日《中央日報》的〈山地建設進步中－臺南縣吳鳳鄉山胞訪問記〉新聞，報導達邦村的環境「入晚電燈齊放，琴聲鏗鏘，在這裏有深山的悠靜、都市的享受，彷彿置身於人間的世外桃源，真有樂而忘返的心境。」[192]並聚焦於高一生和湯守仁：

> 鄉長高一生中等身材，沉默寡言，日制台南師範畢業，曾任教員、巡查，現並兼任巡官，他是現在阿里山山地同胞中最有頭腦者。縣參議員湯守仁，英俊體偉，曾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戰時曾任日本大尉，現兼任省警務處山地特

[188]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11-12。
[189]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173-174。
[190]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304。
[191]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65。
[192]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 號，頁 17。

務員。

他們兩個人現在是吳鳳鄉的重要領導人物，山地的建設、政令的佈達，成敗與否，全繫在他們身上。[193]

《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機關報，如此稱讚高一生、湯守仁為「重要領導人物」，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確實詭異。

吳鳳鄉致敬會見蔣介石總統（左 1），高一生為右 2。

圖片來源：臺灣與海洋亞洲[194]

根據檔案，大約從 1951 年 7 月間開始，政府已派遣情治人員步凱偽裝成一般人臥底在湯守仁身邊監視，步凱是吉林人，曾留學日本諳日語，他化名「平路」，報名以「水易」稱湯守仁，臥底時間長達一年多，直到 1952 年 9 月湯守仁被誘捕，仍繼續監視

[193]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67。

[194] 臺灣與海洋亞洲/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13/01/25/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2021/2/24 點閱）。

周圍人士，直到 10 月才撤離。[195]

臥底的情治人員步凱日以繼夜監控下，紀錄下對政府不滿的言行，例如湯守仁說：「現在有很多的軍隊到山地駐防了，不知道甚麼意思，總是沒有甚麼好事情」。又例如湯守仁「無入山證又無其他證明文件，強行入山並拒憲兵檢查，態度驕橫」等不配合的行為。步凱也記下和高一生酒後說「你們外省人太危險了！」等紀錄。[196]

看這些檔案時，要留意特務人員為求表現，常有誇大情資的心態，因此對他們紀錄的監控報告，要抱持存疑的態度，甚至當成反證。

1951 年 7 月高一生當選民選鄉長，
1952 年中，國民黨收網，
因忌憚他的影響力，改以誘騙下山捕捉。
國家機器動用「宣撫小組」藉安撫之名行抹黑之實，
無情的打壓鋪天蓋地席捲而來。

19．落難的民選鄉長

1951 年 7 月 15 日，高一生當選第一屆嘉義縣吳鳳鄉鄉長（民選，行政區劃修改）。在一切看似安定的表面下，「政治發展」日以繼夜的運作。1951 下半年，高一生鄉長遭保安司令部指控涉嫌加入「偽匪蓬萊族解放委員會」組織。12 月，保安司令部呈請撤銷高一生、湯守仁的自新。1952 年 2 月，行政院長陳誠准予撤銷他們的二次自新（1950/10）。[197]

---

[195]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 卷 1 期，頁 53、65。
[196]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 卷 1 期，頁 59-60。
[197]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304-305。

1951 年 3 月，高菊花（前排左 1）代表吳鳳鄉民，致贈「民族救星」、「婦女先導」錦旗給蔣介石夫婦。手拿錦旗者為政戰部主任蔣經國（前排右 3）、台灣省警備副總司令彭孟緝（前排右 4），高一生於後排右 3，湯守仁於後排右 5，山地治安指揮所副指揮官陳世昌為前排右 2。	1951 年 4 月，國防部婦聯會蔣方良（蔣經國的妻子，右 3）訪問達邦村，吳鳳鄉長高一生（左 2）接待，並且用心的準備俄國音樂《伏爾加船歌》、《跳蚤之歌》播放。[198]

圖片來源：臺灣與海洋亞洲[199]

1952 年 5 月，召開的台灣省山地行政檢討會，全台山地行政首長、民意代表都有出席，但高一生未出席，而且在此之前，他已多次未與會。6 月，逮捕事件頻傳，氣氛緊張。[200]國民黨準備收網，照擬好的劇本行動。

政府雖然查不到明確事證，對高一生和共產黨的關係、叛亂的跡證相當薄弱，但還是認為有「重大嫌疑」、「一旦有事則恐難以控制」，因此以「新美農場貪污」著手。[201]又因非常忌憚高一生的

[198]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71。

[199] 臺灣與海洋亞洲/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13/01/25/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2021/2/24 點閱）。

[200]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72。

[201]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

影響力，怕引發更強力道的反彈，所以不入山捉人，而是誘騙他們下山再捕捉。

高菊花（高一生長女）曾口述：

> 軍方不敢到達邦抓我父親，因為我父親在山上很有影響力。[202]

> 後來我問曾在山上指揮所的將軍，他告訴我說：「那時候我們花了九個月的時間，一直在想怎麼把妳爸爸騙出來。」他們騙他說：「林司令在嘉義等你。」這樣一件簡單的事他們竟然想了九個月！[203]

1952 年 9 月 9 日，保安司令部保安處林秀欒少將，電話通知 6 人下山參加「山地保安會議」，分別是：吳鳳鄉鄉長高一生、吳鳳鄉衛生所主任及新美農場場長杜孝生、民政廳山地指導員及高興行經營者湯守仁、嘉義縣警察局巡官汪清山、吳鳳鄉樂野村村長武義德、吳鳳鄉達邦村村長方義仲等 6 人，準備進行誘騙捕捉行動。[204]

隔天 9 月 10 日，一行人搭車下山，遭逮捕。高英傑記得當天在達邦的場景：

> 1952 年 9 月 10 日，就是父親被騙去開會的那一天，我剛好也在 Tapangu，他離家後，當天晚上立即有一堆士兵、警察把我們官舍團團圍住；我媽媽不知道怎麼辦，哭得淚汪汪的，我只好從籬笆鑽出去看情況。那附近就是達邦國校，也被軍警包圍，我走往學校，縣長林金生帶了一些官員、各部落的宣導員上山了，在那裡向民眾講話，正說著

案季刊》14 卷 1 期，頁 61。

[202]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62。

[203]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61。

[204]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4。

我爸爸偷大家錢之類的(即指貪污),我都有聽清楚。隔天,宣導員又到各部落宣傳爸爸的「罪行」。[205]

林金生縣長向達邦村民用日文說「高君は錢偷竊です(高一生偷用公款)。」所以政府把他捉走。[206]

政府為預防鄒族人不安產生秩序混亂,嘉義縣長林金生、保安司令部吳鳳治安指揮所副指揮官陳世昌等人到吳鳳鄉各村說明、安撫鄉民。官方檔案記載:

台灣省警務處報稱「自高一生等被捕後,省府委員華清吉(1903-1968)(山地籍)及有關山地行政人員均表示,該高一生係山地惡霸,為非作歹,挑撥離間,影響山地政令推行。此次予以捕辦後,對收攬山地民心,效果甚大。今後山胞必能更加信賴政府」等情。[207]

這種藉安撫之名行抹黑之實,張炎憲教授分析:

保安司令部的宣撫動作,其實存在著地方治安的考量,業已超越貪污瀆職案件的處理方式。善後處理的對象,也不僅限於鄒族,而是原住民各族。.....

前述警政單位社情調查資料的說辭,無疑證明國民黨政府以高一生為對象,並進行污名化處理,藉以抹殺未能配合推行國民黨政府山地政令者,並收懲一儆百的效果,以公權力的鐵腕措施「收攬山地民心」,使原住民心無二意,而且「必能更加信賴政府」。[208]

---

[205]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 45。
[206] 張炎憲等採訪紀錄,《嘉義北回二二八》,頁 80。
[207]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 號,頁 12。
[208]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 號,頁 12。

保安司令部組織「宣撫小組」，進行「慰問村民」，其實就是在「進行污名化處理」。

不久，保安司令部擬了一份陳情書，內容是「高一生是地方惡霸，不要讓他回來部落，最好是槍斃」，請阿里山各村民簽名連署。唯一例外的是佳里村，沒有連署，該村宣導員的陳丁奇是高一生的學弟兼好友，他的宣導內容與其他人不同，而是高一生絕不可能偷錢、沒有做壞事、沒有貪污。因此約好連署當天，佳里村村長安友信(高一生的學生)幫忙帶全村民去楠梓溪上游打獵捕魚，而無法連署。[209]

也有些少數者，想拿物資給高家人，又怕被知道，會趁著晚上將米、食物放在高家後門，或是經過高家時假意說柴火太重了搬不動，就放在門口給他們。[210]

少數的「異類」之外，從高一生被誘騙捉走，所有的事都變調了。

保安司令部人員經常傳播污名高一生的小孩是「共產黨的孩子」（雖然特務查無事證），更實際的民生問題是，高一生被捉走後3個月就不發薪水，經濟重擔落到長女高菊花肩上。[211]高一生最小的孩子，約1歲（1951年底生），全家處境艱難。

讀者以為，重要的領導者、平時對族人照顧有佳的領袖被捉走，大家會為他奔走、關照他的家人嗎？第一次閱讀到高一生如英雄般事蹟的筆者，是天真的這麼認為，然而，事實是冷酷的。

自謙自己是「原住民老人」的高英傑（高一生次子）曾書寫下：

---

[209]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46、52。

[210]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64。

[211]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166。

「阿！無情的族人！」[212]「專制體制的污衊和宣傳是可怕而有效的，從此負面評價充斥部落，至今仍然無法消散。」[213]

以及這段看了會發自內心深深感慨和目眶紅的描述：

> 起初被羈押的原因是污職罪（貪污），雖然家裡生活狀態一下子跌到谷底，但族人都認為這只是新美農場和農會籌備的問題應該很快落幕，因此聚落的人們仍然唱那首《打獵歌》和青島東路寫的歌曲《杜鵑山》，並且一家人仍舊住在官舍。後來案子很快地和「高山族匪諜湯守仁案」連結之後，各村參謀（治安指揮所派遣在各個村莊的監視人員）加上各校校長主導宣傳父親等南北原住民菁英叛亂、附匪.....等等。情勢一切都改變了，當時除了達邦高達榮堂伯、山美高正儀堂叔、特富野高武漢堂叔外，包括日治時期一起廢除舊習慣的「高砂青年團」夥伴、村鄰長、集體農場幹部、公所同事、剛踏入公職的父親學生和絕大部分族人突然改變了態度，甚至可以說是變了臉，深怕被牽連到案件，對人對事完全切割以自保。父親這時在聚落的地位可以說到了眾叛親離的地步，加上即刻收回公家宿舍的通知及財產沒收的傳聞，母親和大姊、二姊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在這段艱困時期，前述高氏族的暗中協助之外，父親書信是唯一安慰和支撐，每一封家書大部分由二姊念給母親和弟妹們，這是安慰和激勵家人極大的動力。[214]

高一生被抓走後，情治系統抹黑，一開始族人觀望、看風向，但他的罪名從貪污變匪諜後，多數人急著切割，甚至落井下石，加入打手的行列。從一而終感念高一生、雪中送炭者稀。高一生過去為公眾所付出的一切，被擦掉、被消失、被遺忘。

---

[212]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143-145。

[213]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4。

[214]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4。

高菊花（高一生長女）認為，父親會被殺的理由，是「出ろ釘は打たん（出來的釘子要打下去）」。[215]這個見解，和陳拱北（台灣公共衛生之父）提醒即將接任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的話相同，亦是日本俗語，大意是「浮起來的釘子會被人拿鐵鎚搥下去」，[216]郭章垣院長於 228 大屠殺的 3 月 18 日凌晨被軍人持槍押走，和其他六人隨即在宜蘭頭城媽祖廟前就地槍決，[217]一位挺身反抗威權，醫人醫世的名醫，[218]魂斷國民黨。

高一生從 1952 年 9 月 10 日被誘捕，到 1954 年 4 月 17 日槍決，1 年 7 個月的日子裡，精神與肉體的壓力、刑求下，他寫下超過 50 封的家書並在獄中創作音樂，成為彌足珍貴的史料（詳容後述）。

政府持續威嚇，
鄒族集體陷入恐懼、無依、惶恐、冷漠。
高一生的離開，是「鄒族人厄運的開始」。

20．失去高一生的鄒族

1954 年 4 月 17 日下午 2:30，鄒族四位頭人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與泰雅族菁英林瑞昌、高澤照被槍決於安坑刑場。另同案的杜孝生被判有期徒刑 17 年、武義德被判無期徒刑。[219]

高一生的遺體由妻子高春芳到台北確認，火化之後，由哭腫雙眼

---

[215]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62。
[216] 張文義、沈秀華，《噶瑪蘭二二八》（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3）頁 20。（著作原出版年：1992）
[217] 李筱峰、陳孟絹，《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1．2015 年增訂版》（台北市：玉山社，2015），頁 126-127
[218]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慈悲喜捨．濟世名醫－郭章垣」紀念碑碑文，https://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7472&Itemid=180（2021/2/28 點閱）。
[219]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4。

的妻子帶回家，天人永隔的悲傷，她每晚抱著骨灰哭好一陣子，高菊花口述：

> 骨灰還沒有埋以前，她每天晚上都抱著骨灰在哭，經過一個多月，我看不是辦法，就請鄉公所跟我比較要好的人，幫忙讓父親早早入土為安。下葬的時候，也只有父親的幾個兄弟跟鄉公所的人來送行。[220]

高菊花記得，1951 年跟著父親去巡視山上接泉水的管線時，高一生曾說「如果我有萬一的事情發生，妳要照顧弟弟妹妹。」走過早逝長子高英生（腎臟病，逝於 1945 年）的墳墓時，高一生指著旁邊的空地交待「我死後要葬在這個地方，要為我奏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給我一些 Beer（啤酒），這樣就好了。」[221]

這樣悲傷的景象，同樣發生在同案的方義仲（達邦村村長）家屬身上，他的女兒方鈴美記得「我當時年紀很小，只看到一個骨灰罈而已，媽媽一直抱著它痛哭。後來母親帶著我的祖母、哥哥和我到山上工寮吃地瓜、冷食苟且偷生。這就是我對父親的印象。」[222]

與 228 大屠殺後的狀況相同，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教授佐證鄒族菁英被處決後：

> ……不僅受難家族面臨無邊的恐懼與無依，整個阿里山鄒族也陷入集體的惶恐與人際關係間的冷漠，對於政治事務採取遠離隔絕的態度，……地方政治權力就操持在當時與保安司令部阿里山前進指揮所合作的人員手上。民意與行政機關，包括治安單位在漫長的歲月中，繼續對於受難家

[220]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 54。

[221]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60。

[222] 報導者/阿里山原住民的 228 故事：被羅織罪名，家人再見只剩骨灰罈，https://www.twreporter.org/a/photos-228-alishan（2021/3/1 點閱）。

屬和部落族人的心理的威嚇。.....每隔一段時候，部落相連的道路上就會有一長列扛著各類武器的軍隊通過，到達部落就在學校埋鍋做飯，夜晚睡在教室。不懂事的孩子還感動的認為國家是這樣愛護部落和族人，殊不知這是一種軍事的彈壓和威嚇。[223]

沒有高一生的鄒族，變得如何？1972 年，距高一生處遭槍決的 20 年後，進入達邦村的陳素貞老師觀察到：

.....愛玉子的採收權不在原住民，鄒人只是受雇攀採，工作收入不豐又極具危險性，.....//在險惡的山區中靠天氣的極粗重勞力生涯便是鄒族人的命運。簡陋的國小和不足的師資是全部的文化資源，.....//各處舉目所見是家徒四壁〔壁〕的淒涼和藉〔借〕酒消愁的無奈，人們都鬱鬱寡歡。我在家庭訪視時，曾聽年長的人談起以前安康生活的溫馨往事，看他們舊照片中體面的穿著和煥發的神采，對照著這時的貧困窘境，心中真有無盡的感慨，.....他們嘴裡說高一生是不好的人，也有說高一生是鄒族人的罪人，語氣上卻一點也沒有嫌惡或氣憤的感覺，反而會面色凝重以鄒語相互交談一番後，陷入沉思，有老者清楚說過高一生的死是鄒族人厄運的開始。[224]
（//表分段，方式引自周婉窈教授[225]）

同案的受難者方義仲（達邦村村長）的弟弟方文達，「提及族群的尊嚴被踐踏，族群文化被政治抹滅的問題」。[226]

原住民菁英被羅織入罪槍決，失去原本的領頭羊群，族人必需親身面對接踵而來的問題，例如前述高一生設立民生商店以免除中

[223]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134。
[224] 陳素貞，〈我為什麼要寫高一生〉，《台灣文藝》1 期，頁 79。
[225] 周婉窈，〈優雅內面的創傷 素描高菊花女士〉，《暴風雨下的中師－臺中師範學校師生政治受難紀實》，頁 291。
[226] 陳素貞，〈我為什麼要寫高一生〉，《台灣文藝》1 期，頁 80。

盤商剝削原住民利益、高一生重視族人教育、爭取農場耕地、經濟自立是自治的基礎，從他辭世後族人的「厄運」，印證他的前瞻與擔憂。

早年就進入達邦村（行政、警政中心）的陳素貞老師還觀察到，鄒族人和高一生家屬不太自然的互動：

> 高家房子和環繞傳統聚會所的密集區有一大段距離，由房子的庭院遠望達邦社的聚落或自達邦社聚落望去這住家，都有遺世的感覺。尤其是族人們也很刻意的避免與高家人接觸，……//除非高家的人走出屋子又主動與「不巧」照面打了正著的人打招呼，要不然似乎是不會有人在乎這一家人的存在。高家的人則默默承受這些冷漠對待。[227]
> （//表分段，方式引自周婉窈教授[228]）

而被冷漠對待的高一生家屬，陳素貞老師直言：「這一家人和我認識的所有其他的鄒族人都不相同，無論生活品質、知識水準，思考能力等各方面都高出太多了，算在平地的標準裡，也是高水準。」[229]會有此感受，是因為：

> 見到老高的母親和妹妹們，瘦弱的高老太太舉止之間流露出嫻雅而堅毅的氣質，家中收拾得井然有序，而且屋裡屋外盛開著的花朵和庭園細膩的流動線條，都顯見出她的過人智慧。老高的妹妹們能縫製衣服和織繡家中用品，能把自己梳理穿戴得整潔又出眾，落落大方又言談高雅風趣。[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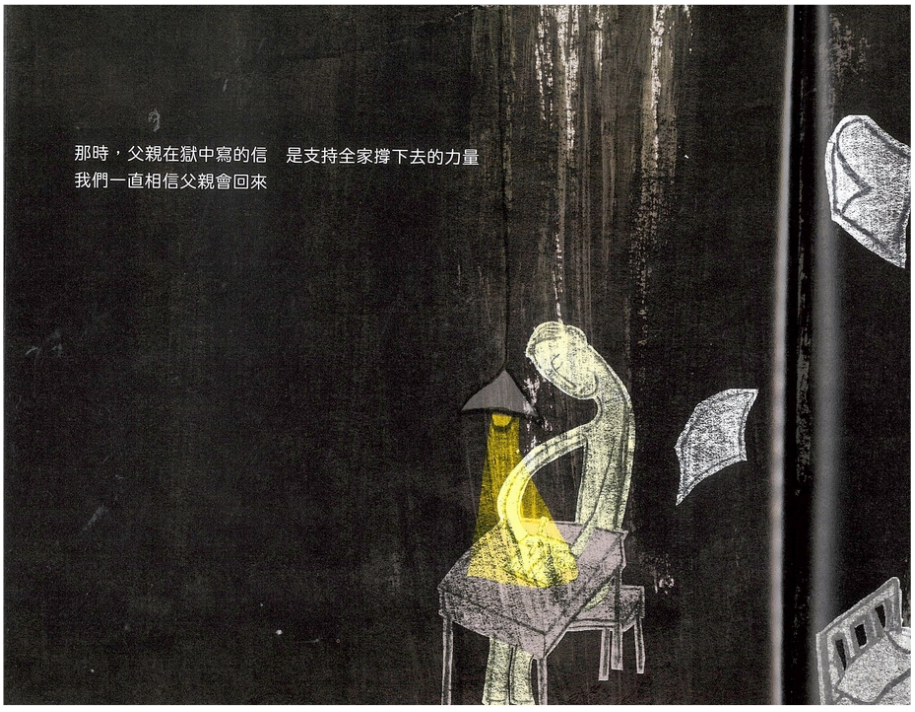
---

[227] 陳素貞，〈我為什麼要寫高一生〉，《台灣文藝》1 期，頁 76、78。
[228] 周婉窈，〈優雅內面的創傷 素描高菊花女士〉，《暴風雨下的中師－臺中師範學校師生政治受難紀實》，頁 291。
[229] 陳素貞，〈我為什麼要寫高一生〉，《台灣文藝》1 期，頁 76。
[230] 陳素貞，〈我為什麼要寫高一生〉，《台灣文藝》1 期，頁 76。

「獄中家書」彷彿是優美的「監獄文學」，
支撐兩邊思念的家人，
有善意的白色謊言，也關懷他人。

21・獄中家書

高一生從 1952 年 9 月 10 日被誘捕，到 1954 年 4 月 17 日槍決，歷經 1 年 7 個月煎熬的日子裡，寫下超過 50 封的信件寄回家。



往來書信，就像穿透黑暗的天光，連繫彼此的思想。

那時，父親在獄中寫的信　是支持全家撐下去的力量

我們一直相信父親會回來

資料來源：翻拍自《杜鵑山的迴旋曲》[231]

這些「獄中家書」彷彿是優美的「監獄文學」，如果讀者以前看

[231] 盧梅芳、蘇量義，文；黃志勳，圖，《杜鵑山的迴旋曲》（台東縣：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2019），頁 11-12。（原著作出版年：2003）

過高一生的遺書，看幾封信和看全部書信，真的差別極大。家屬存留的 56 封信，高英傑（高一生次子）於 2013 年捐贈給國家人權博物館，經過周婉窈教授、高英傑老師、蔡焜霖前輩等多人的努力下，出版《高一生獄中家書》書籍，強烈建議一一閱讀，會有不同於只看一部分資料的收獲！

重點是，這是主角自己書寫的信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透過高一生自己寫的書信認識高一生，會感受到他是活生生的人物，而非只是書中的傳說人物，跟著信件內容，會好奇他寫這件事，是當時遭遇到什麼狀況？

高一生是很貼心的人，人格特質使然。如同前述，出身於 7 月 5 日的他，是巨蟹座，特質是溫柔、細心、體貼、包容力強、顧家，自然而然會觀察細微，同理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u>關懷他人</u>

他記得妻女的生日，在獄中寫信會寫到生日祝福。他會叮嚀「請把 Maru（狗）照顧好」，[232]可見他柔軟的心，將毛小孩視為家人。他的關懷，也可見於喜愛大自然、生態。他也一直告訴家人自己很好，等我回去之後再如何、如何，安撫突如其來的變動與慌亂。

他也設身處地想到同案者的家族，「春芳、我特願您和、國子（杜孝生之妻）要保持着山地先覚者妻子的氣慨［概］、絕不能有軟弱和悲傷的表現 您们應更進步互相團結安慰才是：」。[233]更叮嚀妻子要繼續做「生活改善的方法」，這是他和妻子安排婦女家事班的講習，教導婦女衛生保健、食物營養等各方面新知識，被捕後仍希望妻子持續實行。[234]

<u>語文問題</u>

---

[232]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69。
[233]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47。
[234] 陳素貞，〈獄中書信點點滴滴訴真情〉，《夏季學校第 16 回台灣典範人物研習營研習手冊》（霧峰明台高中：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3），頁 71-73。

矢多一生出生於日治時期，在他短暫而絢爛的46年(1908-1954)生命之中，當了37年(1908-1945)的日本人，最後9年才莫名其妙變成「中國人」(二戰後中華民國原為暫時託管台灣)。也因此，他的母語就是日語，無庸置疑。

然而全體台灣人被匆促的被要求使用中文，國語從日文變成中文，多數人無法適應。陳儀認為使用日文是奴化的象徵(雖然他本身留日)，一夕之間被禁用(1946/12/25禁止日文報紙雜誌[235])，不會中文的被當成文盲，話語權被閹割。

高一生慣用日文，他受「日本俳句詩歌」[236]的教育，他的書信像詩、像小說般優美浪漫，像信件16(1953/1/11)寫到：

> 私がウチに居らない時は、あなたは神様みたいな体です　あなたが元気で居ればウチが明るくなり　病気すれば暗くなるのです
> (我不在家的時候，妳的身體宛如神一般，健康的話家裡便一片光亮，生病的話就變得暗澹無光。)[237]

信件27(1953/3/15)寫到：

> 夫 思ひのあなたのやさしいなつかしい姿はいっときも忘れられません 昨年の九月十日の朝、庭で別れたそのまゝ顔は、目をとぢるとありありとうかんで来ます
> (關愛丈夫的妳那優雅令人思慕的倩影一刻也忘不了。去年的九月十日早上，在院子離別時妳當時的容顏，一閉上眼睛就清清楚楚地浮現。)[238]

信件32(1953/4/12)寫到：

---

[235] 張炎憲等執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台北市：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頁426-429。
[236] 野火樂集，《鄒之春神高一生》CD歌本，2006，頁10。
[237]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145-152。
[238]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223-226。

〔さて〕、どうしてこんなになつかしいだらうか？貴女のたましいが　たぶん〔ど〕んどんなつかしさをこちらに運んでくるらしいね。私の顔つきは変ってはゐないよ　だけどはること言ふ人を何時も思ってゐる為に淋しさう顔になっただけ。
（再說，為什麼會這樣地思念著妳呢？或許是，妳的魂魄彷彿不斷地將相思運來這裡啊。我的容貌並沒有改變唷，只是一直思念著叫作春子的人，變成落寞的表情而已。）[239]

曬恩愛的情書，無誤。

格式改變

他原本正常寫信的型式，在他被抓 4 個月，信件 18（1953/1/25）開始改變成條列式，他有特別提及「現在起寫信的方式有些改變，但請絕對不要覺得冷淡。」[240]而且列項目之前，會寫一句「以下信中只寫重要的事」，[241]或信件 21（1953/2/15）的「以下只寫需要處理的事」，[242]諸如此類。

而信件 18 還有一個重要的訊息，從 1953 年 1 月 19 日開始，換到 41 房（之前住 40 房），他為了不讓家人擔心，他表示「同樣是優待房」，[243]其實這是單獨監禁的牢房。[244]這時，發生了什麼事呢？

在他被關押半年後，又有一連串的改變。原本最多可以寫到 6 頁的信，變成只能寫 1 頁（信件 30，1953/3/30），無條列式編號寫

[239]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42-244。
[240]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73。
[241]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78。
[242]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92。
[243]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72。
[244]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79。

法，而且字體異常工整（與之前相比）像是為了寫給誰看的，也加蓋「查訖（合）」的印章，[245]往後時有蓋此章。再過一陣子，信件開始沒有押日期（信件 34），直到最後一封都無日期。[246]像寫到「在這封信中附上很多的夢」（信件 45），[247]因為字數等限制已不能自由書寫？

他遇到另一個挑戰，開始被要求寫中文字（信件 49），[248]也就是在被關 1 年 7 個月之中的前期與中後期，被要求寫中文字，否則無法寄發信（信件 52），[249]並且從一開始每個月可寫 4 次信，變成只能寫 1-2 次（信件 54）。[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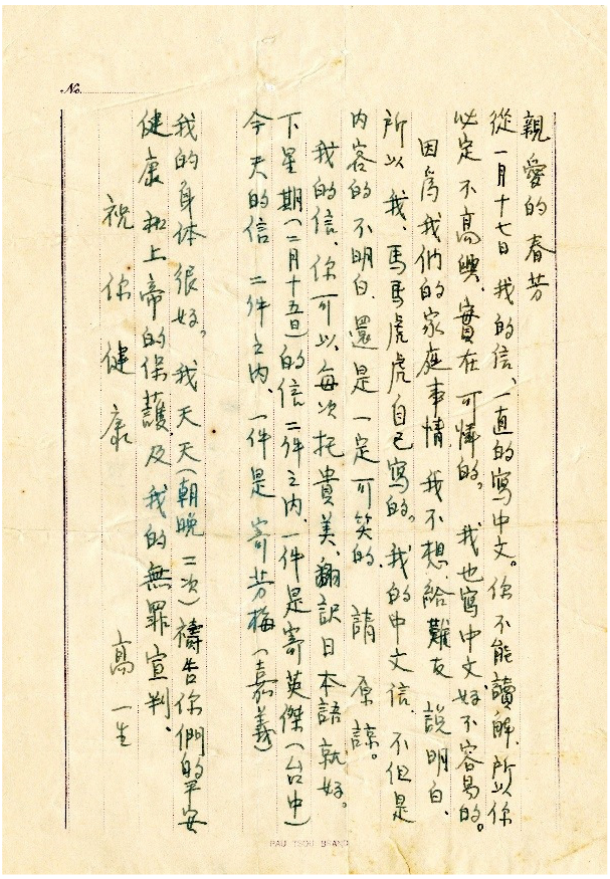
從這裡，可以推知他的窘境：

> 從一月十七日 我的信、一直的寫中文。你不能解讀、所以你必定不高興、實在可憐的，我也寫中文、好不容易的。
>
> 因為我们的家庭事情、我不想給難友說明白、所以我、馬馬虎虎自己寫的。我的中文信、不但是內容的不明白、還是一定可笑的、請原諒（信件 50）。[251]

發現了嗎？雖然不能押日期，但聰明的他，會有意無意的把上一封信的日期透露出來，信件 49，就是 1954 年 1 月 17 日寫的。

---

245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38-239。
246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48-249。
247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71。
248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78-279。
249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84-285。
250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88-289。
251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81。



親愛的春芳

從一月十七日 我的信、一直的寫中文。你不能讀、解、所以你必定 不高興、實在 可憐的。我也寫中文好不容易的。

因為我們的家庭事情 我不想給朋友 說明白、所以 我、馬馬虎虎自己寫的。我的中文信、不但是內容的不明白、還是一定可笑的 請 原諒。

我的信、你可以每次托貴美、翻訳日本語就好。

下星期(二月十五日)的信二件之內、一件是寄英傑(台中)今天的信 二件之內、一件是寄芳梅(嘉義)

我的身体很好。我天天(朝晚二次)禱告你們的平安健康 和上帝的保護及我的無罪宣判。

祝你健康

高一生

高一生獄中寫給家人的信（信件 50），使用著他與家人都不熟悉的中文字，無奈與可悲的窘境。

圖片提供：高英傑

他必需先把內容用日文說給獄友聽，請獄友譯成中文，他再謄寫中文信、寄出。也許有人會好奇，日文也有漢字，不是和中文差不多了嗎？試問，拉丁文和英文都是拉丁字母組成，會英文的人就會拉丁文了嗎？高一生在國民政府來台後，不是有接觸中文了嗎？再試問，現在的教育，英文是基本課程，有學過英文的讀者，就能流利運用英文演講、寫作了嗎？

同樣是 228 事件後，白色恐怖遭整肅的死難者羅金成（嘉義監獄管理員），獄中寫的信件，寫到獄中生活難過、很不自由、常常

想家裡的人，信要檢查不能談案情，家屬寫信用外國字（日文）會被退件。[252]羅金成與高一生是同時期的受難者，兩相比較就可知道實際狀況。

白色謊言

高一生的信中，報喜不報憂，妻女回信亦然，溫暖的關懷，支撐著獄中、獄外思念著彼此的兩邊。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沒人告訴對方實情，只能訴說著善意的白色謊言，為的只是不讓當時無能為力做什麼的對方擔心。

高一生寫到「在院子裡一邊散步呼吸新鮮空氣，且觀賞草花和草坪」、「這裡的食物還算可以，因而沒有營養不良之憂」、「除了散步與用餐之外，有時閱讀有益的書籍，有時加予研究後把它寫下來，有時和同房難友聊天」（信件 3，1952/9/28）。[253]

「每天都在做些研究」、「沒有特別苦的事」（信件 6，1952/11/4），[254]「這裡不是會要讓妳擔心的那麼苦的地方。難友們（同房的人）都很親切待我，對我很幫助。看守所的人也都親切，到今天為止一次都沒有讓我有不愉快的感覺（信件 7，1952/11/9）。[255]

一派輕鬆的場景，等等，這裡不是戒嚴時期的監獄嗎？是趴在地上寫出這些讓家屬安心的信件的，而且他可能剛剛才歷經可怕、痛苦的刑求。

（2008 年二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被政治迫害關在黑牢，就是趴在地上、握著筆芯寫字，[256]即便現代狀況都如此，何況是白色恐怖時期？！）

---

[252]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91-192。
[253]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51。
[254]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69。
[255]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76。
[256] 張嘉麟（贊郎）主編，《穿透黑暗的天光：與阿扁總統的書信往來》（台北市：費邊社文創出版；台中市：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發行，2014），頁 12。

在此想用些篇幅談「音樂」的事，信中五次寫到，監獄會播放音樂：「在這裡也好好地設有收音機設備，定時播放音樂。現在正在播放，所以我一面聽音樂一面寫信。聽到我喜歡的孟德爾頌的音樂，真的感動得要流眼淚了。」(信件 8，1952/11/15)。[257]「現在收音機正在播放孟德爾頌的音樂。這裡上下午及晚上好幾次會播放很好的音樂給我們聽，使得思念家的我們不知從這些音樂獲得多麼大的安慰。」(信件 11，1952/12/7)。[258]「也讓我們一天至少聆聽三、四次美妙的音樂。」(信件 15，1953/1/5)。[259]「我很健康，食物也不錯，也可聽音樂。」(信件 35)。[260]「在這裡大家都非常親切，也可以聽音樂」(信件 37)。[261]

由於好奇這點，請教高英傑老師（高一生次子），他推測有可能監獄會播放音樂，因為當時沒收的物品之中，不乏對象為富有人士，也許收音機由此而來。[262]

筆者的推測是，高一生聽到的是刑求的慘叫聲，但他報喜不報憂，把事情相反的寫出來，把負面的事轉變成優美的音樂，讓家人勿擔憂。

不單是這個，上述他寫出愜意的獄中生活，可以散步、研究事物、獄友和管者員都很好、食物不錯，要家人勿過度擔心，好似只是換個地方「閉關修行」。但其實多數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的回憶是「煉獄」，遭受腥風血雨般侮辱性的「人格解體」刑求，[263]不但被監獄管理員非人道對待，獄友甚至可能是監視你的線民。

如果比對從高一生前後信件，不時出現和前述美好監獄生活互相矛盾的描敘。比如「這個房間夜裡不關燈，一直很亮，所以一旦

[257]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83。
[258]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05。
[259]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43。
[260]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51。
[261]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55。
[262] 高英傑（高一生次子）回覆，2021/2/27。
[263] 謝聰敏，《談景美軍法看守所》(台北市：前衛，2007)。

醒來之後很難再度入眠。」(信件 12，1952/12/14)，[264]整夜不關燈違反生理時鐘，如何不憂鬱、焦躁？「這裡新年的前一晚和新年當天菜色稍微豐盛。……因為天氣非常好，也算是過了心情較為良好的一天。」(信件 15，1953/1/5)，[265]可見一開始說的食物還算可以、沒有營養不良，並非實情。「我現在已經沒有苦痛。只是思念而已。」(信件 43)。[266]是被不堪與屈辱的刑求到已臨極限？「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1964 年) 起草人謝聰敏回憶，被刑求到最高點時，「時空好像突然整個『靜止！』」！！！[267]

高一生被誘捕後，直到槍決，家屬不被允許會面。監獄寄收的信件內容會經過審查，當然也不會寫到刑求的事，但高菊花 (高一生長女) 說過：「不要忘記喲，這是我的爸爸在坐牢的時候的歌，他的指甲一個一個拔掉呢…」[268]被刑求拔指甲，是她後來聽一位在監獄工作退休的原住民說的。[269]

始作俑者，正是國民黨。

回家的盼望

高一生的信件，一直告訴家人會回家團圓，不知是他深信能夠回家，或是想讓家人保持樂觀，信件撐起艱困時期的兩邊家人。

好比「有一天我無疵的身神定會回到你们的懷怉［抱］裏」(信件 1，1952/9/14)。[270]「互相別離的時日雖然不知還有多久，想到總有一天可以在一起過著快樂的生活，讓我們撐到那個時候吧！」(信件 5，1952/10/26)。[271]「不久我一定會健康地回到家裡，所

---

264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14。
265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43。
266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67。
267 張炎憲、陳美蓉、尤美琪採訪紀錄，《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新北市：國史館，2008)，頁 870。
268 野火樂集，《鄒之春神高一生》CD 歌本，2006，頁 20。
269 高英傑 (高一生次子) 回覆，2021/2/27。
270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44。
271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61。

以不要灰心，請健健康康堅持到底。」(信件 6，1952/11/4)。[272]「相信以後又可以重溫那樣快樂的旅遊。」(信件 14，1952/12/28)。[273]「請讓她帶我的近黑色衣服（連同背心）一套、季間服的上衣一件。是打算我能夠回家時要穿的。」(信件 15，1953/1/5)。[274]「我回家以後再也不想擔任公務員了。一定像麻糬一樣就黏在家裡離不開的吧。」(信件 18，1953/1/25)。[275]「父親認為在此地的時間不會太久。」(信件 29 寫給次女高貴美，1953/3/15)」。[276]「我回去之後再來創造財產吧。」(信件 45)。[277]

這麼心花怒放的浪漫文字「像麻糬一樣就黏在家裡」^^~，畫錯重點，咳！不可忽視的是前一句「再也不想擔任公務員」，是遭遇什麼事，讓他心態上有所轉折？

<u>魂魄隨時相伴</u>

高一生時常告訴家人，自己的魂魄常伴左右，心中有彼此，就一直在！

例如：「我想我的魂魄不在台北，而隨時都在家裡，每晚都守在小房間裡，所以請妳不要覺得寂寞。」(信件 9，1952/11/30)。[278]「我的魂魄緊緊地守護著。//妳的病很快會痊癒。我的魂魄好好看顧著，一時也沒離開。」(信件 33，1953/4/14)[279]「儘管辛苦，但請時常唱歌給我的魂魄聽喔。」(信件 44)。[280]「我仍健康，被妳溫暖的心所包裹，被妳優雅的魂魄守護著。」(信件 47)。[281]直到最後一封遺書，「在田間、在山中，我的魂魄時時刻刻陪伴著。」

---

[272]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69。
[273]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33。
[274]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44。
[275]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73。
[276]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36。
[277]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71。
[278]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91。
[279]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47。
[280]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69。
[281]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75。

（信件 56）。[282]

或在信件結尾寫上「在夢中相會」之類的，看似像通電話道再見的輕鬆文字，心中必定是五味雜陳。

也有看起來像是提醒，但又像有其他意涵的部分，諸如：「此後妳會聽到外人種種難聽的話，這些話絕對不要放在心上。」（信件 5，1952/10/26）。[283]他在獄中，有聽到什麼訊息嗎？「我的信件大家要好好收著，寂寞的時候請拿出來讀。」（信件 6，1952/11/4）。[284]因為信件中有什麼線索？

「讓孩子們在家裡玩樂，以免到部落去。」（信件 12，1952/12/14）。[285]「請不要疏忽並讓人有隙可乘。」（信件 18，1953/1/25）。[286]住在部落卻要孩子不要到部落，是被威脅要對孩子不利嗎？「妳那如同鑽石一樣堅定的心，美麗的心，如同春日般溫暖而優雅的心，無論何時都不改變吧。（信件 34）」。[287]他是否擔憂妻子變心？是耳聞什麼謠言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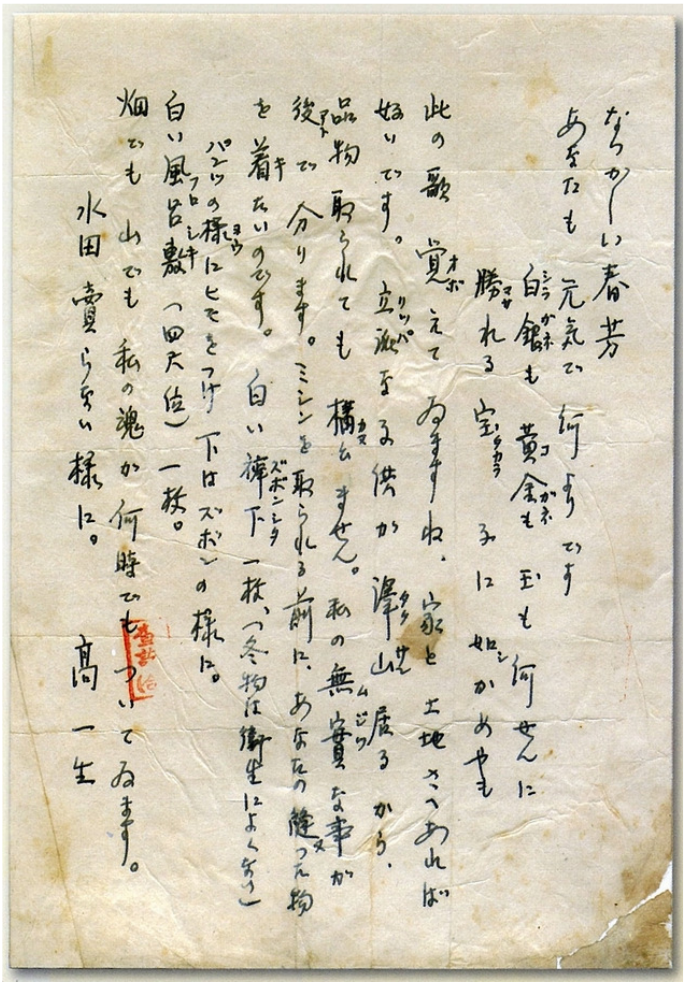
高一生在一開始，就表明自己是「潔白」的，會突然被關押是「為了新美農場和吳鳳鄉的公益、固無所愧」（信件 1，1952/9/14）。[288]最後一封遺書：

在田地 在山中 我的魂魄 隨時陪伴
水田不要賣

高英傑（高一生次子）後來解讀：「可以解釋為水田中有我的魂魄隨時相伴，水田不要賣，也可以解釋為了不要忘了我的魂魄，

[282]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275。
[283]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61。
[284]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69。
[285]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14。
[286]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72。
[287]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172。
[288]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 44。

這段話不只給親愛的家人，也是給鄒族人的一個信息，也許更有不要出賣部落、不要出賣族群的信息。」[289]



高一生最後的遺書，化成千風守護家人、對鄉土的許諾，有愛、有恨、無悔。

圖片提供：高英傑

高英傑（高一生次子）解讀信件之中暗藏有求救密碼。[290]他後來

[289]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258-259。
[290]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 55。

曾對信件 38、41 兩封信，無奈的寫下：

1. 這兩首歌曲和許多歌曲一樣都沒有接到。
2. 父親您有所不知，梅三和正直 2 人，您被捕獲，母親已辭退他們了。[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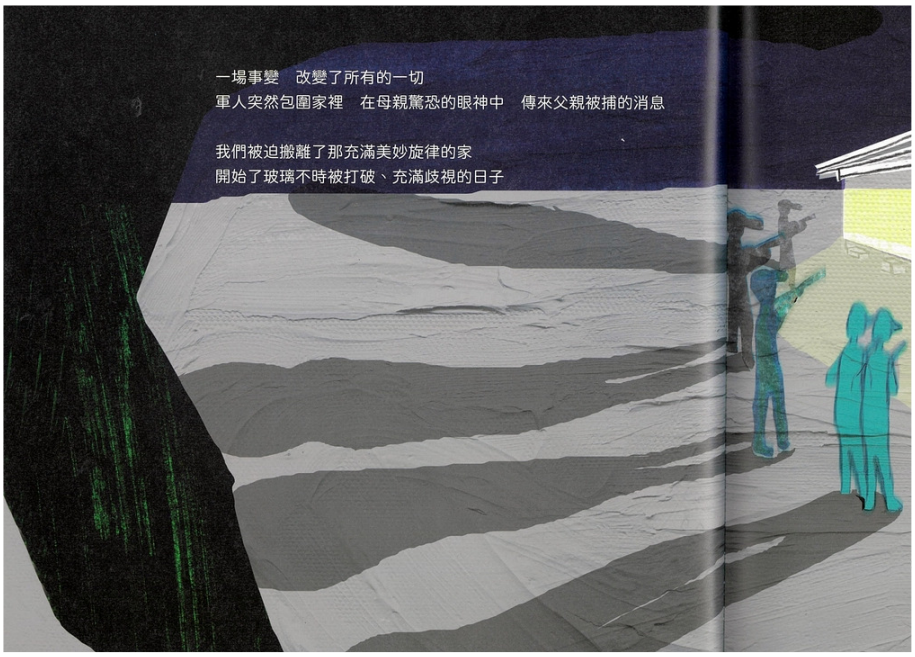
因高一生被捕之後，情勢變化，凡事都必需自己來，妻子和兒女扛起所有農事、工作。[292]

黨國機器無止盡的壓迫，他們像處在獄外的大監獄，
卻昂首挺立，保持著山地先覺者家屬的氣概！

22．家屬堅韌挺過磨難

覆巢之下無完卵，在高一生被誘捕後，家中遭遇逐漸變調。有些人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和高一生有任何牽連，到高家看到以前的合照就偷走。文件、書籍也被隨便拿走。土地、財產也被掠奪。有族人發生不好的事，就牽拖都是高一生害的。莫須有的指控，已無從辯駁。

[291]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 91。
[292]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256。



簡短的文字，卻清楚揭示家屬的處境與苦楚：

一場事變 改變了所有的一切
軍人突然包圍家裡 在母親驚恐的眼神中 傳來父親被捕的消息

我們被迫搬離了那充滿美妙旋律的家
開始了玻璃不時被打破、充滿歧視的日子

資料來源：翻拍自《杜鵑山的迴旋曲》[293]

高英輝（高一生三子）曾說：

> 校長好像姓劉，那時二姊〔高貴美〕在達邦國小教書，他都欺負她，說高匪一生的女兒怎麼能教書，派她去十字路教，害二姊每天要從達邦走過去。[294]

從達邦步行到十字路，約需 2 小時的路程。相同的事情，高菊花（高一生長女）也遇到：

[293] 盧梅芳、蘇量義，文；黃志勳，圖，《杜鵑山的迴旋曲》，頁 9-10。
[294]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75。

> 那時保安司令部山上的指揮所設在奮起湖，常常叫我去，抓我去整夜訊問，硬說我在二二八事變後就參加臺灣什麼蓬萊組織（名稱記不清了）。哇！我實在受不了，那時候的汪鄉長，到鄉家裏來，我就跟他說這樣很難過，天天訊問，晚上要從達邦走到十字路，再走到奮起湖，到奮起湖還不給我睡，一直問。[295]

從地圖看來，從十字路走到奮起湖，起碼要 4 小時吧？！加上達邦走到十字路要 2 小時，單程超過 6 小時的路程，天天訊問，說不是在整人，很難讓人相信。高英傑（高一生次子）讀書期間，也遇到被阻止他繼續就學、當老師的事，只因謠言說他是「共匪的小孩」。他記得數次遇到直接亮手槍恐嚇的：

> ……鄉內各村鄰都有兩條槓（中尉）參謀在活動，日日監視原住民的行動。幾次不先打招呼便闖入我家的那位參謀，時常故意露出手槍問我們吃飽沒有。……[296]

這樣難堪的羞辱，已是困擾不已，卻有更多是無法說出口的。

長女高菊花和父親有 20 幾年的父女情緣，她和父親相處的時間最長，也栽培她最久。父親把家裡交給她照顧，才 20 歲的她咬牙扛起。

原是國小老師的她，當時離職準備出國留學而自習英文，希望以後當個外交官。卻突然家中鉅變，她用派娜娜（Panana）的藝名去舞廳唱歌，曲風多元、多種語言，是唱跳俱佳的動感歌后，名氣不小。

---

[295]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65-166。

[296]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 167-168。

京都茶廳的山地歌后
派娜娜鶯歌一載
靜候情郎渡海來

1956 年《大華新聞》的報導，內文寫到「是本省嘉義縣阿里山吳鳳鄉前任鄉長高王爺的大女兒」，稱高一生為「高王爺」，把中華民族的想法套到原住民身上，頗為怪異。並報導偏頗的說「大公主」因為家變下山，受到誘惑，淪入風塵成為賣唱歌女等等不實內容。可見黨政媒的抹黑意向。	1956 年《攝影新聞》的報導，圖片說明：「歌星山地之花派娜娜，有人點她的歌唱，在麥克風前，沒有幾個觀眾，她卻也興高采烈的邊唱邊舞。」

圖片來源：左圖《大華新聞》、右圖《攝影新聞》[297]

但她其實很害羞，唱歌只為了維持全家生計，9 個弟妹之中，最小的才 1 歲左右（1951/12 出生）。她三不五時下班就被警總找去約談，身為政治犯的女兒、美貌與才華兼具的原住民，一面被指控為「匪諜」、一面被恐嚇、脅迫。為了保護家人，她被迫為中華民國「招待外國人」，[298]原本準備去美國讀書，正值花樣年華

[297]〈京都茶廳的山地歌后派娜娜鶯歌一載靜候情郎渡海來〉，《大華新聞》，1956/9/1，4 版。〈歌星山地之花派娜娜〉，《攝影新聞》，1956/12/25，1 版。

[298] 周婉窈，〈優雅內面的創傷 素描高菊花女士〉，《暴風雨下的中師－臺中師範學校師生政治受難紀實》，頁 288-301。

的她，在黨國淫威下被應召、蹂躪。情治單位把她當成免費提款機使用，無形的枷鎖，始終存在。曾一度想放棄，但沒有逃離，只因她尊敬、思念的父親，請她代父職，照顧家人。直到最大的弟弟高英傑畢業後開始工作，照顧家人的工作才交棒給他。

曲折的人生，自父親離開後就一直跟隨者她，知道高菊花的故事，看著《派娜娜－傳奇女伶 高菊花》影音專輯，[299]聽著她的歌聲，會目眶紅。

兩位原住民菁英領袖，鄒族高一生被人格抹殺，泰雅族林瑞昌除了被抹黑還被抹黃，黨國機器用盡手段要毀滅的人事物，表示他們是對的人、對的事、對的物，國民黨必除的心頭大患。

艱苦的歲月，雖然千辛萬苦熬過，傷痕依舊存在。高一生的家屬，是政治犯受難者家屬，也是受難者，經歷的事、面對的壓力，不是一般人能夠想像，每個人都有其心路歷程。也有其他受難者家屬熬不過的，選擇自我了斷。

高一生的遺屬，正面迎接挑戰，樂觀看待磨練，昂首挺立，如同高一生的期許：保持著山地先覺者家屬的氣概！

23．後記

2020 年底，林佳龍為發起人的光合基金會，帶來包子影像的蘇志宗導演，他正在拍攝「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紀錄片」。

蘇導演與高英傑、林娟微老師賢伉儷（高一生家屬）接連參訪聖山，而有後續的因緣。小插曲是，行至台灣聖山民主廣場，在「張炎憲教授紀念碑」前，我和高師母談起炎憲老師，講著講著，兩

[299] 野火樂集，《派娜娜－傳奇女伶 高菊花 (CD+DVD)》，2020/2/28。http://www.wild-fire-music.com/野火樂集系列專輯/（2021/3/5 點閱）。

人在碑前因感謝、思念、不捨而落淚。另一個小插曲是，專程準備讓高英傑老師在台灣神社獻花的花束，當天居然給他含苞待放不開花，看起來就像「一把草」，真是讓第一次準備花束的我傻眼。

整理矢多先生（やだ せんせい，yada sen sei 高一生當時最常被稱呼的名字）的略歷時，閱讀資料常有不明白的地方，時常打擾、請益高英傑老師。他很有才能，但是很謙卑。

高英傑老師雖然自稱是「鄒族老人」，實歲 81 的他，一點也不像老人。他善用 3C 產品聯絡事情，訊息即時回覆，或是「我等一下掃描給你」，這是年輕人吧？！他在台灣聖山，朝山的上坡行走後，抵達山頂的聖碑，唱出洪亮的「讚美天神」歌聲，讓還在一旁喘氣的人汗顏 >_<~

高英傑老師行程滿滿，時常四處受邀參加原住民議題的活動、研討會、接受訪談等多彩多姿。聽老師提及研討會的某個討論狀況，他適時提供研究者所缺乏的時代背景等重要元素。直覺聯想到炎憲老師在「第三屆台灣近代戰爭史學術研討會」發現相同的癥結而提醒：

> 台灣老兵的想法，可能與後輩的研究者不同，研究者依賴文獻資料來研究，解釋會與當代的想法產生不同，理論可能會與當事者生命的發展有很大的不同。歷史研究者因為沒有 1940 年代參戰的經驗，只倚靠現在的知識來理解過去時，往往容易遇到的問題。身為研究者要提防、減少發生這種錯誤。[300]

從資料中，知道高英傑老師經過許多磨難的過往，互動中發現他

[300]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台灣人的戰爭經驗側寫：第三屆台灣近代戰爭史學術研討會（2013/10/26），https://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7882（2021/3/6 點閱）。

的想法很陽光，且願意相信他人（多數受難者家屬轉為保守），亦提供彌足珍貴的照片，一併致上誠摯的感謝。

曾好奇的詢問過，家中許多照片「被消失」，卻仍留下不少珍貴的照片（與一般人相比），不會在那個年代，家中就有照相機了吧？（驚！）當時可不像現在，人手一支手機隨時拍照這麼方便，而且相機龐大、照相技術複雜，難不成矢多先生也是拍照好手？

高英傑老師的解答是，日治時期有照相師定期到部落拍照，會先通知拍照時間、地點，當時相機笨重，大多是由嘉義市「新高寫真館」的方慶綿先生所拍。戰後在嘉義拍照，父母合照、父子合照等，是在「新高照相館」（戰後改名）的相館內外拍攝。

過程中也發現，前人研究的資料，或有與家屬認知不同，卻一再被引用；或是家屬受訪後，報導的內容與口述不同，經反應卻無效，以致有誤資料一再被引用。或是圖片的說明有誤，卻一再被轉傳。真的要多加小心的比對資料。

這張圖中，沒有矢多先生，卻一再被轉傳。有誤的圖說，寫著「1951 高一生、樂信·瓦旦與湯守仁於阿里山」。高英傑老師指點：左 2 是林務官員，不是我父親。	圖中沒有矢多先生，有誤的圖說，寫著「1951 高一生、樂信·瓦旦與湯守仁於阿里山賓館」。左 3 是林務官員，白色西裝是樂信．瓦旦，右 1 是湯守仁。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樂信·瓦旦[301]

內文沒有寫到的事，矢多先生的信仰。從他的家書，發現他經常寫到感謝神、上帝、禱告等事。

有的資料寫，矢多先生原本就是基督徒；有人說，因為矢多先生被誘捕後家人受到基督教幫忙，因此寄託於此。家屬說，家裡有聖經，也有掛基督像，但從現存資料看不出來他有受洗，他不是基督徒，但有接受基督教，說不定是隱形的基督徒。

矢多先生應該是綜合體，認為要保留鄒族特有文化，接受基督信仰，而且還學過日本姓名學（驚訝狀）！！！涉獵廣泛。

越是閱讀資料，越覺得矢多先生和大地、聖山創辦人楊緒東醫師好相似，不管是博學多聞的全才，教育的方式與理念，帶人帶心的領導能力，溫暖的人格特質，關懷眾多家族成員的生活等等。想必他們在天上，為守護台灣共同並肩努力！

矢多先生被捕後的遭遇，人格抹殺、抹黑；泰雅族的樂信．瓦旦先生被補後，抹黑＋抹黃，家屬被這些刻意製造出來的謠言，困擾到不知所措。

一位敬重的長者辭世後，竟也看到相同的情境，他的好不被記得，人格被抹殺。當作是家人的朋友悄悄做了選擇，相信誇張的杜撰謠言，站到對立面去攻擊。人性質變可以如此快速，良知、良善瞬間摧毀，種種不謀而合。

心有戚戚焉的寫下內文這段：「高一生被抓走後，情治系統抹黑，一開始族人觀望、看風向，但他的罪名從貪污變匪諜後，多數人急著切割，甚至落井下石，加入打手的行列。從一而終感念高一生、雪中送炭者稀。高一生過去為公眾所付出的一切，被擦掉、

[301] 維基百科/樂信·瓦旦，https://zh.wikipedia.org/wiki/樂信·瓦旦（2021/3/5 點閱）。

被消失、被遺忘。」

再反觀高英傑老師正面樂觀的心態，從中學習許多，上了一堂人生哲學。我想，這是矢多先生台灣神，要教我的一課！

回顧矢多先生，對親人的守護，對鄉土的建設，對未來的遠見；懷抱理想，深謀遠慮，雖身負重任，但以高 EQ 及深厚的人文涵養，柔軟而堅毅的為族人之福祉推動改革。這就是高山哲人高一生的台灣神精神。

認識我們

一、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taiwantt.org.tw

「台灣神信仰」是一項進行中的社會運動，獨特性在於強調公義和台灣主體文化內涵。

由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世代楊緒東醫師於 1996 年創辦，宗旨在於推廣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並聚焦於推行台灣的文化與教育。

2004 年開始推廣「台灣人拜台灣神」社運動，背後的精神意義有：一、歷史傳承的內涵；二、獨立建國的信念；三、實踐理想的意志。主張簡言之，即是追求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運動以 228 做為代表性的抵抗符碼，透過 59 位台灣神典範所歷經的時代背景、面臨的問題、事蹟與貢獻，做為認識台灣歷史的活教材，建立台灣人的自信心與自立的勇氣，深耕文化基礎。目的在：一、重建台灣人的歷史傳承。二、傳遞台灣人的歷史經驗。三、肯定台灣人的歷史成就。

推動方式是運用台灣傳統信仰祭祀禮拜的習俗，強調信仰的神聖性，第一階段從 2004-2010 年，運用社會運動方式宣揚台灣神的事蹟，以做為記憶的召喚。第二階段由 2007 年底至今，建設「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的信仰根據地，以扮演記憶場域中界（連結、喚起記憶）的功能，透過莊嚴的儀式來強化 228 台灣神的神聖性。2014 年開始以出版書籍的社會運動方式，用傳道的精神與台灣社會互動。

二、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blogcategory&id=231&Itemid=186

園區位於南投縣草屯鎮匏仔寮，自 2007 年底開始建置，是一個以信仰為出發點的紀念場域，是奉祀為台灣犧牲奉獻的先烈先賢之地，以教育、歷史傳承為核心訴求。期望從這個園區出發，學習教科書沒有教的事，從最簡單的生活周遭環境開始，以最基本的鄉土單位著手而往外擴的同心圓方式學習。

園區景點．大略

由於聖山景點眾多，在此呈現的路線為入口處到制高點，沿途景物依序介紹。

民主廣場碑林區（12 座）

民主廣場碑林區（部份）

聖山自 2010 年開始在園區舉辦 228 追思活動，追思台灣神的犧牲奉獻，喚起台灣人的民主意識。2013 年開始，舉辦各類的紀念活動，除了把園區當成教育場所，更舉辦象徵性的儀式，強調儀式的文化現象，及其背後保存記憶的莊嚴性與文化抵抗，以台灣主體的觀點來詮釋歷史事件與創造新的意義。

「民主廣場」的碑林區，現有 12 座紀念碑，以宣揚先賢先烈的事蹟與精神。

蔡同榮博士紀念碑（2015 年 1 月）
張炎憲教授紀念碑（2015 年 2 月）
圖博英雄塔（2015 年 3 月）
慰靈碑（2015 年 4 月）
鄭評烈士紀念碑（2015 年 4 月）
許昭榮烈士紀念碑（2015 年 7 月）
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2015 年 7 月）
反中國殖民教育的少年先行者——林冠華紀念碑（2015 年 9 月）
鄭正煜老師紀念碑（2015 年 10 月）
人權救援先鋒——梅心怡（Lynn Miles）紀念碑（2016 年 2 月）
台獨啟蒙者——廖文毅追思碑（2016 年 5 月）
台灣烈士謝雪紅追思紀念碑（2016 年 9 月）

教堂區

聖山自 2010 年開始舉辦 228 等相關紀念活動，在長者腳程可及的第一層路線，展示歷年的活動照片，使訪客對聖山過往活動有概略認知。

此處有沉思與祈禱的教堂空間——喜願堂，並樹立民視創辦人蔡同榮博士塑像。

教堂

自由廣場碑林區（54 座）

為了彰顯台灣民族英雄對台灣民主的貢獻，2017 年建構「自由廣場」，共立 50 座台灣英雄紀念碑，做為民主教育的長久追憶，鞏固台灣民主建國基石。（2019 年增補 4 座）

「月」區塊 10 座
「日」區塊 6 座
「星」區塊 12 座
「未來」區塊 25 座
「玉山圖騰」區 1 座

蔡同榮博士塑像右側面與喜願堂

史明紀念園區

左派台獨教父－史明紀念碑（2020 年 2 月）
史明前輩塑像

自由廣場碑林區（部份）

請詳見大地網站

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blogcategory&id=231&Itemid=186&limit=1&limitstart=3

教育中心

教育中心及展示資料

以雙語（漢文、英文）方式介紹「台灣神信仰」的推廣歷程，包括信仰的形塑、審議原則、從深入人群到簡居山中的推動等，期盼建構當家作主的信仰觀與深耕普世價值的種子。

神社區

台灣神社

2015 年底落成的台灣神社，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提振台灣人的「自尊」，為了「教育」，為了「台灣烈士」的追思，為了台灣人民能緊繫台灣國魂，建立此「台灣神社」以彰其德，保留其等「大愛之行」，為台灣續存，獨立、建國，留下「教育」資產。

第一教育走廊

第一教育走廊（第 1 面）

展現台灣民主化過程的歷史，舉凡專制威權統治、反共愛國教育、禁忌年代、受難者故事、打破禁忌、平反歷史等圖文並茂的歷史資料（此區為 2007 年「再見蔣總統反共．民主．台灣路」巡迴展資料，由 228 事件紀念基金會提供）。

第一教育走廊（第 2 面）

另一面呈現的是聖山歷次揭碑活動照片紀實，讓與會者或來不及參加到的訪客，重溫、見證當時感動瞬間。

第二教育走廊

展示戒嚴時期解密的公文資料（此區為 2007 年「再見蔣總統反共・民主・台灣路」巡迴展資料，由 228 事件紀念基金會提供），以及台灣神事蹟摘要。

第二教育走廊

鐘樓區祈願空間（5 座紀念碑）

位於半山腰的鐘樓園區，有高 1.7 公尺、重 800 公斤、狀似日式梵鐘的「228 自由鐘」，搭配一高一低的鐘樓斜屋頂設計，輔佐鐘聲柔和的振動與傳導。響鐘祈願時，低沉渾厚的鐘聲迴盪在天地間，激發台灣民主建國意志。

鐘樓區祈願空間（部份）

此區有 4 座紀念碑，彰顯台灣現代化、建國運動史上不可磨滅的重要一頁。

八田與一工程師紀念碑（2013 年 2 月）
林茂生博士紀念碑（2013 年 8 月）
泰源事件紀念碑（2014 年 5 月）
蘇東啟、蘇洪月嬌紀念碑（2014 年 9 月）
人道為本・大愛之行－松崎呈次紀念碑（2019 年）

山頂祈禱空間

山頂祈禱空間

位於園區制高點的祈禱空間，是台灣神信仰象徵的重要所在地。2009 年春天，「台灣神聖碑」立碑，天地人的許諾，如同說明文所揭示：「效忠先人保台、護台、建國之精神，承續此等天命，始生至死，為台灣的民主建國而奮鬥」。

228 台灣神聖碑

高聳的台灣神追思牆，由深淺不一的花崗石片砌造，排列成凹凸起落的牆面，其中的起伏與色澤花樣，因陽光照射角度不同，呈現自然的紋理及陰影的變化，代表台灣在民主路上的坎坎坷坷，建國之路不會是一路順遂，也必需要有努力不懈的心理準備。

台灣神追思牆

道在自然－生態點滴

豐碩的生態物種，是園區的另一特色。有些物種的生態習性或棲地環境，需要無污染的大自然或人為干擾較小的棲地，尤其是能提供豐富的食物來源之處。聖山除了符合這些綜合的因素，尊重一草一木，與自然共存的環境態度，並以相信自然之中另有一個世界的「道在自然」，秉持以平常心欣賞萬物、尊重生命，當可以自由來去的動物逐漸現身，顯示生物怡然自得在此生活。

訪客參訪、守護犬生活趣事、廚房媽媽研究新菜色、志工快樂的 Working holiday 等大小事，時常更新於大地官網。

相關書籍

大地自 2014 年開始以出版書籍的社會運動方式，用傳道的精神與台灣社會互動。書中內容與聖山互有關連，能藉由書認識更多元的聖山。

《台灣神信仰－大愛的修行》（2014 年 6 月出版）
《穿透黑暗的天光－與阿扁總統的書信往來》（2014 年 9 月出版）
《送進黑牢的愛心餐－阿扁總統送餐日記》（2014 年 9 月出版）
《台灣民族建國論－與史明相遇在聖山》（2014 年 11 月出版）
《台灣神道－同修參讀手冊》（2015 年 4 月出版）
《靈體醫學－生命剖析如是我見》（2015 年 9 月出版）
《靈體蛻變－揭開千古之祕》（2015 年 9 月出版）

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路線圖

南投縣草屯鎮坪頂里股坑巷 30 之 57 號
（舊名匏仔寮，近南開科技大學）
049-2569645

台灣聖山　附近地標與 GPS 經緯度

緯度：23.958046
經度：120.715874

若謂高一生有自治的想法，倒不如說高一生最關心之處為鄒族村落的建設、鄒族人之生活水準，即鄒族人之光明的未來遠景。

———張炎憲教授

原住民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哲人・揭碑追思音樂會追思手冊

日期：2021 年 4 月 17 日
地點：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出版：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地址/台中市西區自治街 155 號 6F-2
電話/04-23723710
網址/taiwantt.org.tw

主編：陳孟絹/贊修
校對：張嘉麟/贊郎、許靜嘉/贊之

（活動發放手冊，非賣品）

這些都是為了新美農場和
吳鳳鄉的公益、固無所愧
－獄中家書1

要保持着山地先覚者妻子
的氣慨［概］、絕不能有
軟弱和悲傷的表現
－獄中家書2

台灣聖山

2021/4/17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